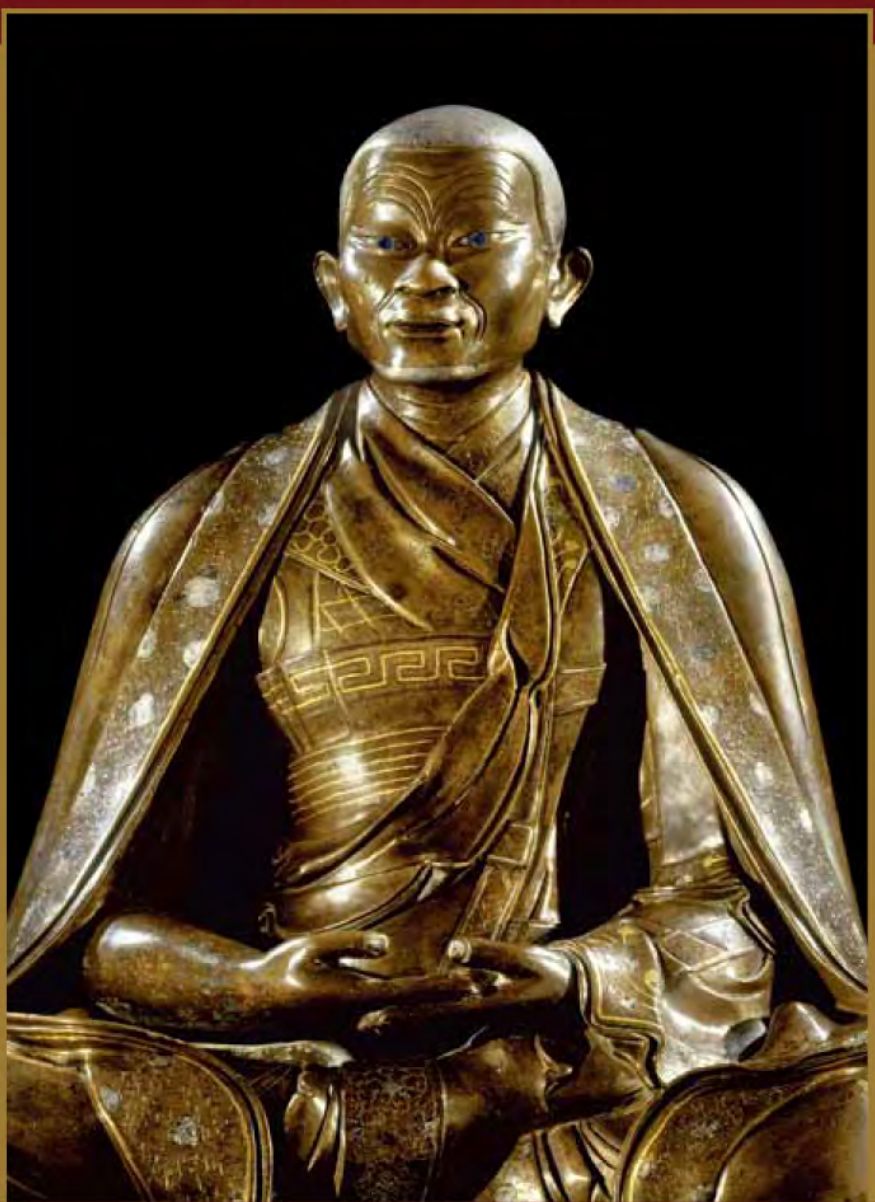
KARMAPA

1110 – 2010 གཟའ་དེ་ 900 YEARS

噶瑪巴九百年



第二版

KARMAPA

1110 – 2010 900 YEARS

噶瑪巴九百年

噶玛巴九百年筹备委员会

噶玛巴九百年出版品

噶瑪巴九百年

2023修订第二版

汇编/撰写：伦竹丹确（黛安娜芬尼根博士）
（Lhundup Damchö, aka Diana Finnegan, PhD）
翻译：施心慧（译自英文第二版）

© 2023噶玛巴九百年筹备委员会
版权所有
未获得噶玛巴九百年筹备委员会的书面同意
本书所有内容皆不得以任何方式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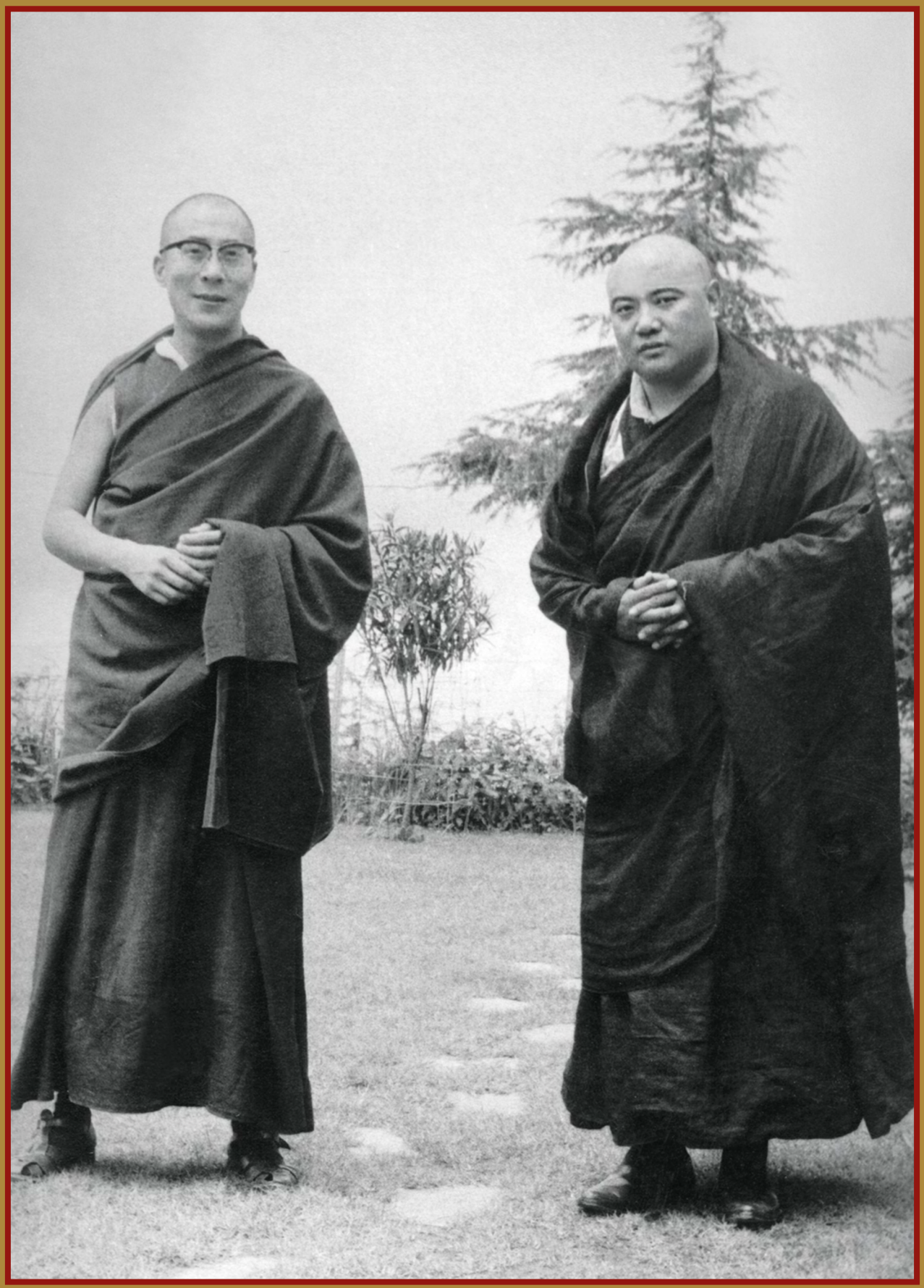
出版：噶玛巴九百年筹备委员会
地址：Camp: Gyuto Ramoche Temple | Sidhbari 176057
Dis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India
电话：91-1892-235307, 分机 24
传真：91-1892-235744 | Email: karmapa900@yahoo.com
www.karmapa900.org

印刷：台湾

KARMAPA
1110 – 2010 900 YEARS

目錄

贺辞　尊者达赖喇嘛 5
1. 佛陀的生平 9
2. 印度佛教 15
3. 藏传佛教 23
4. 马尔巴噶举 37
　四大八小传承 38
　马尔巴大译师 43
　密勒日巴尊者 46
　怙主冈波巴 50
5. 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 55
　公开开示教言 57
6. 第二世至第五世噶玛巴 67
　确映多杰的艺术 68
　噶玛巴大营地的生活 76
7.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 79
　相关出版品 90
8. 认证的过程 93
9. 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 103
　相关出版品 104
10. 黑宝冠 107
11. 三个主要法座 111
12. 心子 115
诗怀九百年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 119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与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摄于流亡印度初期。摄影／Brian Beresford，此处图片提供／达赖喇嘛办公室

THE DALAI L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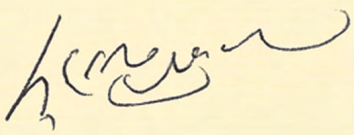
賀　辭

在藏传佛教的八大实修传承中，噶玛冈仓派隶属于昌盛的达波噶举传承。这一传承的创始者——伟大的杜松虔巴，是一位虔心献身于佛法的实修者。藏历第二个胜生周的铁虎年（西元1110年），杜松虔巴诞生于西藏多康区雪山环绕的哲谢地方，父亲为多杰衮波，母亲为冈羌明珍。

自此之后，为了纪念这位着名大师如虚空般遍一切处的殊胜精神成就，长久以来，一直都有举行年度纪念活动的习俗。今年正好是杜松虔巴九百周年诞辰，于此幸运之时，在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的大力护持之下，许多冈仓噶举的寺院、佛学中心与其他附属团体，皆齐聚菩提迦耶来庆祝这特别的时刻。这项庆祝活动也将于全球各地的噶举所属团体举行。我很高兴得知这一切正在进行中，在此向各位献上我的祈愿与最美好的祝福。

由于「令上师欢喜的最佳方式，即是实修上师的法教」，因此我诚挚地呼吁：任何对佛法有兴趣的人，应该要听闻、思维并研习藏传佛教所有派别的教法，并奉献自身来护持与宣扬佛陀教导的信念。希望佛陀慈悲的美好教示能够传遍全世界。

我诚挚地祈愿与祝福这一系列庆祝活动及其相关活动都圆满顺利！



西元2010年11月10日

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诞生地（位于现今生康区哲谢地方）。图片提供／Rokpa

KARMAPA

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是西藏史上最具原创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画下了佛陀生平故事中非同凡响的这一幕。即将证悟之前，悉达多王子坐在菩提树下。为了达到证悟，他必须征服身旁围绕的众多障碍和诱惑（此处描绘成鬼魔和荡妇的形貌），虽然如此，即将成佛的王子仍保持宁静安详，他想要觉醒的决心完全不曾动摇。摄影／Karl Debreczeny

1 · 佛陀的生平

历代噶玛巴所教导的解脱之道，可回溯自超过二十五个世纪之前的印度和西藏历史。这条道路始于西元前六世纪的中印度，当时一位年轻的王子坐在菩提迦耶（Bodhgaya）的菩提树下禅修，第二天当他站起身时，他已证悟成佛。从生活优渥的王子、遊方的化缘行者，到世界的心灵导师，佛陀生平的轨迹，记录了一段非同凡响的自我转化进展过程，这段进程仍持续启迪着印度、西藏和全世界的人们。历代的噶玛巴传下了佛陀在他自身的个人探索中所发觉的智慧，来协助那些一样想要开创自身的解脱和得到永续快乐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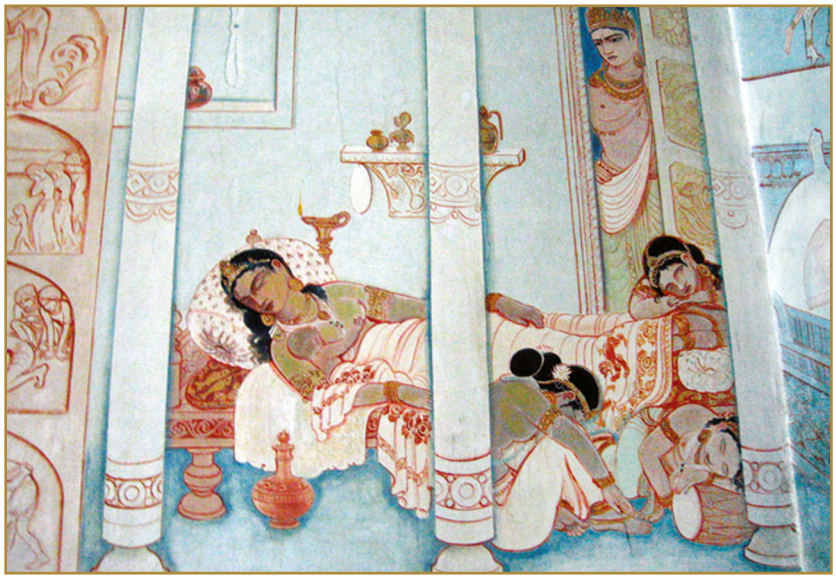
誕生和早年的非凡徵兆

这位未来之佛的最后一次投生，是诞生为悉达多乔达摩王子（Siddhārtha Gautama），他从兜率天（Tuṣita）降临，进入北印度释迦王国（Śākya）的皇后摩耶夫人（Mahāmāyā）的子宫。受孕的那个夜晚，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梦到一只六牙的白象。当摩耶皇后从居住的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前往娘家的途中，在一个名叫蓝毗尼（Lumbinī）的城镇附近的园林里，皇后以手握住树枝，顺利地产下悉达多王子。依照当时的惯例，智者们被召唤来解读孩子身上的胎记，看看他未来命运的征象如何。智者们预言孩子的人生有两种可能的方向：如果留在王宫中，他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转轮王，而且他的王国在范围和名声上都会远超过他的父亲；或者，如果他离开王宫去做遊方的苦修者，他将会成为一位佛，达到完全圆满证悟的最高境地。

悉达多乔达摩的母亲摩耶夫人刚产下这位菩萨。婴儿就站在她身旁，上方的天人供养他沐浴。俄亥俄州立大学Huntington Archive：摄影／John C. Huntington

展現高超技藝和成婚

因为这个预言，这位年轻王子的父亲费尽苦心想要维护他王国的未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王开始设下防护，让他的儿子免于遭逢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这样的体验可能会引发他想要放弃王室职责的念头。同时，国王使年轻的王子饱享各种逸乐，好把他拴在皇室的生活中。除此之外，悉达多王子早年过的是非常典型的年轻王位继承人的生活。他接受合乎他王室身分的学习领域的培训，包括文学、治国之术和军事训练。



鹿野苑摩犍陀俱提寺（Mūlagandhakuti）中的这幅壁画，描绘悉达多王子离开王宫前夕，他舍弃身为王子的奢华生活前的最后一刻。摄影／Ajay Tallam

无论何时，只要他的技能一接受检验，他的能力总是让在场的人大为惊叹。例如，在一次射箭比赛中，他的箭直接贯穿了所有其他参赛者的箭靶，而且深深地刺入地面，使得箭所射中之处有大量的水喷涌而出。

到了适当的时候，悉达多选择迎娶耶输陀罗（Yaśodharā）为他的第一位妻子，之后许多其他女子也进入了他的后宫。简言之，这位未来之佛过着享受逸乐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这两者却都无法让他感到满足。

背棄逸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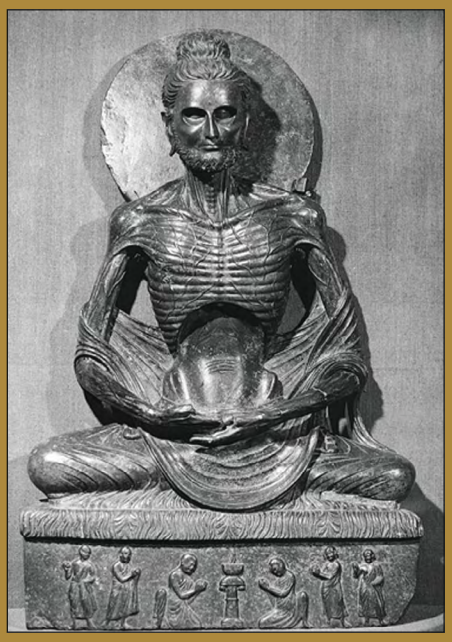
由于对王宫城墙外的生活充满好奇，悉达多掌握住他好不容易找到的机会，溜出王宫去探索迦毗罗卫城。在内心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立刻连续面对了人类生存一定会有的三个深刻痛苦的表征：病、老、死。随后，他遇见一位遊方苦修者，他的出现，为年轻的悉达多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对于想要找出方法解脱痛苦的人来说，解决之道或许是存在的。

后来，在一次后宫的一夜狂欢后，悉达多对空虚欲乐的世界生起了更强大的出离心，就在当晚，他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离开。他说服了他的车夫帮助他在黑夜的掩护之下逃出王宫，设法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起程，天人们抬起了他骑乘的那匹马的马蹄，来降低马蹄发出的声响。回首看了迦毗罗卫城最后一眼，悉达多誓言在他完全从生死流转解脱之前，绝不会重返此地。将车夫独自遣回之后，悉达多在「清净佛塔」（Stūpa of Purity）剪下自己的头发，开始他多生多世寻求证悟之旅的最后阶段。

修持苦行

于此之时，禅修的传统在北印度已经极为盛行，悉达多接下来就开始尽可能地向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师学习。悉达多很快就精通了老师们教导的禅修方法，但是他发现这些技巧虽然会带来禅定的喜乐境界，却无法使人从痛苦中解脱。悉达多决心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能找到完全根除痛苦的方法为止，于是他接着就去尝试当时印度已有的许多苦行修持方法。为此，悉达多与五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在中印度的尼连禅河（Nairañjanā River）附近修持最严苛的身体苦行。后来，佛陀向弟子们如此描述这段极端苦行时期中自己身体的状况：当他的手搓揉身体时，所碰触之处，毛发因已从根部坏烂而纷纷脱落；如果他摸自己的腹部，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脊椎；如果他站起来伸展身体，就会立即俯身倒下。

在六年的苦行修持之后，悉达多体认到他身体的羸弱已经变成了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让心灵更开展的方法。意识到这样的修持并不能为他带来永续的开悟之乐，他决定要恢复进食以滋养他的身体。如此，他很迅速就又有了体力，但是却失去了他五位同伴对他的尊敬，他们鄙视他，认为他是意志薄弱的享乐主义者。



经历了六年几乎夺命的极端苦行后，悉达多发觉这样的极端修持是徒劳无益的，因而找到中道。奥勒冈州立大学Huntington Archive：摄影／John C. Huntington

證悟

悉达多在接受了少女苏加塔（Sujātā）供养的一碗以金碗盛装的蜂蜜酸奶后，将碗抛入河中。他步行到菩提树下，坐在树的根部，誓言在能够究竟解脱痛苦之前绝不起身。悉达多轻松地打败前来阻止他达成最终目标的魔军，持续在漫漫长夜中坚定不移地彻夜禅修。就在当晚的最后一更，破晓之前，悉达多洞悉了究竟的真理并且觉醒，成为完全圆满的佛陀。

佛陀苦行時期的五位同伴成了他最初的弟子。此處他們圍繞的法輪是佛陀和其教法的象徵，佛陀於鹿野苑初轉法輪。攝影／DhJ

轉動法輪

发现从轮回解脱的道路后，佛陀现在已通晓解脱一切众生之道，而且很快就展开终生不间断的行持，毕生致力于引导他人脱离痛苦。在佛陀证得菩提之后七周，梵天（Brahm）来找佛陀并请求他给予教导。佛陀随即起程，步行前往靠近瓦拉纳西（Vārāṇasī）的鹿野苑（Sarnath），他修持苦行时的五位同伴仍然在这里继续修持。就在鹿野苑，佛陀教导了他们「四圣谛」，转动了至今都未曾停歇的法轮。

菩提迦耶的主要佛殿內，這尊釋迦摩尼佛像提醒來訪者他們自身證悟的潛能。攝影／Claire Pullinger

听闻佛陀的教法之后，这五位修持的友伴成为最初的五位比丘。在佛陀遊历各处教导佛法的同时，佛陀僧团成员的人数也迅速地增加。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几乎当时所有的君王都会经常谘询佛陀的建议，他们也大量而慷慨地供养早期的僧团。

在王舍城（Rājagṛha）、毗舍离（Vaiśālī）、瓦拉纳西和舍卫城（Śrāvastī）等主要的城市，佛陀有了越来越多为数众多的追随者。而且，他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城供养了正法甘露，报答那些在他幼年时以一般食物养育他的人的恩德。在一次返乡之行中，佛陀的继母摩诃波闍波提（Mahāprajāpatī Gautamī）请求佛陀建立比丘尼的制度，后来比丘尼制度将传遍印度以及印度之外的地方。事实上，佛陀还设法引导他在舍弃王室生活时抛下的整个家族，希望他们都能脱离痛苦。他的儿子罗睺罗（Rāhula）和妻子耶输陀罗都领受了出家戒，而且后来也都证得了这条道路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时，所有的烦恼都永久地连根拔除。

佛陀同样也以供养佛法来照护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在蓝毗尼产下佛陀后不久就过世了，随后她便投生于兜率天界。佛陀前往兜率天，为母亲讲法三个月，以报答她的生育之恩。

降伏對手示現神通

从城镇到乡村，从王宫到街头，就在佛陀遊历各地广播佛法种子之时，他也克服了许多艰难的挑战：从嫉妒他的堂弟提婆达多（Devadatta）制造的许多障碍，到婆罗门体系着名大师提出的挑衅（他们认为佛法的广受认同，使他们流失了皇室的赞助和声誉威望）。长久以来，瓦拉纳西一直是学习梵文的重镇，佛陀在此以他的教法，折服了六位抱持着这种敌对观点的重要大师。在舍卫城，佛陀觉察到只有示现他的神通力，方能断除当地婆罗门老师们紧紧抱持的观点。因此，佛陀同意进行一场示现神通的竞赛。佛陀婉拒了比丘目犍连（Mahāmaudgalyāyana）和比丘尼莲华色（Utpalavarṇā）提出代替佛陀出赛的建议，佛陀亲自示现了大量神通，使得所有的对手都哑口无言。

仔细审视佛陀在成正等觉后四十五年来的教导，可以清楚看到佛陀不仅毫不保留地为所有人说法，而且会根据闻法者的资质和态度来谨慎调整他说法的方式。他的开示包含了一切，从单纯的说法，到极精细复杂的哲理阐释等，都是根据弟子的根器来讲授的。佛陀教导的佛法中内含的多样性，确保弟子们能够以最适合他们的程度来趋入教法，并且之后能在这条通往证悟之道上有所进展。

手结「施无畏印」，面容安详的佛陀凝眼望向他想要救助的世界。摄影／A. Gude

最後的時光和舍利

佛陀一直到生命的最晚期，仍持续讲学并慈爱地照护他身边的所有人。到了年事极高的时候，佛陀在靠近北印度拘尸那罗（Kuśinagarī）的地方，接受了铁匠供养的一餐，这一餐使佛陀生了重病。很显然这是佛陀的最后一餐了，怀着极大的慈悲，佛陀劝勉铁匠不要懊恼，他向铁匠解释说引生佛的入灭是特别有功德的。就在佛陀吸入他最后的几口气时，一位名为苏巴扎（Subhadra）的年老乞食行者前来询问佛陀一些教义上的疑点。佛陀的侍者阿难（Ānanda）拒绝让苏巴扎觐见佛陀，佛陀却告诉阿难让苏巴扎接近他，表明说只要他身体里还有一口气，他就会继续讲法。由于深受佛陀对其疑问的答复所启迪，苏巴扎成为最后一位由佛陀亲自传戒的比丘。佛陀接着传授弟子们关于无常的最后教导，然后就进入大般涅盘。释迦摩尼佛身后留下了大量殊胜的舍利，这些舍利被分成八份，分别恭奉在印度的八大佛塔中。

佛陀留传给我们的，不只是他身体的舍利，还有他心与意的珍贵遗产——佛法，这股鲜活甘露至今仍继续由上师传给弟子。从佛陀在许多世纪之前发现的这个清净泉源，佛法不断流传着，首先从印度向北传到西藏，从那时起，佛法便透过噶玛巴转世传承的相续之流贯穿了过去的九百年。

位於現今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桑西（Sāñcī）大佛塔，是阿育王委任建造的，據信其中有釋迦牟尼佛真正的舍利。這座佛塔還雕有佛陀生平事蹟，保存了佛陀充滿生命力的存在感。攝影／Marc Shandro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大量菩萨的画像，如阿姜塔石窟（Ajanta）的墙上就绘有这一幅笈多时代的持莲观世音菩萨像。奥勒冈州立大学Huntington Archive：摄影／Eric R. Huntington

2·印度佛教

佛陀在教导他于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时，他向印度（事实上是向全世界）所引介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佛陀认为，证悟和其他形式的精神成就，是任何阶层、任何种族、任何性别的人都可以达到的。佛陀这个理解人类潜能的基本要点，和当时印度社会主要的宗教体系所推广的观念截然不同。由于当时只有特定的一些种性才被允许学习吠陀经典（Vedas），而且仅限于这些种性中的男性，有鉴于此，只有某些男性才被认为具有解脱的能力。然而，佛陀却向所有他遇到的人出示佛法，无论这些人的地位是高是低、是贫是富、是男是女。像这样所有人都有机会学习佛法，正是他教导的基本真理的合理结果，佛陀教导：快乐和痛苦的成因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与生俱来都有相同的基本能力，能够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并获得恒存的喜乐。

以这个对心灵潜力不同凡响的全新视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这是佛陀根据他所教导的佛法中的精神价值观而建立的。组织僧团所依循的社会和哲理信念，是当时以种性为基础的宗教系统中前所未闻的。最要紧的不再是一个人的出身如何，一个人怎么过他的生活反而才是重要的。事实上，一位看管佛陀律典（管理寺院生活的规则和法本的全集）的僧人，就是出生在印度社会中最低阶层之一的理发师家系。佛陀决定在为自己的一群堂兄弟（所有的释迦王

佛陀在菩提迦耶洞悉了：無關於階級、種族或性別，證悟是所有人都可以證得的。
攝影／Claire Pullinger

子）授戒的当天，先传戒给这个理发师，然后坚持要这些王子向这位刚受戒的理发师顶礼，因为在誓戒上他是他们的前辈。

同样深具革命性的是：佛陀为女性创立了僧团。那个年代的印度社会，并不提供女性在家庭领域之外从事心灵活动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而且是在主流的西方社会提供女性类似机会的许多世纪之前，佛陀不仅让女性在他的僧团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就如律典中一再出示的，在面对社会的强烈反对时，佛陀坚定地捍卫尼众的尊严。

为确保佛法在印度的持续性以及将佛法传扬到其他社会，以一个社会机构而言，僧团提供了一个极有作用的基础。比丘和比丘尼僧团经受住了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中印度社会发生的急遽变化。同时，由于佛法在整个印度次大陆都很兴盛，佛陀的教法以无数方式渗入了印度的生活，在印度的艺术、文学、道德观、逻辑思维、医药，以及王权和宗教的模式上都留下深刻长存的印记。

這尊西元三世紀雕於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鹿野苑的佛像，刻畫出佛陀轉法輪的樣貌。這尊雕像是印度精緻工藝的細緻技法和典雅風格的一個傑出範例。奧勒岡州立大學 Huntington Archive：攝影／John C. Huntington and Eric R. Huntington

早期的傳揚——結集

佛陀入大般涅盘之后的最初期，僧团重新聚集在一起，并且采行谨慎的步骤守护教团以及佛陀教法的持续性。就在他们的导师圆寂之后几个月，五百位阿罗汉在王舍城聚会，以确保他们此后将会传扬下去的开示总集真的表达出了佛陀教导的义理。在后来所称的「第一次结集」中，三位主要的教法总集（或问答集）的持有者，背诵出他们记忆中的每一部经文。只有那些被所有出席者认定为确实可信的教法，才会正式被承认是佛陀的教法。

佛陀住世时鼓励他的出家众能深远广阔地传播和弘扬佛法，他也要求僧众和尼众在雨季的三个月中集合起来进行集体的闭关。这样的指示，使僧团中有了持续性和内聚力，同时也让佛法的触角更加扩展。不过久而久之，随着地理上的传布，在出家戒律和教义的许多要点上产生了不同的解释。「第一次集结」创下了一个先例：在决定重大议题时，应由众人的共识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一位个别的权威来决定。在佛陀入大般涅盘后的第二个世纪中，出家戒律的十个要点上出现了重大的歧异，于是在毗舍离召开了「第二次结集」。在这次结集之后，一群僧人从「大众部」（Mahāsāṅghika）分出来，成为「上座部」（Sthavira ），由此就展开了不同佛教宗派分别发声的渐进过程。由于寺院社群在地理上分隔开来，因而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差异，最后出现了十八个不同的派别。这种不同学派的繁衍增生，是以佛陀在不同机缘对不同听众宣说的许多不同教法为基础。虽然这十八个派别在某些教义和戒律的重点上各自保有其独特的阐释，但是它们追随的都是相同的基本佛法。

偉大的護法君主阿育王

隨著佛教傳揚至印度以外的地區，僧眾會在像斯里蘭卡丹布拉（Dambulla）這樣飾有壁畫的山洞中禪修。攝影／Bernard Gagnon

西元前三世纪是印度佛教史的分水岭，当时上台掌权者是阿育王（King Aśoka）。虽然继承自他父亲的孔雀王朝（Maurya）原本就已相当庞大，但是他还是不断扩充领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战役，直到他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大部分的印度次大陆，并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些战役中的最后一场战事，也是最血腥的一役，是攻打位于印度东岸的羯陵伽国（Kaliga），这是一个极为独立且以佛教为主的地区，阿育王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屠杀了十万人。成功攻占这块土地后，阿育王遇见了一位佛教僧侣，这次会面激起了国王内心戏剧性的转变。在一个至今都还存留的石刻诏书中，阿育王宣告了对于在这次战役中所造成的苦难自己内心深切的懊悔。自此之后，阿育王便舍弃暴力，在实行佛法上就如他过去在追求更大的版图那样勇猛有力。佛教中有关阿育王统治的记述，提供了一个护法王者的典范，这也成为佛教世界中后世的君王们效法的对象，将佛法的义理运用在治理国家上，将政治力量用来提倡佛法。在他的有生之年，阿育王对僧团大量支持，建了着名的八万四千座佛塔，派遣使者到他帝国的最边陲，甚至到他的领土之外去传扬佛法。这些使者将佛法的教示带到犍陀罗国（Gandhāra，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喀什米尔，带到斯里兰卡和缅甸，这些地方最后将发展成为佛教事业的主要重镇。

傳揚至斯里蘭卡和東南亞

阿育王深切的个人许诺和投入，从他的第一位王后所生的儿子和女儿在同一天领受出家戒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年之后，在西元前240年时，他分别派他们二人到斯里兰卡，他的儿子玛印达（Mahinda）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丘的僧团，他的女儿僧伽蜜多（Saṅghamittā）则建立了比丘尼僧团。阿育王还把一个重责大任托付给他的女儿比丘尼僧伽蜜多：将菩提树的一株幼苗飘洋过海运送至斯里兰卡。这株安奉在阿耨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的菩提树，至今都还是这个岛上最殊胜的圣物之一。

接下来的数百年中，佛教将会从斯里兰卡，沿着衔接这个岛与其他东南亚地区的那些已开辟的贸易路径传扬出去。随着印度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在修持佛法，久而久之，佛教寺院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显特别重要。僧侣们在商队的陪同之下沿着危险的路径旅行，而商人则可以在远离家乡时仍能找到佛教寺院熟悉的庇护。西元第一个一千年开始时的佛教文献便记载说，商人会要求指派僧侣在海上的航程中和他们

同行，如此便能在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中为他们讲说佛法。在后来佛法传扬的时期中，僧侣带着佛法到东亚的活动方式，将会再度跟随着贸易关系的模式进行。上座部佛教在缅甸和泰国能够强大、居于优势，斯里兰卡的僧众有极大的贡献，从这两个地方，上座部佛教又进一步传扬到附近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寮国、柬埔寨和越南某些地方。为了将比丘尼的传承传到中国，西元五世纪时，一群斯里兰卡的比丘尼经由危险的海上航程前往中国，比丘尼的传承就从中国流传到了整个东亚。

这部 12 世纪的梵文手稿《般若波罗蜜经》中描绘了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央图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施展神通，两侧是摩诃目犍连比丘和乌帕拉瓦尔纳比丘尼。右边图像描绘的是他的出生，左边描绘的是他在为诸神开示。收藏於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为纳斯利和爱丽丝希拉马内克藏品（Nasli and Alice Heeramaneck Collection）

大乘佛教

在西元第一个千年的开端时，十八个派别中的许多派别都已经成形，而且在印度各地十分昌盛。「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已经从上座部分出，并且在北印度和中亚变得十分稳固。这一派在喀什米尔、犍陀罗和马图拉（Mathurā）有很重要的中心，且都成为产出佛教艺术和法本的重镇。「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其律典之后为西藏所采行）有关，但又有所不同，这个派别以其对佛陀教法的学术研究而闻名。就在「说一切有部」居于优势的地区，出现了「有部」（Vaibhāṣika）和「经部」（Sautrāntika），确保了「说一切有部」在佛教思潮上留下了长存的影响。

身为一位极注意闻法者特别的需求和资质的老师，终其一生，佛陀都只向特定的闻法者介绍特定的教法。到了西元一世纪时，先前只在核心成员圈内传承的一系列被称为大乘（Mahāyāna）经典的开示，现在开始被公开教导。这个发展以南印度为中心，特别是在现今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这是龙树菩萨（Ārya Nāgārjuna）诞生和学习的地方。在这初始时期，大乘经典中开始公开流传的就是《妙法莲华经》（Lotus Sūtra）和《般若经》（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这两部经典很快地就成为印度次大陆各地和中亚佛教徒潜心念诵、学习和信心投注之处。

由于大乘经典已经能被大众所得见，龙树菩萨便着作了许多具有非凡影响力的论着，来介绍佛陀思想哲理中的「中观」（Madhyamaka）见地，这样的见地在《般若经》中表达得十分完整清晰。龙树菩萨的弟子圣天菩萨（Āryadeva）持续他的路线，随后还有许多后继的重要思想家追随着这个体系，其中包括了清辨论师（Bhāvaviveka）、佛护论师（Buddhapālita），和月称菩萨（Candrakīrti），他们每一位都各自着作了中观的论着。于此同时，出现了第二支哲理阐释的流派——唯识宗（Cittamātra 或 Yogācāra）。唯识宗是以其他大乘经典和论着为基础而兴起

的，无着菩萨（Asaṅga）和他的弟弟世亲菩萨（Vasubandhu）是这个见地重要的提倡者。

在西元第一个千年的初期，由于大乘教法教导所有众生都有可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围绕着新近能够得见的大乘经典就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鼓舞了在家和出家的佛教徒。此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释论和诗偈的着作，勾勒出此时所有人都被鼓励去追求的菩萨道。

比丘尼僧伽蜜多在將佛法和出家制度傳到斯里蘭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兩者又由此傳到了東南亞。這尊比丘尼僧伽蜜多的雕像陳列於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的私人圖書館中。攝影／Karma Lekchoe

傳揚至中國和中亞

西元一世纪时，以「说一切有部」兴盛的印度西北部为根据地而兴起的贵霜王朝（Kuṣāṇa），为佛教注入了另外的支援。西元二世纪初期，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Kaniṣka）在位期间，是印度第二位重要的护法君王。迦腻色迦王也是伟大的佛教诗人马鸣菩萨（Aśvaghoṣa）的赞助人。第三次结集的召开要归功于马鸣菩萨，自此之后，佛教经典就多是以文字的形式来传扬。

贵霜王朝与整个中亚的主要贸易路径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佛教的力量在贵霜王朝时期也沿着这些路径增强了。西元第一个千年的初期，佛教也开始经由丝路进入中国。中国在早期刚接触到佛法时，正好是大乘佛教出现在印度的时期。早在西元一世纪时，大乘的经典就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由于对佛法的关注在中国汇聚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印度的老师开始前往中国。数百年来，大批的中国朝圣者前往印度，在大师的座下学习。他们带回了数量庞大的典籍，并翻译成中国的文言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佛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也反过来扮演着跳板的角色，使佛法能够流传至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在内的邻近地区。这些文化地区长久以来主要都是仰赖中文的佛教典籍译本。

從廣大的遺跡就可以看出，那爛陀一度是蓬勃興盛的寺院大學。它吸引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學院中傳授大乘以及密續的教法。攝影／Hideyuki Kamon

續典和那爛陀時代

西元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北印度发展出了大型的佛学院。这些学院提供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禅修并进的机会。在这样的寺院大学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座落在现在比哈尔省（Bihar）的「那烂陀」（Nālandā）和「超戒寺」（Vikramaśīla），再来就是欧唐塔布里（Otantapūri） 和索玛布里（Somapūri）。在从西元四世纪到八世纪间统治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的赞助之下，这些学院达到了全盛时期，而且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帕拉王朝（Pāla）统治期间，仍然继续活跃昌盛。

一直到十二世紀，戒超寺都仍是佛教學習和修持的重鎮。攝影／Saurav Sen Tonandada

佛教史上的这段时期，正好是「续典」在印度渐渐为人所见的时候。续典起初传承的方式和大乘经典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十分隐密。而且早期传续的地点极为分散，包括位于现今的安得拉邦的阿摩罗婆提（Amarāvatī），以及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欧迪亚纳（Oḍḍiyāna）。从西元三世纪到六世纪，续典的教导越来越公开，而且从七世纪起，密续的修持和意象成了印度佛教形象的一部分。

西元五世纪到七世纪间，前往印度朝圣和学习的中国僧侣所留下的纪录，成了这个年代印度佛教实务相关资讯的无价来源。七世纪时的中国僧人玄奘就记述他停留在印度的那段时期，原本的十八个佛教派别中只剩下四个还活跃地存在于印度。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五年，他对那烂陀寺的生活所做的记述，证明了那里惊人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寺院里住着数千人，包括了不同派别的成员（因此这些人也就遵循着不同的戒律），都在这个住着大乘追随者的学院里面一起学习和修持。一些其他的史料也告诉我们，那烂陀里也会修持密续。

在那烂陀和其他寺院进行密续修持的同时，数百年来，充满生气的瑜伽修持传统也在寺院之外发展开来。历史上记载着有八十四位达到极高成就的大成就者，许多世纪以来，有特别多这样的成就者集中居住在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喀什米尔。

那烂陀和超戒寺这两个佛教学习和修持的擎天砥柱，双双在十二世纪末为突厥侵略者所摧毁，印度的佛法因而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十三世纪末时，印度最后的佛教王朝——在孟加拉的帕拉王朝和在比哈尔的西那王朝（Sena），也都被回教入侵者攻陷。就在佛教僧侣迁离不愿接纳他们的土地时，热诚的款待正等着迎接那些将越过喜玛拉雅山脉前往西藏的僧人。事实上，这样的难民不时就会如潮水般涌进西方的古格王国（Guge）。

中藏寧瑪派的主要學習中心敏卓林寺（Mindröling）中，僧眾集體唸誦整部佛陀教言全集。攝影／Lhundup Damchö

傳揚至西藏

当那烂陀时代在印度盛开绽放时，佛法首次往北到西藏高原上去寻找丰沃的新土地。所有那烂陀时期在印度明显可见的佛教基本要素，都传到了西藏。自西元七世纪起，奠基于实行律典的寺院制度和生活，对大乘论典的学术研究和分析，以及密续的禅修，都在西藏的土地上扎根。西藏随后也成为佛法更加扩展的跳板，使佛法得以伸展到蒙古、现在俄罗斯的一部分，以及整个喜玛拉雅地区。

在佛法传扬至西藏的前六个世纪间，佛教在印度依然是一个持续活动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况使得这两个文化之间能有长期的密切关系。印度的大师们会前往西藏亲自

佛教从北印度的核心地区，首先向南传到斯里兰卡，然后由此横跨了东南亚。之后向东发展到了中国，又从中国遍及东亚。当所有主要的佛教传统在印度繁荣茁壮时，佛教向北传到了西藏，后来佛教就从西藏传遍喜马拉亚地区，并向东传到蒙古及中国元、明、清朝代的宫廷中。佛陀教法经常是沿着已开发的贸易路径跨海翻山。2010 © John C. Huntington

教学，更多西藏人则去印度寻求佛教典籍、学习和修持，他们在优异的佛学院中研读，并且在寺院之外跟随伟大的大师们进行密集的训练。如此，佛法在印度式微之前，它已经在雪域之乡找到了乐于接纳它的新家。

結語

当佛陀离开菩提树的树荫，开始为了世界的福祉而教导佛法，他就启动了复杂的连锁事件，这些事件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都还持续发展着。当促使佛教在印度兴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枯竭时，次大陆已经成功地扮演着发动基地的角色，使佛法得以发展至广阔的新土地——斯里兰卡和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中国和韩国、越南和日本，以及最后的西藏和在其文化影响之下所有的广阔地域。

佛陀在古印度的街头和乡村宣说的佛法，今天在公众的大会堂被教导，在电视上播出，并在网路上现场直播，尽可能地传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碰触到每一个受苦众生的心。流亡于印度的西藏人，继续传授着他们许多世纪前领受到的智慧传统，将充满生命力的佛法修持的旗帜，再度树立在印度丰厚宽容的土地上。

西元八世纪时印度大师莲花生大士前往西藏，是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关键。这幅十八世纪的不丹唐卡是纽约鲁宾美术馆（Rubin Museum of Art）西藏艺术的馆藏。C2006.66.4 (HAR 12)，摄影／Bruce M. White

3 • 藏傳佛教

西藏和印度佛教的交会发生在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时刻。西藏是最后一个直接从印度领受佛法的主要亚洲文化。由于西藏本身当时的文化发展状态，因此特别能够接受印度的影响。当佛教在西元七世纪从印度进入西藏时，印度所有佛教的主流思想和修持都开放丰沛地流传着。西藏因而成为印度佛教体系所有领域的承继者，并且以「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寺院体系为他们行持的基础，以大乘为他们见地的基础，以密续为他们修持的基础。由于西藏人吸收了这阵容庞大深具转化力的智慧，事实上西藏文化的每一个面向——从医药到艺术、到政治、到文学，都将留下印度佛教不可抹灭的印记。

当西元七世纪开始接纳佛法时，西藏是一股正在崛起的武装势力，其涵盖的广阔范围东至深入中国，西至今天的伊朗。与印度佛教产生密切关系之前，西藏并没有字母，因此就更不用谈文献了。但是西藏确实拥有的，是帝国将会带入其影响范围中的一股对新想法的开放精神。事实上，虽然有随着帝国扩张而来的高涨自信，但十分奇特的是，正好就在他们巩固整个地区的军事势力的同时，西藏人开始全心全意地让他们的文化去适应印度佛教的影响。最后，西藏的帝权终将沉寂，但是佛法却会继续存留，提供西藏社会文明先前从建立和维系帝国而得到的价值感。

松贊干布在整個西藏地區的重要地點興建寺院，設法削減反對新興佛法的敵對勢力。這股固化的本土勢力被想像成是一個魔女，而西藏則轉變成可以接受佛法的地方。本圖是位於拉薩的西藏大學中藝術學院的副教授暨現代藝術家策旺扎西（TsewangTashi）所繪。攝影／TsewangTashi

藏传佛教的历史，始于一个横跨数百年的庞大工程，西藏人要吸收并消化他们得自印度的那些令人目不暇给

的丰富想法和修持。当西藏人热切地从发源地引进佛法的前六个世纪，佛教在印度仍然是一个旺盛充满活力的体系，西藏人邀请印度最伟大的大师到西藏，送他们自己最优秀聪明的人才去印度向大师学习，而且将他们找得到的所有梵文佛法典籍翻译成藏文。到印度最后的主要佛教王朝于西元十三世纪被回教侵略者攻陷时，西藏对佛教的修持和理解，已经成熟到足以使西藏本身成为其他文化的佛法发源地了。当佛教在印度消失时，由于西藏拥有获得极高成就的禅修者和严谨的佛法学术研究，它将会取代印度，成为许多想要寻找佛教典籍和老师的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目的地。中国元、明、清朝的皇帝都曾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去邀请西藏最卓越的上师到他们的宫廷中教学。蒙古、西夏和其他中亚人想要受佛法薰陶时，他们也会转向西藏，从喜玛拉雅山以北的丰富储藏中去汲取。久远之前，佛陀在印度将他的智慧贡献给这个世界，今天，对于全世界想要追寻这个智慧的人们而言，藏传佛教依然是佛法的源泉。

西藏的三位護法君王

佛教真正成熟地引进西藏，是在西元七世纪西藏第一位皇帝松赞干布（Songtsen Gampo，卒于西元649/650年）在位期间，而对佛教做出重大贡献的则是后继的两位国王：赤松德赞（Trisong Detsen，约西元742-797年）和惹巴干（Ralpachen，在位期为西元815-838年）。松赞干布是第一位统一西藏王国，也是第一位在西藏落实佛教的君主。为了与邻国势力形成战略同盟，他迎娶了尼泊尔的毗俱胝公主（Bhṛkuṭī）和中国的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都分别迎请了一尊重要的佛像同行前往西藏。为了要安奉这两尊佛像，在拉萨（Lhasa）兴建了两座重要的寺院，也就是现今的小昭寺（Ramoche）和大昭寺（Jokhang）。即使到现在，大昭寺都依然是西藏最受尊崇的寺院。藏王松赞干布更进一步在整个西藏领土上建了许多寺院，象征性地瓦解西藏非佛教的气势。

拉萨龙王庙（Lukhang）的墙上描绘着西藏第一位帝王松赞干布，透过他的提倡以及皇室的赞助，他是最初从印度引进佛教最主要的推动者。摄影／Ariana Maki

将佛教引进西藏的过程中，松赞干布发动了更关键性的进展——梵文的学习和藏语字母系统的创造。当松赞干布掌权时，由于西藏本身没有字母系统，而且没有学者能够翻译梵文，使得西藏人无法窥见印度佛教书面文化的宽广世界。为了表示这个艰钜任务的重要性，松赞干布派遣他自己的大臣土弥桑布札（Thonmi Sambhota，西元七世纪）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停留了许多年的时间，接受一位喀什米尔班智达的训练。土弥桑布札后来为藏语创造了一直到今天都仍在使用的字母系统。

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於約西元780年，是在著名的印度大師寂護和蓮花生大士的努力下興建的。八世紀時，桑耶寺舉辦了一場關鍵性的辯論，最後決定西藏將投入印度而非中國的佛教體系。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在松赞干布之后的好几代王朝，西藏有了佛寺、佛像和典籍，但是却仍然没有能让它们活络起来的僧众。这关键性的一步，要等待第二位伟大的护法君王赤松德赞来完成。赤松德赞最长存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西藏的僧团和创办了第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桑耶寺（Samye，建于约西元780年）。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赤松德赞派遣了一支代表团前往印度去邀请寂护大师（Śāntarakṣita，约西元725-790），他是印度首屈一指的佛教大学那烂陀高级佛学院的院长。由此，展开了西藏延请印度最杰出的老师到西藏教学，以及派送有为的西藏青年前往印度学习的长远模式。当伟大的菩萨院长寂护大师抵达西藏时，他建立佛教寺院基础的努力碰到了本土势力的联合对抗。他因此建议国王去请求印度的卓越大师莲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的援助。国王确实提出了邀请，莲花生大士也得以为桑耶寺的兴建铺设地基。后来寂护大师又再度回到西藏，为一群出身贵族世家的西藏人传出家戒，西藏的比丘僧团于焉诞生。

此时，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教法都在西藏流通。由于赤松德赞王十分关切，想要确定这些分歧的道路中，西藏人应该要遵循哪个方向，大约西元797年时，赤松德赞王在桑耶寺召开了一场以一系列辩论为主的会议。在会议中，印度的辩论者稳健地辩倒了他们的中国对手，自此之后，西藏便正式而且坚定地投入印度的佛教体系。

西藏的第三位重要护法君王惹巴干于西元815年时即位。那时候已经有几位创始者开始进行将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惹巴干全心全意地提供了皇家的支持。将梵文翻译成藏文的标准模式于是形成：印度的班智达与西藏人一起合作，在桑耶寺以及当时归西藏统治的丝路重要城市敦煌进行翻译工作。从赤松德赞到惹巴干，西藏国王赞助并控管翻译的工作，他们为翻译创造了一套标准化的统一词汇表和法定指导原则。在这个过程中，西藏人发展出了一套书面的语言，事实上，这套书面语言的创造就是用来传达佛法。惹巴干更进一步从印度延请重要的班智达，并制定了一套七户人家共同负责支持一位僧人所需的系统，以确保西藏的僧众能得到保护和赞助。

斷裂和復甦

西元838年，在惹巴干被暗杀，他的弟弟朗达玛（Langdarma，西元838-842年在位）登基后，由皇室赞助并且在西藏土地上稳固深植佛教根基的时期，猛烈而猝然

西元十世纪时，才华洋溢而多产的译师仁青桑波透过翻译典籍和兴建寺院，在联系藏传佛教和其印度根源上助益良多。奥勒冈州立大学Huntington Archive：攝影／John C. Huntington

地停止了。朗达码开始了一段短暂但激烈压制西藏佛教的时期。虽然典籍和佛像都被藏起来妥善保存，不过寺院被迫驱离所有的僧众，翻译工作停止了，其他佛教活动可以得到支援的途径都被剥夺了。当西元842年朗达玛也被暗杀后，西藏王国就此崩解，再也不曾恢复它昔日的荣光。由此便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断裂期，其特征就是不断的群众起义、军阀统治和西藏佛法实践普遍性的衰败。

远在一个世纪之后，一群分别都很渴望能在中藏恢复寺院制度的人，前往西藏领土的东陲。就在那里，他们从其他一些努力在整个中断期间维持出家传承的人那里领受了完整的出家戒。为了要达到传戒时要有五位僧人在场的规定人数，有两位中国的僧人受邀以正式见证者的身分参加授戒仪式。现在西藏僧侣僧服袖子上的蓝边，就是在纪念他们当时的角色。当这群新戒僧人于西元980年返回中藏时，他们鼓吹寺院制度的复苏，翻修桑耶寺并兴建了许多新的寺院。

同一时期，西藏皇室家族一支世系的后世子孙远远地在西部的古格王国定居了下来。古格的国王们十分努力，设法在西藏内部使佛法能在稳固的基础上再度开展。在他们延请至国内的许多印度学者当中，有一位就是超戒寺备受景仰的院长阿底峡尊者（Atiśa Dīpaṃkara Śrījñāna, 西元972/82-1054）。这位伟大的孟加拉学者于西元1042年抵达西藏，他起先是在古格，后来又到了中藏，将他的余生投注在教导和训练他的许多西藏弟子。为了要澄清西藏对密续和其他形式佛教修持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大量疑惑，阿底峡强调寺院制度和大乘修持是密续的基础。在他首先提倡的「道次第」教学形式中，阿底峡主张应该要次第性地从一个修持阶段前进到下一个阶段。他的主要弟子仲敦巴（Dromtönpa, 西元1004/1005–1064），开创了一个被称为「噶当派」（Kadampa）的派别。由于特别集中专注在培养出离心、慈悲心和修心上，噶当派将会影响所有后起的派别，首先是噶举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Gelugpa），都分别将噶当派的教法融入它们自己的法传之流。噶当派和后起的派别被归为「新派」，而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的教法就被称为「宁玛派」（Nyingma，或称「旧派」）。

西元第十、十一世紀時，在開明君主的治理和贊助下，德格地區透過翻譯典籍、訓練和建寺等事業振興和發揚佛教。圖中為托林寺（Tholing），據說是由仁青桑波創建。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譯師和後弘期

由于西元十世纪晚期中藏寺院制度的复苏，以及随后十一世纪中期阿底峡尊者的到来，开启了藏传佛教的崭新时期，这段时期就是闻名的「后弘期」。佛法在西藏二度昌盛的前几个世纪，由于与在世的印度大师间持续紧密的接触而振奋茁壮，尤其重要的是：密续中强调由具格的心灵大师或上师（梵文：gurus）给予弟子直接的传授和个人指引。这段期间，西藏人一般都会将他们的敬意和感激留给印度大师们着作的典籍，很少会敢于创作自己的着作。许多西藏最优秀、最聪颖的人都将他们的心力贡献在庞大的翻译计画上，翻译数百卷在佛教盛行印度时期流传的梵文典籍。已经达到必要的学习程度而能够参与这件影响整体文化的工作的那群人，就被称为译师（lotsāwas），而且极受礼遇。译师们冒着身与命的危险前往印度，他们远离熟悉的一切，经历许多年，而且经常是几十年极剧艰苦的处境，就是为了要带回印度佛教的智慧，让他们的藏族同胞也能够受用得到。他们的努力更是对全人类极大的贡献，因为这一切是发生在佛教永远不再是印度一个活生生的传统之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今天，有数量极庞大的印度佛教典籍只存在于藏文的译本中，这是那些译师们付出如此大的牺牲才创造出来的成果。

着名的印度班智达阿底峡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三年投注在西藏，贡献他广博的智慧和深切悲心于振兴藏传佛教。这幅壁画绘于印度史比帝（Spiti）的敦卡（Dunkar）的墙上，这个地区数百年来经常是西藏和印度文化的交会处。摄影／Rob Linrothe

从印度延请阿底峡尊者之前，西元十世纪末时，古格国王派遣了超过二十位极被看好的西藏青年，翻山越岭前往喀什米尔去接受训练。在这次任务之中，只有两人幸存下来，其中的一位就是仁青桑波（Rinchen Zangpo, 西元958-1055）。他在西元988年时从印度回到藏西，并在此将余生都奉献给佛法，他建立了几座重要的寺院并翻译了大量的梵文典籍。西元1076年时，古格王召开了一场译者大会，在一年之内，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学者帕萨大译师（Patsab Lotsāwa, 西元1055-约1145）前往喀什米尔，在那里学习梵文和佛教哲理二十四年的时间。一回到西藏之后，他就翻译了中观应成思想（Prāsaṅgika）的重要作品，这个学派之后将成为藏传佛教极重要的基础。身为当代最精通这个主题的学者，帕萨大译师在当时从事严谨学习最优秀的地方「桑普寺」（Sangphu）和「遍玉寺」（Phenyul）教学。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西元1110-1193）就是在这里跟随帕萨大译师学习中观的哲理典籍。尤其，桑普寺是辩证式辩经发展的处所，而辩经到今天还一直是西藏寺院学习课程的主干和基础。

佛法固地紮根

西藏人民对印度的老师、训练和典籍的深切崇敬，使得只有印度的大师们才被认为具备佛教学识的权威性，在西藏本地的学识作品被认可为具有威信之前，西藏人必须要达到极高的标准。然而，从西元十一世纪起，西藏已经成熟到不仅栽培出自己的伟大译者，也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培养出证得高度成就的行者和伟大的学者。这段期间，印度的大师们也会逐渐将越来越多他们传承的教法托付给西藏的弟子。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中的噶举和萨迦两个教派将在这段时期出现，这两个派别将会延续伟大的西藏大译师们从印度带回西藏的传承。

马尔巴大译师（Marpa Lotsāwa, 西元1012-1097）的生平，就是这个模式的最佳范例。译师马尔巴至少历经了三次艰苦的旅程前往印度，直接在伟大的印度大成就者那洛巴（Nāropa, 西元1012/1016-1100）和梅纪巴（Maitrīpa，约西元1007-1085）的座下学习，他不仅带回了梵文典籍和梵文的知识，还带回了这些大师们证悟的完整传承，还有他自己心灵上的领悟。一回到西藏，马尔巴就开始训练西藏下一代的行者，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西藏最普遍受到尊崇的瑜伽士——伟大的密勒日巴（Milarepa, 西元1028/1040 - 1111/1123）。（有关马尔巴大译师和他的弟子密勒日巴更详细的介绍，请见本书第四章。）

僧眾於西藏楚布寺中庭辯經。在共同學習的環境中，辯經可確保僧眾對佛法的理解是奠基在正理上，辯經也需要具備記憶、邏輯和清晰思考的能力。攝影／Tenzin Dorje

在前往印度和尼泊尔之前，马尔巴已经先在西藏翻译家卓弥大译师释迦智（Drogmi Lotsāwa Shakya Yeshe，生于西元992/993年）座下学习梵文。卓弥大译师也在印度接受了多年的训练。一回到西藏定居，他就将印度大成就者毗儒巴大师（Virupa）的「道果」（lam-dre）教法传给中藏有权势的昆氏家族（Khön）的恭却嘉波（Könchog Gyalpo, 西元1034-1102）。西元1070年，在家族的支持之下，恭却嘉波在西藏中部的后藏（Tsang）建立了萨迦寺（Sakya Monastery）。就在几个世代中，昆氏族的赞助和博学将会结合起来，在稳固的基础上创立了萨迦派，一直到今天，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宗教领导权都是传给昆氏家族的成员。

至于马尔巴的传承，也就是噶举派，培养出了像密勒日巴和冈波巴（Gampopa, 西元1079-1153）这样的成就行者，而萨迦传承则出现了如萨千贡噶宁波（Sachen Kunga Nyingpo, 西元1092-1158）、索南策莫（Sönam Tsemo, 西元1142-1182）和札巴蒋称（Drakpa Gyaltsen, 西元1147-1216）这些稀有优秀的学者。西元十一和十二世纪时，西藏人在文化和心灵精神上的自信心有了长足的增长。大约在同

一时期，宁玛派的大师们开始发现先前由莲花生大士、无垢友尊者（Vimalamitra）和其他圣者隐藏起来的典籍，这些典籍等待着西藏人准备好能够接受这些教法的时刻来临。这种「伏藏」（terma）流传数量的增加，更进一步地象征藏传佛教得以充分发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诞生于十五世纪的曲吉珍美，是西藏最着名的女性转世传承桑顶多吉帕姆的第一世。她是波东丘列南嘉的重要弟子。此处的画像即是取自波东丘列南嘉的的传记封面。摄影／Hildegard Diemberger

接下来的数百年中，传到西藏土地上的法传，已经进展到足以让那些从未接受印度大师训练的西藏人，也能成为有能力着作自己释论的学者，以及有能力指引自己弟子达到精神成就的高手。西藏的崖洞和山峦，将充满受密勒日巴和其他西藏成就大师启迪的禅修者，西藏的山谷和丘陵，则成了深入研习和着作的处所。

如此，西元十四和十五世纪的西藏出现了恢弘壮观的大批伟大思想家和修行者。西元十四世纪初，布敦仁青竹（Butön Rinchen Drup, 西元1290-1364）在夏鲁寺（Zhalu）搜集并编辑了一套具权威性的大正藏，其中包括超过三百卷译自梵文的经典和论典。同一时期的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Rangjung Dorje, 西元1284-1339）的释论和着作，至今仍为学者和禅修者所应用。同时，堆波瓦喜饶坚赞（Dolpopa Sherab Gyaltsen, 西元1292-1361）开创了觉囊派（Jonang），此派对中观哲理的「他空」诠释方式和对《时轮金刚续》（Kalachakra）的阐释极为高超。多产作家和学术大师波东丘列南嘉（Bodong Chogle Namgyel, 西元1376-1451）是曲吉珍美（Chokyi Dronme, 西元1422-1455）的主要老师，曲吉珍美即是西藏最杰出的女性转世传承桑顶多吉帕姆（Samding Dorje Phagmo）的第一世。波东也启发了他自己的波东传承，但是这个传承未持续超过西元十七世纪。觉囊和波东传承都无法在西藏完整存留到第十七世纪之后。萨迦学者仁达瓦旋努罗卓（Rendawa Zhönu Lodrö, 西元1348-1412）着作了首批阐释印度中观的西藏本土释论中的一部分，并且强力反驳觉囊派采行的哲理观点。仁达瓦继而将他的哲理见地传给他的弟子宗喀巴洛桑扎巴（Tsongkhapa Lobsang Drakpa, 西元1357-1419）。宗喀巴尊者因为他自身的优越能力，成为一位极原创的思想家，他将创立藏传佛教主要教派中最后起的一个派别——格鲁派，也称为甘丹巴（Gandenpa）。

藏傳佛教國際化

如此，当佛教于印度已接近终结时，西藏的宗教文化正趋近精神心灵上的成熟。到了西元十三世纪时，噶当、噶举、萨迦等派别都有了繁荣兴旺的寺院。主要的寺院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将会规模大增，而且创建许多隶属在它们之下的小型「分支」寺院。密集严谨的训练会在大的寺院法座进行，小型的寺院则提供初级的训练，并为当地社群的宗教

十五世紀中國明朝的統治者永樂皇帝，邀請第五世噶瑪巴前往他的宮廷傳法。永樂皇帝成為佛教研習和藝術的大贊助者。

需求服务。于是过去几世纪的伟大大师和学者所创立的寺院和教团，在制度上已经足够稳定，而且在持续培养出成就的行者和通达的学者上也足够成熟有经验。

西藏的大师们开始吸引整个地区其他势力的注意。首先这么做的，就是西元十二世纪时的西夏统治者，他们主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噶举的大师身上。这样的模式将会持续到后继的三个中国朝代——元朝（西元1271-1368）、明朝（西元1368-1644），和清朝（西元1644-1912）。由此便展开了「上师和赞助者」的持续关系，许多高位的西藏上师将在超过七个世纪的时间里，享有与不同地方的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西夏就建立了「国师」，或称「皇室导师」的制度（之后蒙古人也沿用此制度），第一位被册封此称号的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的一位弟子。西夏人和他们的噶举精神导师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当西夏王国于西元十三世纪被蒙古人消灭时，西夏人迁移到藏东以噶举派为主导的康区（Kham）。他们在这里会成为木雅国（Minyag），并且继续他们与噶举传承间的紧密关系。数百年后，当地方上的冲突促使木雅人再度迁移，他们会在现今的锡金落脚，并且大批地与当地人通婚，产生了锡金的皇家世系。因此，现存的历代噶玛巴和锡金人之间的密切历史关系，可以回溯到超过八百年前噶玛巴转世传承的第一个百年时期。

西元十三世纪时，由于蒙古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可以见到西藏世俗统治和宗教领导之间关系转移的一个重要范例。就如之前的西夏人一样，统治中国的蒙古皇帝们也邀请许多不同的西藏宗教领袖前去他们的宫廷教学，第二世到第四世噶玛巴都曾在不同的时期来访。伟大的学者萨迦班智达（Sakya Pandita, 西元1182-1251）与他年轻的侄儿八思巴（Phagspa, 西元1235–1280）于西元1247年时来到蒙古的宫廷，接着就和阔端可汗（Godan Khan）开展出上师与赞助人的关系。萨迦班智达虽然身为宗教人物，而且并非西藏世俗事物的掌权者，但是他却被赋予了一个将西藏政治掌控权交给蒙古的机会。在宫廷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萨迦班智达的侄儿八思巴与阔端可汗的继位者忽必烈汗（Kublai Khan）结盟，成功地让八思巴和他的萨迦派获得统治整个西藏的权利，同时也使得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国师。西元1264年，八思巴带着蒙古的侵略武力回到西藏。下一个世纪中，萨迦派在蒙古支持的情况下统治西藏，变得十分活跃兴盛，其间也断断续续会有蒙古的武装势力为它介入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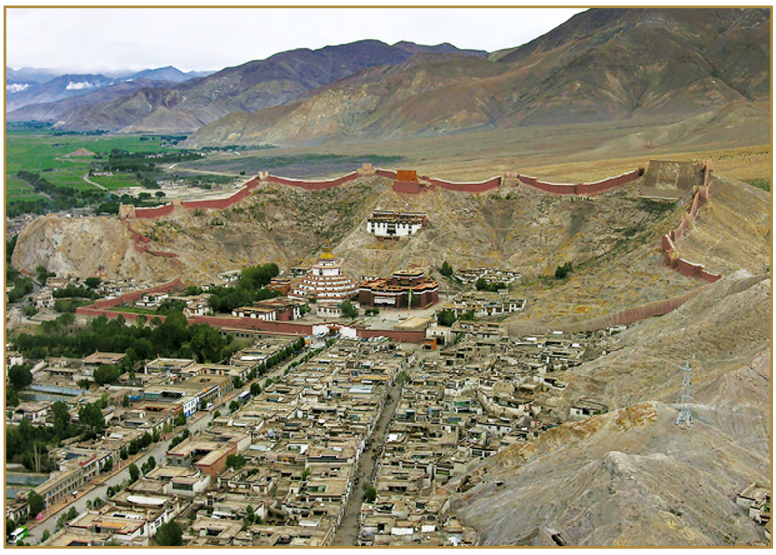
于此同时，在中国的元朝灭亡而由明朝取代其地位之后，西元十五世纪初期时，新的中国皇帝邀请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Deshin Shegpa, 西元1384-1415）到宫廷

来，并提出类似萨迦和蒙古间的同盟协定。这样的盟约将会让噶玛噶举派在明朝皇帝的赞助下，在西藏内部拥有广大的政治势力。然而，历史上噶玛巴一直都在避开政治权力。第五世噶玛巴婉拒了这项建议，他特别提出宗教的多元性对西藏社会是更有效益的，而且显然进一步地劝阻了中国皇帝入侵西藏的打算。第二年，明朝皇帝邀请了宗喀巴大师，但是宗喀巴选择派一位弟子代他前去。这位僧人机敏地避开了一场与他的教团间的正式政治结盟，从那时起一直到十七世纪时迸现格鲁派和蒙古族间的一项协议为止，这段期间西藏的佛教教派都避免接受外来的武力支援。

帕竹、仁普、臧巴時期

当西元十四世纪中期蒙古人开始失去他们掌控中国的统治权时，萨迦派统治西藏的地位也变得摇摇欲坠。萨迦时代终结之后，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政权在几个有权势的西藏氏族间转移，这些氏族分别对不同的噶举派大师极为虔信。

帕竹噶举派（Phagdru Kagyu）的大司徒绛曲坚赞（Situ Jangchup Gyaltsen, 西元1302-1364）首先设法从萨迦统治者手中夺去中藏的政权。他主张西藏应该从蒙古武力下独立出来，并且追随西藏帝国时期伟大的护法君主的脚步。绛曲坚赞用一套更进步的西藏刑事审判系统来取代萨迦派采行的蒙古法律，他还改善了行政体系的结构，并且着手进行基础建设发展运动，兴建桥梁、渡船口，以及设置警卫岗哨以保护偏远地区旅客的安全。他也鼓励人们广植树木，这可以算是一种早期的环保措施。在其他帕竹时期的贡献当中，有一项是汇整和编辑印度释论着作的完整正典全集——《丹珠尔》（Tengyur），其中包括了超过三千三百部独立的作品。这个庞大的文献计画由学识渊博的布敦完成。同时，另一套佛陀讲道的大正藏版本，也就是《采巴甘珠尔》（Tselpa Kangyur），则是由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亲自开光的。



江孜的城鎮規畫反應了文化上的強烈宗教觀點，所有的道路都朝向白居寺（Pelkhor Chode）和萬佛塔（Gyantse Kumbum），本圖取其遠景。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由此，后继的帕竹统治者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便将宗教和世俗的治理结合在一起，直到十五世纪中期仁普家族（Rinpung）在中藏接任类似的角色为止。仁普家族的统治者是噶玛巴、其他噶玛噶举大师，以及萨迦上师们的弟子，并且特别为噶玛噶举教法的昌盛提供了有利的顺缘。然而在仁普时期，格鲁派也同样在快速发展，编入拉萨附近的三个主要格鲁寺院的人数就有数千人，也在后藏兴建了格鲁派的主要法座札什伦布

萬佛塔形如圓滿的曼達拉，有一百零八間佛堂供奉成就聖者、守護者和宗教大師。帕竹噶舉的博學大師布敦仁清竹是設計這個莊嚴繁複的紀念性建築時的主要人物。攝影／Lhundup Damchö

寺（Tashilhunpo）。十六世纪中时，仁普家族败给了臧巴（Tsangpa）统治者，他们也是噶玛噶举的热切支持者。臧巴统治者在中藏的势力一直维持到十七世纪中期，当时蒙古的介入将再度扭转局势，这次是将政权交到了格鲁派手中。

西元十五和十六世纪，是西藏在智识和艺术上一段惊人的激昂时期。严肃的智识辩论激励了所有参与教派的学术研究，包括夏迦秋登（Shākya Chogden, 西元1428-1507）和勾燃巴索南森给（Goram Sönam Senge, 西元1429-1489）辩证萨迦派的见解，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Mikyö Dorje, 西元1507-1554）清晰阐明噶玛噶举的观点，以及格鲁学者色拉杰尊巴（Sera Jetsünpa, 西元1469-1544/1546）分量十足地提出正统的格鲁派诠释。这段时间也是艺术蓬勃繁荣的时期。西藏对世界艺术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它风格独特的歌剧，以及极具特色的绘画。传统上认为，西藏最早的歌剧表演是在西元十四世纪末时登上舞台的，开始时这是一种募款活动，为了提供资金给兼容并蓄的西藏佛教大师唐东嘉波（Thangtong Gyalpo, 西元1385–1464或1361–1485）在西藏兴建铁桥。大部分西藏绘画的主要派别，也都是在这两个世纪间首度崭露头角，其中包括门塘派（Menri）、钦孜派（Khyenri），和噶玛嘎孜派（Karma Gardri），后者是在噶玛巴的「嘎千」大营地（Garchen）中发展出来的。噶玛巴在历史上一直对西藏的艺术创作特别投注心力，事实上，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Chöying Dorje, 西元1604-1674）就是西藏历史上最具原创力，也是最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之一。（关于确映多杰的艺术更详细的介绍，请见第六章。）

甘丹宫政府時代

由于格鲁派加强巩固它在宗教和政治的支配地位，西元十七世纪呈现出这两个领域不变的景观。从十五世纪初创立以来，格鲁派的影响力已经有了急速的增长。它的开创者宗喀巴大师是一位异常杰出而条理清晰的思想家，他有两位重要的弟子：贾曹（Gyaltsab, 西元1364–1432）和克珠杰（Khedrup-je, 西元1385–1438）。贾曹杰的释论为未来的世代建立了格鲁的正统学说，克珠杰则是一位热爱辩经、非常难以应付的辩论高手。从一开始，格鲁派就非常着重严谨精确的学术研究，以及谨慎遵守寺院的戒律。这个教派初期会避开政治权力，如宗喀巴大师自己就数度婉拒明朝皇帝们的一再邀请。

然而，几个世代之后，来自哲蚌寺（Drepung）的一位格鲁重要转世上师索南嘉措（Sönam Gyatso, 西元1543-1588）前往藏东的青海湖地区（Kokonor），去会见

蒙古统治者俺答可汗（Altan Khan, 西元1507-1582）。在这次会面中，索南嘉措鼓励蒙古人信奉佛教，停止以动物为献祭品和其他不符佛教的行为。俺答可汗显然深受索南嘉措教示的启发，他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进行血祭（这是历史悠久的蒙古习俗）。此时，可汗首次授予「达赖喇嘛」的称号。自此之后，格鲁派开始和蒙古宫廷培养了密切的关系，数量庞大的蒙古人也转而信奉藏传佛教。之前的两位格鲁大师被追溯认定为前二世的达赖喇嘛，而索南嘉措就成了第三世达赖喇嘛。俺答可汗的一位曾孙被认证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如此使得格鲁派和蒙古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凝聚了。

俯视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自西元十七世纪起至西元1950年代，格鲁派持有行政权的表征。三个世纪以来，它既是达赖喇嘛的住所，也是西藏政府的所在地。摄影／Claire Pullinger

第五世达赖喇嘛（由于他的重要成就，通常会被简称为「伟大的五世」）将会以这些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进行发展。他行政组织的秘书长请求蒙古军队在他们和臧巴统治者的争斗中支持他们。结果到了西元1642年时，他们的胜利将使得由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手中握有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更加巩固，这个政府也就是「甘丹颇章」（Ganden Potrang，甘丹宫政府）。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就是在「伟大的五世」住世时开始建造的，这是未来历代达赖喇嘛的住所，也是甘丹宫政府的形象表征。

整个西元十七世纪一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其他地方性的势力持续视西藏为心灵引导的丰富资源。清朝时期，由于皇室成员都信奉藏传佛教（他们既是修行者也是赞助者），使得藏传佛教在中国内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接下来的三百年中，格鲁派领导着西藏的宗教活动，也实际在治理西藏，这样的方式一直持续到西元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入侵西藏为止。这几百年间，在藏传佛教仍存留的传承体系中，格鲁派跃升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一统全西藏的人民，并且让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域有了某种稳定性。

藏東的不分派運動

虽然伟大的第五世达赖喇嘛自己曾从宁玛、萨迦和格鲁的大师处领受教法，但是之后的西藏佛教徒却越来越倾向于严格固守自己教派的教法和上师，而且不愿融入其

在十九世纪不分派运动的行动力之下，蒋贡康楚罗卓泰耶从超过五十位上师处领受了法传。这幅绘于西藏十九世纪晚期的画作，目前收藏于鲁宾美术馆C2003.25.2 (HAR 65265)。这件作品以颜料绘于布品上，尺寸为36 x 22 ½英寸（91.4 x 57.2 公分）。图片提供／Rubin Museum of Art

他教派的教法和老师。不过西元十九世纪时，藏东出现了与这种趋势相违的一个以宽宏为基础的运动，这主要是受了来自不同藏传佛教教派的蒋扬钦哲旺波（Jamyang Khyentse Wangpo, 西元1820–1892），蒋贡康楚罗卓泰耶（Jamgön Kongtrul Lodrö Thaye, 西元1813-1899）和秋吉林巴（Chogyur Lingpa, 西元1829-1870）等人行谊的启发。在这个被称为「不分派运动」，或称为「利美运动」（Rimé）中，宁玛、噶举和萨迦派的重要学者开始学习彼此的典籍，修持对方的禅修方法，相互领受灌顶，并且强调要跨越派系的藩篱。

由于获得第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噶玛巴，和许多其他传承持有者的强力支持，这个不分自他而彼此尊重的精神，之后仍不断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藏传佛教。

流亡

在藏传佛教一千三百五十年的历史中，佛法彻底地转化了西藏高原的社会、智识和艺术景观。当重要的历史人物推动着这些转变的大方向时，无数不知名的西藏人正迅速地将佛陀的教法毕生都抱持在心中。

护法君主、善贤良师、高度成就的禅修者和学者等的行谊，或许是在描绘藏传佛教时最容易见到的。而描绘这些景象所用的画布，是由无数不知名的人所提供的，他们因为受到佛教教法的启迪，于是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变得更慈悲、更如法，这些人的个人企求，深受他们每天念诵的佛教咒语和愿文的影响，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像，因为接触已经实现佛教修持最高目标的伟大人物而受到激发。

即使那些精进从事精神修持的男性和女性并没有被记载在历史中，他们提供了画布以使西藏能保有佛法，而佛法则转而将西藏社会团结在一起，提供给社会重大的意义性和潜力感，那是过去追求强大帝国曾一度有过的感受。佛法所提供的个人和社会意义的意识，将会在二十世纪中期西藏人失去他们的家乡时变得特别重要，为了要在流亡中以及在西藏的故乡中，都能把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个人生活结合在一起，那时西藏人会需要所有佛法曾经灌注在他们心中的所有资源。

当西元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踏上西藏的土地，并于西元1959年强行接管拉萨时，长久以来西藏佛教徒在他们的土地上培养的心灵开展的种子，此时从西藏人手中被猛然暴戾地夺走。西藏人从印度引进佛法，并且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无比的虔信和崇敬在珍惜爱

护着，但是当修持佛法所需的条件在他们的家乡丧失时，西藏人转向他们所称的「崇高的土地」或「圣境」——印度，去寻求慰借和庇护。

为了保存他们的文化以及宗教（这是印度送给西藏人最好的礼物）而放手一搏，西藏的伟大上师、一般的僧众和尼众、瑜伽士和在家人都一样冒着危险越过高耸的喜玛拉雅山峰，在他们的行囊中、在他们的心中带着佛法。他们徒步起程，通常还一路被中国的军队追赶，西藏人翻山越岭进入印度，身上带着他们最珍视的典籍、他们得之不易的禅修成就，以及他们最初领受自「圣境」并且谨慎保存的出家传承。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數百座佛教寺院和廟宇被破壞，其中的佛像被偷竊或被摧毀，壁畫則被塗污。在其他地方，如先前覺囊派的重要據點，現稱為甘丹彭措林（Ganden Phuntsokling, 上圖），屋頂已被掀走以進行破壞工作。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而家乡西藏里，许多寺院和其他被留下来的文化宝藏，在西元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狂暴的十年间有系统地亵渎和破坏的主题。这段时期之后，身在西藏的藏族人就用任何他们在中国政权下能找到的微弱机会，让佛法还能在西藏的土地继续存活下去。尤其在中藏之外，像安多（Amdo）的堪布晋美彭措（Khenpo Jigme Phuntsog）和康区的堪布阿曲（Khenpo Achu）这样的领袖，任凭种种逆境当前，他们还是找到方法去保护流动在藏人心中的佛法命脉。与此同时，就在印度政府善意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西藏的僧众、尼众和在家人清理卡纳塔卡（Karnataka）的丛林，劈石破土在喜玛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铺设道路，慢慢地建构起让佛法兴盛的新环境，只不过，现在是在佛法起源的印度土地上。

在根植于过去的同时，艺术是藏传佛教保持与现代的关联性的许多方法之一。此处，在二十一世纪拉萨艺术家蒋桑（Jhamsang）的画作中，佛教已线路齐全，蒋桑是拉萨更敦群培艺术家协会（Gedun Choephel Artists Guild）的创始会员。图片提供／Rossi & Rossi, London

西藏人带着一起流亡的佛教，从西藏回到了它在印度的远古家乡，现在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获得了国际性的能见度。今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他位于达兰沙拉（Dharamsala）的流亡法座，带着佛教慈悲和宽容的教示出访全球各个地方，为印度赢得了全世界的感谢，因为这是世界最普受尊崇的精神领袖的家。

马尔巴大译师接见密勒日巴，达媚玛在一旁观看。画作右下方的文字显示这是由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所绘，并赠予他的弟子衮杜桑波（Kuntu Zangpo）。Heidi and Ulrich von Schroeder收藏。摄影／Ulrich von Schroeder

4 • 馬爾巴噶舉

由于一股对佛法的极度渴求，西元十一世纪初期，一位名为马尔巴确吉洛卓（Marpa Chökyi Lodrö）的西藏青年经由陆路从西藏前往印度。到了印度之后，他在许多伟大的佛法大师座下学习，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那烂陀高级佛学院的杰出学者、印度最卓越的大成就者——那洛巴大师。那洛巴亲自指导马尔巴，一直到他证得完全的了悟（这样的领悟，远远超越了智识上的理解，深入遍满并转化一个人的心）。这位弟子的精神成就让那洛巴十分欢喜，他授权马尔巴在西藏传下他的传承。一返回故乡，马尔巴就开始运用各种不同方法，引导每一个前来请求在他座下学习的许多弟子。就在马尔巴的弟子开始在他们自心中领悟到佛法完全的力量时，藏传佛教的马尔巴噶举传承就此诞生了。

对智慧的追寻，将马尔巴带往印度，促使佛陀去寻求证悟的也同样是对智慧的追寻，这并不是纯粹为了热爱知识而已，追寻智慧主要是因为充满了对痛苦的关切。佛法教导：人类受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极度的无明，其展现的形式，即是对我们自身的本质以及我们居住的世界抱持着极深的误解。马尔巴愿意牺牲身与命去寻求佛法的教法和典籍，正是因为他了解智慧能够扫除他自己和无数其他众生的无明。他一旦领受到佛法，而且实修佛法，对这个智慧的透澈了悟就完全转化了马尔巴的心，他因此开始将目标完全放在协助所有在他身边的人达到证悟。从将近一千年前发端之时，这个对成就他人利益的强烈关切就已遍满在马尔巴噶举的传承中。

馬爾巴和他的上師那洛巴被安奉在建於十五世紀的西藏江孜萬佛塔。
攝影／OrnaTsultem

事实上，由于着重达成证悟以及将这些成就传给他人，马尔巴的噶举传承赢得了「实修传承」的称号。透过大

達波噶舉：四大八小傳承

马尔巴的传承在冈波巴大师之后开枝散叶，成为四支称为「四大」的直接法传体系，以及由冈波巴的弟子帕莫竹巴传下的八支间接的法传体系。后者由于与冈波巴大师隔了一代，因此通常也被称为「八小」。因为这十二支传承都是源自达波仁波切（也就是冈波巴大师），所以这四大八小传承集合起来就被统称为「达波噶举」。

持金剛
帝洛巴
那洛巴
馬爾巴
密勒日巴
岡波巴

跋絨噶舉

創立者：跋絨達瑪旺秋（Barom Darma Wangchuk, 西元1127-1199/1200）

事業主要地區：康區的那曲（Nagchu）和囊謙（Nangchen）

噶瑪噶舉

創立者：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Dusum Khyenpa, 西元1110-1193）

主座寺院：楚布寺（Tsurphu, 中藏）、噶瑪寺（Karma Gön）和堪坡涅南寺（Karma Nenang, 藏東康區）

噶瑪噶舉傳承至今仍蓬勃昌盛。

帕竹噶舉

創立者：帕莫竹巴多傑加波（Phagmodrupa Dorje Gyalpo, 西元1110-1170）

主座寺院：鄧薩梯寺（Densathil）和澤當寺（Tsethang）

除了早期產生了八支傳承之外，西元十四和十五世紀是帕竹噶舉極興旺的全盛時期。

采巴噶舉

創立者：喇嘛祥（Lama Zhang, 祥玉達巴Zhang Yudrakpa, 西元1121/1123-1193）事業主要地區：采貢唐（Tsel Gungthang）

活躍至帕竹氏族統治時期。

直貢噶舉

創立者：吉天頌恭（JigtenSumgön, 西元1143 – 1217）

主座寺院：直貢梯寺（Drigung Thil, 建於西元1179年）

主要傳承上師：直貢久貢澈贊仁波切（Drigung Kyabgön Chetsang Rinpoche）和直貢久貢瓊贊仁波切（Drigung Kyabgön Chungtsang Rinpoche）

事業主要地區：中藏的直貢、康區的囊謙、藏西和拉達克（Ladakh）

直貢噶舉傳承至今仍蓬勃昌盛。

竹巴噶舉

創立者：帕莫竹巴的弟子林惹貝瑪多傑（Lingrepa Pema Dorje, 西元1128-88），及其弟子臧巴加惹（Tsangpa Gyare, 西元1161-1211）

主要传承上师：嘉旺竹巴（Gyalwang Drukpa）和杰堪布（Je Khenpos）

主要轉世傳承：竹千仁波切（Drukchen Rinpoche）

事業重要地區：不丹（竹巴噶舉已成不丹國教）及岡底斯山（Mt. Kailash）

竹巴噶舉傳承至今仍蓬勃昌盛。

達隆噶舉

創立者：達隆塘巴扎西佩（Taklung Thangpa Tashipal, 西元1142-1209/1210）

重要轉世傳承：達隆夏祖仁波切（Taklung Shapdrung Rinpoche）、達隆瑪突仁波切（Taklung Matrul Rinpoche）和察楚仁波切（Tsatrul Rinpoche）

綽普噶舉

共同創立者：帕莫竹巴的姪兒嘉查仁波切（Gyaltsa, 西元1118-95），和綽普大譯師欽波巴（Trophu Lotsāwa Champa Pal）

主座寺院：中藏倉區的綽普（建於西元1212年）

雖然此傳承中出現了學富五車的偉大學者布敦仁青竹（西元1290-1364），綽普傳承在西元十七世紀之前就已經失去其獨立地位。

也巴噶舉

創立者：也巴卓托耶謝孜巴（Drupthop Yeshe Tsekpa, 西元1134-1194）

主座寺院：也浦寺（Shar Yekphuk）和達納寺（Jang Tana）

此傳承在初期的昌盛之後就進入一段衰退期。司徒班千（Situ Panchen）使達納寺再度活躍，現今的也巴噶舉和噶瑪噶舉仍保持著緊密的關係。

瑪倉噶舉

創立者：瑪倉些饒森給（Marpa Drupthop Sherab Senge）

主座寺院：位於康區的秀地（Sho）

雅桑噶舉

共同創立者：帕莫竹巴的弟子剎惹哇卡丹耶謝森給（Zarawa Kalden Yeshe Senge, 卒於西元1207年），和他的弟子雅桑確吉蒙蘭（Yazang Chöje Chökyi Mönlam, 西元1169-1233）

主座寺院：雅桑寺（建於西元1206年）

修賽噶舉

創立者：傑貢竹清森給（Gyergom Tsultrim Senge, 西元1144-1204）

主座寺院：修賽寺（中藏）

修賽傳承在十七世紀的動盪中沒落，其主寺現今是一座重要的寧瑪派尼寺。

手印和其他马尔巴领受自他的印度上师们的教法，以及透过自身个人的禅修成就，噶举的上师们训练弟子对自心光灿的本质获得直接的禅修体验。马尔巴曾经向密勒日巴形容他的教法是「仍然带着空行母温暖气息的口诀指引」，就是这种体验的清晰鲜活，使得佛教的噶举传承，这个西藏的「实修传承」生气盎然。

在这幅中藏的十六世纪唐卡中，描绘马尔巴的上师那洛巴，与他的上师大成就者帝洛巴坐在一起。鲁宾美术馆 C2006.66.154 (HAR 130)

「噶举」一词本身就强调出：马尔巴从印度带回的教法和了悟，穿越时光持续不断发展的方式，它确保每一个后继的世代都不仅能趋入佛教的理论，也能受用他们所需的那些可以充分运用在实修上的口诀教导。「噶」指的是言语，或是口授指引，而「举」的意思是传承或传递。因此在特质上，「噶举」就是一个由上师直接对弟子口授指引的传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师和弟子间的个别关系就占有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地位。将噶玛噶举传承教法传授给第十五世噶玛巴的蒋贡康楚罗卓泰耶就指出：真正的心灵大师必须具备的功德之一，就是即使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命，都不会舍弃他们的弟子。事实上，正是噶举传承培养出佛教史上第一位这样伟大的圣者，他构想出建立一个刻意转世的世系，作为生生世世持续照护弟子的方法。当然，这位伟大的圣者就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而本书的出版就是为了纪念杜松虔巴的诞生。

只有崇山峻岭才能够繁育出许多河流，滔滔的河水经由不同的路径蜿蜒而下，最后汇入同一个大海中，就像这样，自马尔巴起，佛法以丰沛的传承之流源源不断地向前奔涌。马尔巴将解经传承传给了俄确固多杰（Ngok Chöku Dorje，西元1036年生），而实修传承则传给了西藏最伟大的瑜伽士，也是最普受尊崇的行者——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则将他的传承传给他的如月心子惹琼多杰札巴（Rechung Dorje Drakpa, 西元1085-1161），和如日心子冈波巴大师，也就是达波仁波切（Dagpo Rinpoche）。冈波巴大师本身就是一座心灵领悟的巍峨高山，融合了密勒日巴的大手印传承以及他在早年时吸收的噶当派教法。他结合并传下这些相辅相成的教法给他的心子第一世噶玛巴和其他弟子，由此便出现了极丰荣的传承之流，也就是达波噶举传承（Dagpo Kagyu，请见左页图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独特不同的传承之流，其路径将一再一再地交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噶举的传承并入了其他的噶举传承，互相让彼此更加丰富、更加活跃，

马尔巴大译师。

几百年来，噶举不同传承的上师们就是这样彼此交流着教法和灌顶。就如大川在湍涌流向大海的过程中，会为许多不同的土地带来生命力一样，源自马尔巴鲜活的噶举教法，现今继续在全世界无数人的心中结出丰盛的稼禾。

馬爾巴大譯師（西元1012–1097）

马尔巴确吉洛卓于西元十一世纪初诞生在洛札（Lhodrak）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种，也有牧草地可以放牧牲畜。虽然后来他会开辟出一条道路，从印度将那洛巴的传承带回西藏，但是在年轻的时候，马尔巴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有希望获得伟大精神成就的人。童年时，他就特别顽固而且脾气暴躁。由于担忧如果找不到方法约束他任性蛮横的习性，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有问题，因此马尔巴的双亲在他于当地学习了基础的阅读和习字之后，就决定送他去接受佛法的训练。伟大的卓弥大译师释迦智（他将会促发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建立），当时刚从印度返回西藏不久，而且正在收学生。马尔巴起程横越西藏去见这位伟大的译师，带着他暴躁的个性、他对佛法刚萌芽的兴趣，以及两只牦牛背上满载的纸张和其他做供养的珍贵礼物。马尔巴在那里学习梵文和印度口语会话三年的时间，但是卓弥大译师却不给他灌顶，甚至连马尔巴想要读的书都不借给他。这更加强了马尔巴想要越过喜玛拉雅山脉，自己到佛法的源头处去亲尝法味的渴望。

马尔巴的生平故事将会证明：他的父母期望佛法能正向地转化像他们儿子那样最执拗的性格，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马尔巴一离开卓弥身边返回家乡，他就要求事先拿到他将继承的遗产作为印度行程的旅费，这真的是在严酷考验他父母支持他追寻佛法的热忱。由于一想到马尔巴在这样的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危险就不寒而栗，他的父母力劝他要满足于当时在西藏就可以学到的教法。马尔巴的固执此时就成了宝贵的资产，他的父母最后终于软化了。但是，原本打算和马尔巴同行的友人却无法克服他们家人的反对，在最后一刻退出了计画。不受阻挠而且极其坚决地，马尔巴独自起程，踏向不可知的未来。

马尔巴的佛法追寻之旅，带领他穿过甚至连马匹都因筋疲力竭而累垮的辽阔荒野，翻越连在夏季最热的月份里，水都还呈结冰状态的酷寒山隘。在他将佛法带回西藏之前，马尔巴将会面对土匪、乘破船渡河、贪污的税吏、不择手段的同伴，和贪婪的关防官员。之后，他的家人会提醒他这些经验有多么痛苦，试图想要劝阻他不要再去印度，不过，这个尝试并不怎么成功。

前往印度的路途中，马尔巴多了一个同是西藏人的同伴——聂（Nyö），他也是要去印度求法。最后，聂将会使马尔巴经历到他旅程中最大的打击。但是一开始时，因为聂有足够的黄金支付在印度停留的开销，他表示如果马尔巴在旅途中做他的侍者，那么他就会负责马尔巴的旅费。由于节省旅费可以让马尔巴在外地停留更长的时间，而且可以对上师们做更多的供养，这两者都是马尔巴渴望要做的，所以他就接受了聂的提议。这两个人一下到尼泊尔低地，那里让人虚弱的闷热、湿气和低海拔，对他们已经被艰困的旅途消耗殆尽的疲累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出发前往印度之前，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尼泊尔适应水土，并且提升他们的梵文能力。停留在尼泊尔的期间，马尔巴和聂听说有两位那洛巴的亲传弟子在当地很活跃，仅只是听到那洛巴的名号，就让马尔巴充满了信心。有一次，马尔巴和聂一起去见这两位那洛巴的弟子，但是当聂无意中听到把西藏人和动物拿来相提并论的轻蔑批评，他就转身不理以示抗议，而且之后拒绝再回去接受更多的佛法教导。这个偶发事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西藏人在印度的处境：身为外来者，西藏人不能指望获得尊重的对待或是社会的接纳，他们完全失去熟悉的一切，生活在对身旁的印度人而言，他们这些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显得如此未开化的一片土地上。

但是马尔巴坚持下去，而且和这两位那洛巴的弟子建立起法缘。当马尔巴告诉他们，他没有很多黄金时，他们回答说那洛巴是唯一一位会教导他而不指望以黄金为酬礼的上师，而且也说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些更激发了马尔巴对那洛巴的信心。

拿着这两位尼泊尔学者写的介绍信，马尔巴和聂一起前往印度，到了伟大的那烂陀高级佛学院，但是却听说那洛巴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放弃了他在那烂陀学院的职位，去进行深奥秘密的禅修。聂表明态度说他不会向这样的人求法，所以马尔巴就独自继续寻找那洛巴。

這尊大學者暨大成就者那洛巴的聖像，是第十世噶瑪巴確映多傑的作品。攝影／Nik Douglas

那洛巴自己的上师帝洛巴（Tilopa, 西元988-1069）在教导那洛巴的过程中，让那洛巴经历了极为严峻的试炼。但是在历经了前往印度的旅途中所有艰辛后，马尔巴在最后终于见到那洛巴时，并没有遭遇到更多的障碍。事实上，那洛巴反而一开始就完全把马尔巴接纳为心子，甚至还送口信给接待马尔巴的弟子们，叫他们带那个「西藏人」到他位于普拉哈里（Pullahari）的住处来见他。

最后，马尔巴期盼已久的会面时刻终于来临，马尔巴见到了这位无比大恩的上师。那洛巴将

马尔巴前往北印度时，遇到了如图中这些成就者一样的许多小群的密续行者。这幅十七世纪的唐卡，是呈现噶玛巴大营地中发展出来的噶玛嘎孜画派早期形式的一件珍贵作品。鲁宾美术馆C2004.14.2 (HAR 65349)。摄影／Bruce M. White

会为马尔巴指出他自心的本质，毫不吝惜地给予马尔巴所有他请求的灌顶和口诀指引，最后，那洛巴将授权马尔巴在西藏传下他自己的传承。马尔巴在第一次见到那洛巴时做了多次五体投地的大礼拜，那洛巴让马尔巴非常惊讶而欢喜地宣告，马尔巴早已被授记为他的弟子，而且说：「欢迎来接掌这个传承。」

在那洛巴的座下接受指导的第一年，马尔巴领受到了《密集金刚续》（Guhyasamāja tantra）的灌顶和指引，并且进行修持直到他已清楚领会（马尔巴的密集金刚传承后来将会在西藏广传，而且现今格鲁派仍旧在做这个修持，格鲁派是在马尔巴之后的数百年从马尔巴噶举的上师处领受到这个教法）。马尔巴接下来便请求《喜金刚续》（Hevajra tantra）的教法，那洛巴因此送马尔巴去见智藏论师（Jñānagarbha），智藏论师给予马尔巴有关这个修持的完整训练。之后，马尔巴请求《大幻化网》（Mahāmāyā）母续的法传，为了学习《大幻化网》，马尔巴被送上一趟恐怖的旅程，去见极不落世俗陈规的大成就者库库里巴（Kukkuripa）。库库里巴也同样慷慨无私地给予《大幻化网》母续和其他修持的完整教导。至于大手印的指引，那洛巴将他这位弟子托付给伟大的印度大师梅纪巴，梅纪巴指导马尔巴直到他获得体验和领会。为了领受《四金刚座续》（Catuḥpīṭha）的教导和其他珍贵的口授指引，那洛巴派马尔巴去见一位名为本智空行母（Jñānaḍākinī）的瑜伽女。由于这一次的学习以及其他几次的经验，马尔巴后来明白：虽然那洛巴自己完全有资格给予马尔巴这些教导，但是他却鼓励马尔巴从许多源头广泛地去领略法味。当马尔巴已经从这许多不同的大师身上累积了许多法传之后，那洛巴又授予他一套《胜乐金刚续》（Cakrasaṃvara）的灌顶和指引，以及那洛巴亲自统合的四个特别的口头传授、那洛六法，和第二套的大手印指引。

這尊拉達克（Ladakhi）地區旺拉（Wanla）的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紀初期的馬爾巴聖像，可能是這位大師現存的雕像中最古老的一尊。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马尔巴这几年在这些非凡的印度大师座下领受佛法的体验当中遍满的喜乐，在他献给上师们和金刚师兄姐的自然流露的证道歌（dohās）中表露无遗（请见马尔巴的〈体验之歌〉）。

在这第一次的印度之旅中，马尔巴总共接受了十二年的锻炼，这正好是梵文传统中指出要精

通这个语言所需的时间。总之，马尔巴带来的黄金已经几乎用尽，只剩下正好够他返回西藏的旅费。由于想要在西藏从事一段时间的教学，未来再回到印度重新验察他的理解并领受其他的法传，马尔巴发誓要再度回来见那洛巴，然后就带着上师的加持起程返回西藏。

马尔巴再度和聂同行，聂的钱也差不多快花完了。旅途上，这两个人比较了他们在印度学习的成果，聂显然认为马尔巴严重威胁了他自己身为西藏的大译师和佛法老师的名声和荣光。在一次渡河途中，聂力劝马尔巴让挑夫去扛那个装满马尔巴在印度收集的珍贵手抄法本的袋子。聂暗中收买了那个挑夫，要他在适切的时机把袋子丢到水里，而且要让整件事看起来像是个意外。挑夫依照聂的嘱咐行事，马尔巴因而失去了所有口诀指引的法本、所有仪轨教本，以及他想要在西藏传授和翻译的每一个文字。虽然一开始因为这个意外而极度颓丧，但是马尔巴忆念起他的上师，并因而能在面对这样的损失时回复平静（对一个未来的译师而言，这真是场十足的灾难）。聂在这场意外中扮演的角色，后来被那个挑夫揭发，聂请求马尔巴不要告诉家乡西藏的人他做了什么事，并且表示愿意把他自己的书借给马尔巴，让马尔巴回到西藏后可以抄录（聂始终未履行这个承诺）。虽然马尔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费尽心力才得到这些手抄本，但是对于聂的提议，他回答说：「比起你在你的书里拥有的那些东西，我宁愿选择我在自己心里拥有的。」

馬爾巴
體驗之歌

争斗之时至尊持金刚，修持苦行无上圣士夫，
一切众生尊崇皆顶戴，圣那洛巴足下虔敬礼。

吾此洛札译师马尔巴，十二岁时会遇圣佛法，
过去修练习性确唤醒。首先学习认字与读写，
继而领受翻译之训练，最后南往尼泊尔印度，
尼泊尔之中央居三年。

于彼具加持者尼国人，听闻威名四金刚座续，
迎请烟炭天母为护法。

如此心意尚未满足矣，为求正法前往印度境，
涉过食人致命毒恶水，身如毒蛇皮蜕又换新。
为正法故性命亦敢抛，吾往空行授记妙圣地，
北方殊胜普拉哈里境。

于此具成就者阿兰若，由彼护门班千那洛巴，
领受闻名甚深喜金刚，和合往生结合之口诀。
特别请求脐火之业印，师尊引见耳传之义理。
……

东渡成就众川之恒河，山间震动摇晃寺院中，
至尊梅纪巴之足前礼，领受歌现赞颂甚深续。
长养大手印法之领悟，心之真实本性获决定，
得见根基法性本质义。

马尔巴继续他返乡的旅程，事实上，他心中带着的不仅是那些精要法本中的话语，也包括了对这些文字意义的领会，这让他特别具足资格去引导西藏的人们。一回到西藏，马尔巴就去拜访那些曾经在自己的他乡之旅中援助过他的人。之后，马尔巴就返回他在洛札土生土长的村庄，但是他却发现在长久客途他乡的期间，他那出于担心他的幸福而慈爱地使他踏上佛法之道的双亲已经往生了。马尔巴在洛札教导佛法时，弟子们开始聚集在他身边，而且在他接下来的一段巡回教学之旅中伴随着

马尔巴大译师和他的心子密勒日巴尊者。鲁宾美术馆 F1997.39.5 (HAR 562)。摄影／Bruce M. White

他。这段期间，在西藏接受马尔巴训练的弟子当中有一位俄确固多杰，也称为俄顿（Ngoktön），他是马尔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他解经传承的持有者。

由于知道还有其他教法是他在第一趟印度之行中没有得到的，而且谨记着要再度谒见上师的誓言，马尔巴决定要二度前往印度。有一些弟子提出要在旅途中担任马尔巴的侍者，但是他婉拒了他们的协助，而且难以置信地，这次他独自一人再度面对路途上的种种危险。一到达印度之后，马尔巴就被那洛巴亲切地接见，那洛巴慈爱地授予马尔巴他请求的更进一步的灌顶和口诀指引，并且送马尔巴到他的其他上师那里，让马尔巴重新检视他的理解并请求任何他希望得到的其他教法。在确定领受到所有他可能需要的教法之后，马尔巴开始着手将他收集到的许多梵文典籍翻译成藏文，许多马尔巴的译作现今都还保存在藏文的《大藏经》中。当这项工作完成后，马尔巴二度告别他的上师返回西藏。满心欢喜的弟子们热烈欢迎马尔巴的归来，他们很高兴再见到他们的上师，而且急切地想要领受马尔巴新近从佛法之源印度带回来的教法。马尔巴一回到西藏后，就迎娶达媚玛（Dagmema）成家、耕种田地，完全将佛法融入他表面上看似平凡的生活。当时，马尔巴的弘法事业在西藏十分兴盛。

就在这段停留在西藏的期间，马尔巴遇见了将会传下他实修传承的弟子——密勒日巴尊者。由于想见到大恩引导他证悟的上师的一股难忍渴望，以及因为他的弟子密勒日巴梦到空行母希望他学习某个特定的迁识法，这让马尔巴发觉自己还缺少这个教法，因此将心子稳定地安置在他自己的觉醒之道上后，马尔巴将三度回到印度。由于一想到马尔巴这么年长还要去经历那样的旅途就感到十分惊恐，马尔巴的家人把他的黄金藏起来，想要阻止他上路，但是他依旧完全无意改变自己的决定。不顾自己年岁已高，也无视家人的反对，马尔巴三度前往蕴藏着他无比珍视的佛法的那片丰饶之地。到达印度之后，为了要与上师那洛巴重聚，马尔巴冒着危险到处寻找那洛巴，所有人都说，那洛巴已经进入他修持的另一阶段，而且四处都无法找到他。后来，马尔巴终于最后一次见到他珍宝般的上师那洛巴，师徒二人共度了一段短暂但成果丰硕的时光。那洛巴向马尔巴解释说先前由于时机不对，所以未授予他某些教法，接着就传授给马尔巴许多极为珍贵的教法，使得马尔巴的了悟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這尊馬爾巴大譯師的聖像為第十世噶瑪巴確映多傑的作品。攝影／Nik Douglas

这次会面中也充满了许多体验式的教导。虽然这位大成就者已经表明他不需要马尔巴的供养，但是马尔巴却坚持劝请那洛巴，希望那洛巴接受他为了做供养而从西藏带来的大量黄金。那洛巴接受了那些黄金，然后却不在意地把黄金抛到树林里去。想到自己多么辛苦才累积了这些黄金，马尔巴心里觉得有些失落。看到马尔巴的反应，那洛巴立刻找回那些黄金，然后告诉马尔巴：「我不需要黄金。但是如果我需要的话，其实整个大地都是黄金。」接着他就用脚跺了一下地面，马尔巴见到整个周围的土地都确实变成了黄金。

还有另一次，当马尔巴在附近睡觉时，那洛巴在空中示现了喜金刚和九位化身本尊的坛城。那洛巴迅即叫醒马尔巴，告诉他说：「儿啊，你的个人本尊喜金刚来了。你要向他顶礼，还是向我顶礼？」马尔巴选择向如此清晰生动显现在面前的喜金刚坛城顶礼，而不是向他每天都见面的上师顶礼。那洛巴因而喝斥他，指出本尊的景象只不过是来自上师本人的示现而已。马尔巴立刻完全了解：首先，因为上师他才有能力见到本尊，而且一般来说，见到直接引导行者的大恩上师，远比见到无数证悟的本尊要来得更殊胜。因此，马尔巴简直对他当场一时冲动决定向喜金刚坛城顶礼，而不是向那洛巴顶礼而感到后悔至极。

那洛巴视马尔巴为心子的特别关爱，培养出了一位稀有卓越的心灵大师和大译师。伟大的西藏历史学家觉囊塔纳那沙（Jonang Tārānātha, 西元1575-1634/35）后来做了评论，谈到马尔巴大译师有三个重要的特质是西藏其他伟大的翻译家所没有的。首先，马尔巴在印度接受了正规仪轨修持的广博训练，包括绘制坛城、制作朵玛（tormas）等。再者，马尔巴领受到来自许多不同传承的阐释，这要感谢那洛巴指示他去跟随很多其他的成就上师，让他能够提供许多不同角度而范围极广的理解方式。第三，马尔巴在印度的精神导师们，不只传给他当时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各种密续教法，也传给他当时被严加保密的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个人指引。这使得马尔巴的智识理解达到无与伦比的深度。这三个特质让马尔巴有能力做更多远超过翻译典籍的事情，这一点从在他带领之下达到证悟的弟子身上就可以清楚得见。

建於十五世紀的西藏江孜萬佛塔中的密勒日巴。攝影／Christian Luczanits

瑜伽主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
满意歌

祈请尊圣上师身，加持乞儿山中居，
吾乐亲友无人理，吾苦仇敌亦不觉，
若能死于此山间，修士心意满足矣。

友朋不知我老去，吾妹不知我罹病，
我尸周围无人绕，我死不闻人哭泣，
若能死于此山间，修士心意满足矣。

无人之境崖洞中，乞士所发此死愿，
愿能利益诸众生，若成心意满足矣。

当马尔巴停留在印度的时间结束时，那洛巴向他的心子最后一次慈爱地告别，预言说虽然马尔巴亲生的孩子不会活着持续他的家系，但是他的精神之子将会如同大川一般传下他的教法，只要佛法在世，就有他的教法。那洛巴正式宣告马尔巴是他的传承持有者，并且更进一步地预言：每一代的弟子都会比上一代更优秀。

西元1097年，马尔巴圆寂于西藏，享龄八十五岁。但是，就如那洛巴所授记，马尔巴佛法传承的大川滚滚流动，每一个精神子嗣的后继世代都持续让此川流更加稳固、更加强大。

密勒日巴：瑜伽之主
（西元1028/1040–1111/1123）

马尔巴最首位的弟子密勒日巴，至今依然是西藏最广受尊崇的心灵大师，而且普世公认为西藏最殊胜的瑜伽士。融合了来自马尔巴自身的丰沛佛法之流，密勒日巴的禅修洞见和对修持的完全奉献，现今仍在噶举传承中传续着。

密勒日巴出生于西元十一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拥有产业的富裕商人家庭的独生子。他的诞生是件令家族欢悦的喜事，因此他的父亲将他命名为「闻喜」（Thöpaga），这个名字会一直跟随着他，直到后来他被称为密勒日巴为止。过了一段奢华享受的幼年生活后，在他七岁时，父亲的亡故使年幼的密勒日巴陷入被剥夺一切的悲惨生活中。

密勒日巴的父亲在遗嘱中指定，在密勒日巴成年之前，由密勒日巴的伯父和姑母来管里他庞大的财产，等到密勒日巴成年后，所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要完全交给密勒日巴。无视于公理正义和公众的看法，密勒日巴的姑母和姑父把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和货物占为己有，并且迫使密勒日巴、他的母亲和妹妹做他们的仆人。这段时期的西藏没有中央政府，西藏的重要地域落入地方性人物的操控之下，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内，他们的权势是毫不受限的。这个高度地方统治的系统，给了肆无忌惮的无耻之徒非法剥削的极大空间，并且让被剥削者没有被保护的希望。

当密勒日巴成年时，他的母亲发起了一次聚会。聚会中，她让她丈夫的遗嘱和声明被大声地读诵出来，并且正式请求履行这份遗嘱。她对姑母、姑父要有良心的呼

吁，和对当地社会道义支持的恳求，结果一败涂地。姑父不但不承认他们的继承权，还训斥殴打她以及密勒日巴和妹妹。因为受到姑母、姑父和他们凶狠好斗的儿子们极大的威胁，众人选择不去支持她的请求。由于已经用尽所有方法来保护她的孩子不受强势的姑母、姑父的虐待，无计可施之下，密勒日巴的母亲只好转而求助于弱势者最后的依靠——咒术。无论是为善为恶，咒术的运用在西藏有很长远的历史，甚至早于七世纪时佛法的出现。为了寻求这个传统的支助，密勒日巴离家去向一位威力强大的咒师学习，从此再也没能再见到他的母亲。

密勒日巴为了替家人报仇而学习咒术，而且他的训练极其成功。借由施展咒术，密勒日巴把姑父家的屋顶掀走，当时他的表兄正在那里庆祝他的婚礼。包括表兄和新娘在内，他总共杀了三十五个人。但是密勒日巴的母亲还是不满足，她要求他也要施展降雹术。密勒日巴照办了，他完全摧毁了村子整年的庄稼，而且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他咒术的力量要比他亲戚的蛮力要强上许多。

但是不久之后，密勒日巴就对自己在他人身上造成的伤害极为懊悔，开始深深地忧虑自己身上会有的业报。在密勒日巴的时代，佛教已经逐渐渗入西藏文化有四个世纪的时间，对于业力基本原则的理解已经成为西藏生活结构中的一部分。因此，密勒日巴知道他的杀人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为他自己带来同等痛苦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就算不发生在这一世，也会发生在未来世。这个清楚的认知促使密勒日巴去寻求佛法的教导，那将使他超越由业力驱动的轮回流转，并且得以利益他人，而非伤害他人。密勒日巴换了一位又一位的老师，最后他来到马尔巴大译师的家中，这位无限大恩上师的善巧引导，将会让密勒日巴既圆满他自身的目标，也能圆满他利益众生的目标。

西元2009年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在创作《密勒日巴传》舞台剧剧本时，画下这幅密勒日巴的画像。

虽然在密勒日巴请求成为他的弟子之前，马尔巴就已经在梦中获得了密勒日巴是一位优秀弟子的征兆，但是一开始时，马尔巴却让密勒日巴经历一段长时间的严酷磨难。因为他了解密勒日巴必须尝受艰辛的经验，才能够净化他过去的行为所累积的恶业，尽管密勒日巴来的时候背负着沉重的业力包袱，马尔巴却有能力带领密勒日巴步向证悟。马尔巴以他的大悲心，为密勒日巴安排了一条可以追随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带领密勒日巴达到人类可能获得的最高成就——证悟。

虽然马尔巴对密勒日巴的处置，从表面看来非常严苛，但是马尔巴以他洞澈一切的智慧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的心子将会更加受苦。马尔巴不仅命密勒日巴独力建造石塔，之后还要他一

这幅十八世纪画作中的五十个小场景，展现了密勒日巴（西元1052-1135）生平的不同情境。摄影／Bruce M. White

次又一次地把塔拆毁然后再建起来，到后来密勒日巴的整个背上都是严重的疮伤。即使在这样的时候，马尔巴也仅是放一块布在密勒日巴背上，并坚持他必须继续完成他的工作。马尔巴一再拒绝给予这位心子他急切渴求的佛法指引，而且表面上对待密勒日巴极为轻蔑鄙视。

马尔巴和密勒日巴之间的关系或许成果极为丰硕，但是这却不能成为大部分上师和弟子关系的准则。不仅马尔巴是一位稀有卓越的老师，密勒日巴也是一位稀有优秀的弟子。马尔巴就曾亲自告诫密勒日巴，他对待密勒日巴的方式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弟子。在八次导致密勒日巴深深绝望的不同经验中，他对马尔巴的信心自始至终都丝毫不曾动摇过。最后，当密勒日巴被推到濒临自杀的边缘时，马尔巴欢喜地宣布接纳密勒日巴为他的弟子，并且授予密勒日巴所有他需要的佛法、密续灌顶和个人口诀指引，甚至还供给他闭关所需的资具。

密勒日巴开展出完全断舍世俗牵挂的出离心，这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痛苦经历，他对自己害人之行的强烈悔恨，以及他从马尔巴那里领受到的佛法所提出的观点等等的结合。密勒日巴在白雪复顶山崖的洞穴中独自闭关，他仅仅披着单一块棉布，坚持不懈地修练着马尔巴教导他的瑜伽修持。收录在他《十万歌集》的道歌里屡屡迸发的喜乐之中，密勒日巴传达了他由衷的体会：他从修持正法所获得的，远超过他抛下世务所舍弃的一切。

密勒日巴在无法想像的严酷环境下坚持他的禅修。有一次，他向他的妹妹如此解释他的修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极为慈悲，就像我们敬爱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如果我必须经历一点像这样的困难，才能够让他们从他们的痛苦中解脱，那么这真的不算什么。其他人或许会觉得我很可怜、令人厌恶，像山上的野兽一样，但是这却让十方的诸佛菩萨都欢喜。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了。」

多年来，密勒日巴在极寒冷的气温下靠着吃煮熟的荨麻维持生命，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保护他不受大自然伤害，他所拥有的只有他那破烂的布衣，以及他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必须觉醒的强烈决心。然而，这个由他领受到的佛法所驱动的强烈决心，就足以让他觉醒，使他能以自身活生生的实例来鼓舞无数人，让人们看到即身成就彻底的个人转化是有可能的。

岗波巴：身心療癒者（西元1079–1153）

这幅十六世纪的唐卡中，冈波巴与他的心子杜松虔巴并坐。鲁宾美术馆F1997.39.4 (HAR 561)。

密勒日巴有两位主要的弟子：冈波巴（也称为达波仁波切），以及惹琼巴（Rechungpa）。这两位一起被形容为如同太阳和月亮，各自放射出独特的光辉照耀着世界。这两位当中，冈波巴被称为密勒日巴的如日心子，正是他光灿的风范，透过共同以他为名的「达波噶举」各传承闪耀至今。

就像他的上师密勒日巴一样，冈波巴会去追寻佛法，是因为直接体验到人类最直接刺骨的伤痛。西元1079年，冈波巴诞生于中藏的涅地（Nyel），是一个有悠久辉煌历史家族的长子。所有人都说他是个聪明、爱追根究柢的年轻人。由于看出他天资聪颖，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家族供他接受范围极广的教育，也让他接受他的家族中许多成员都从事的医疗专业领域的训练。二十二岁时，冈波巴已经公认是一位精通医术的医生，他成了婚，也全心投入一家之主的生活。婚后不久，冈波巴和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在家庭上和医疗事业上，冈波巴看起来好像已经为成功的人生建立了基础。但是，当他的孩子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爆发了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整个地区重大的伤害。身为当地着名的医生，冈波巴照料一个又一个的病人，但是即使将他的医药知识完全派上用场，都没办法抵御这场疾病的威力。眼见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受苦然后死亡，落入疾病冷酷无情的手中，冈波巴发现他自己无力提供任何协助。

身为一个倚赖他的知识方能控制并与疾病搏斗的医生，仅仅是这个经验，就足以激发这个年轻的医生对存在的价值产生质疑。但是当传染病袭击他自己的家庭时，冈波巴直接面临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这将更深刻地穿透他灵魂的核心。第一个染病的是他挚爱的儿子。所有的药都没有用，冈波巴被迫经历全世界的父母最恐惧的事情：必须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悲痛欲绝的冈波巴亲自带着小小的尸体来到坟场，为他的儿子祈祷，然后返家。当他踏进家门时，他的心已经被这个经历沉沉地重压着，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女儿现在也卧病不起，染上了相同的疾病。几天之后，她也死了。再一次地，冈波巴抱起这个他曾经投注如此多关爱和希望的孩子，带着她前往他带儿子去的相同地方。

岡波巴大师

岡波巴
公開開示：珍珠寶鬘

噶舉傳承在「公開開示」（tsog chö）體裁的教法典籍上特別豐富多量，這樣的文體記錄了上師們對大批聚集在一起的弟子所做的口頭開示。這樣的開示，是岡波巴等噶舉上師們藉以照護弟子所組成的團體所用的一種重要方法。這些典籍也讓我們這些後人，即使在過去的上師們已經圓寂之後，還能如親傳弟子一般和這些上師產生連結。下文即是摘錄自岡波巴大師的〈公開開示：珍珠寶鬘〉（Dharma for the Community: A String of Pearls），這是岡波巴大師傳授的一系列二十篇教導，每一篇都各自是一顆明潔閃耀的珍珠。岡波巴的主要弟子之一喇嘛拱楚（Lama Gomtsul），說他自己「確實地寫下上師所說的內容，沒有增加或省略任何一個字」，讓我們也能嘗到微妙佛法的珍貴滋味，就如怙主岡波巴親賜一般。

要体悟到佛果，即使在一开始时，你都需要发愿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努力。要体悟到佛果，在中间时也是一样，你需要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努力。同样地，最后当你已经体悟到佛果时，除了为众生的利益而努力之外，别无其他。

因此，一开始时，要禅修死亡和无常。中间时，要禅修轮回的过患。最后，以慈心、悲心、菩提心，只以众生的利益为目标而努力。这就是培养世俗菩提心。

当你在培养胜义菩提心时，必须具备这三者：过去世的锻炼、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上师的加持。如果你在过去世没有受过锻炼，你就不会有现在的闲暇和圆满，以及善趣的七种特质，所以过去世时你必须做累积资粮的大量修练。再来，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努力，你将会被留在怠惰之道，而且不会到达圣者之道。如果上师的加持没有进入你心中，你所有的善功德都不会增长。你哪里都到不了。无论显现什么功德，都将消失，而你的福德将会像洒出去的水那样渗漏流失。

就如经典所说：

> 如果沒有上師，就不會有從輪迴中解脫
> 一艘沒有划槳人的船
> 不會渡到彼岸

因此，首先在过去世时就已经修练，你自己要精进修持，以及依止一位具格的上师。由于密咒之道的圆满就是三昧耶，要尽力守护你的三昧耶。仅只是知道口诀指引的文字是没有利益的，那就像鹦鹉在念诵一样。因此，既然上师们自己是透过实修而获得成就，我们也要透过对上师的虔信让自己的心中获得加持，并且如同我们接受的指示般地去做修持。这么做之后，将会显现各种不同的成就征兆。那洛巴依止他的上师帝洛巴十二年，而且修持对上师的虔敬心。虽然帝洛巴并没有直接给予指引，由于对上师的崇敬，那洛巴就是如上师所说的去修持，许多不同的成就征兆因此而显现。

如此，当一位具格的上师，和一位堪为法器的弟子会遇时，所有的善功德将会在这位弟子心中树立，就在顷刻之间……

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法。

当他一返家，他发现他的妻子也出现传染病的症状。她的情况迅速地恶化，而且很快就濒临垂死边缘。虽然冈波巴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她的妻子却在生命的边缘徘徊，每一口气都在奋战而且痛苦不堪，但是仍没有办法放下。当冈波巴清楚察觉她只是在拖延那必然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只会让她自己受更多的折磨，冈波巴问她，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贪恋她正在衰坏的身体。她回答说，是她对冈波巴，对她丈夫的执着，使得她无法平静地准备好前往她的下一生。她说，她临死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冈波巴将他的余生都献身于佛法的修持，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家庭。冈波巴回答说，在她走了之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出家为僧，并将他的人生都用来修持佛法。他的妻子非常欢喜，但还是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担保，她要求冈波巴在一个证人面前发誓他会做到他所说的。在他如此起誓之后，她就安详地长眠了。于是，冈波巴埋葬了他脆弱的家庭中最后一个成员。

妻子亡故之后，冈波巴为她造了一座塔，安顿好他所有的俗务，然后动身去追寻佛法。就像这样，冈波巴对一般俗务的出离心就是深刻地奠基在他的领悟上：世间的知识完全不足以扫除他最想保护的那些人所经历的痛苦。

他开始进行独自一人的闭关，此时就清楚展现出他具有禅修的绝佳天赋。但是冈波巴发觉学习和个人的口诀指引将会对他很有帮助，于是他前往当时修持和学习噶当派教法极昌盛的中心——遍玉。

冈波巴从噶当派的上师处领受到出家戒，然后让自己沉浸在学习重要的噶当派论典和续典中。他一开始是想向格西波托瓦（Geshe Potowa）学习，但是之后很快就在许多噶当派着名的大师座下接受训练。到了某个时候，冈波巴决定要把更多的时间投注在修持上，于是搬离寺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据说在这段期间，他对佛法的渴求是如此热切，他白天学习佛法，晚上就做禅修。冈波巴不断持续进行着禅修，他的专注力已经开展到可以持续保持集中注意力整整十三天之久。

有一天，冈波巴无意间听到三个乞食行者在赞颂一位名叫「密勒日巴」的伟大瑜伽士的功德。仅只是听到说出密勒日巴这个名字的声音，就唤醒了冈波巴心中一股难以抑制的虔敬，这个感受强烈到让冈波巴真的晕了过去。冈波巴在听到密勒日巴名号时的激动程度，在一些书本中被比为就像一个年轻人首次见到一位美丽女子时心中的感觉。当冈波巴恢复知觉时，他顶礼再三，然后坐下来禅修。尽管他一向具有极强的专注力，现在冈波巴却无法让心保持平静，想要见密勒日巴的念头让他心旌动摇。那天晚上，当他试着再次禅修时，他的心自然地进入一种三摩地的状态中，那和他过去已知的境地是截然不同的，冈波巴初尝了即将到来的成就之味。

在想亲见密勒日巴并坐在他足前的一股渴望驱动下，冈波巴横越西藏来到遥远的西方，最后终于见到这位伟大的瑜伽士。和密勒日巴初见他的上师马尔巴时的情况完全相反，密

岡波巴的生命晚期都在達拉岡波旁這些山巒的峰影下傳揚佛法。
攝影／Tenzin Dorje

勒日巴立刻接纳冈波巴为他的弟子。那时，密勒日巴宣告：冈波巴将会让传承的教法传遍十方。由于冈波巴自己的生命历程、他的出家，以及全心投入修持噶当派教法的出离心和慈悲心，当冈波巴来到密勒日巴面前时，他已经完全准备好成为一个法器，来接受密勒日巴所要教导的一切。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密勒日巴就已经将他的教法传给热切而善于领纳的冈波巴，并授与他修持那洛六法的完整指导。冈波巴在密勒日巴座下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密勒日巴知道冈波巴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就送他去闭关。

当师徒二人分别时，密勒日巴告诉冈波巴说，他有最后一个口诀还没有传给任何一个弟子。就在冈波巴要离去时，密勒日巴把他叫回来，告诉冈波巴说只有他不会浪费了这个口诀。就在冈波巴满心期待地坐下来等待指导的话语时，密勒日巴将背转向冈波巴，掀起他的布衣，露出密勒日巴在自己多年的精进禅修中已经变硬长满老茧的屁股。密勒日巴告诉冈波巴说，我拥有的最甚深的指引就是——禅修。

约定好要再次回来见密勒日巴之后，冈波巴离开了，他将这个指引深深地忆持在心中。结束山中的闭关后，冈波巴起程回去见这位唤起他心中深切虔信的上师，但是他却在途中听说密勒日巴已经圆寂了。一听到这个噩耗，冈波巴伤心欲绝，泪水潸然而下。

虽然现在少了这位在他追寻证悟时深深启发他的上师的当面指导，冈波巴并不缺少任何他需要的灌顶、口诀或是加持，而且对于将生命用在修持上坚定不移。有七年的时间，冈波巴在一处叫做欧卡（Ölkha）的地方修持大手印和其他密勒日巴传给他的禅修法。

接下来，冈波巴就继续前往将来会成为他主要法座的达拉冈波（Daglha Gampo）。他准备在那里进行封门的闭关，在这样的闭关中，他会待在一个完全以泥封住的房间里，房间只会开一个用来递送食物的小洞。冈波巴原本计画要把自己封起来闭关十二年，一直到他在胜观中见到空行母，空行母劝告他说用十二年的时间来弘扬佛法，会比花十二年进行封门闭关更有利益。

那时，噶当派的格西、瑜伽行者和一般的僧人开始到达拉冈波来寻求冈波巴的心灵指引。冈波巴以他自己的了悟和传承的加持，给予弟子当时西藏没有其他心灵上师所能传授的：将噶当派的观点和大手印的禅修指引融合为一的教法。借由结合噶当

派和大手印，冈波巴创造了融合显经和密续，以及了悟心性本质的直接指引的一个强力结合。

从那时起，冈波巴利益众生以及传扬佛法的行谊日益增长宽广。在冈波巴的许多弟子当中，自身已达到证悟的是三位来自康区的卓越大师：杜松虔巴（西元1110-1193）、帕莫竹巴多杰嘉波（Phagmodrupa Dorje Gyalpo, 西元1110-1170），以及沙通修恭（Seltong Shogom，生于十二世纪）。另外，冈波巴的侄儿喇嘛贡楚（Lama Gomtsul），也就是竹清宁波（Tsultrim Nyingpo, 西元1116-1169），也因其自身的卓越能力成为一位上师，并且在冈波巴圆寂之后承担起照护冈波巴寺院的责任。

在一段相对上极短的时间里，冈波巴就实际带领着数千位弟子，达拉冈波也成了佛法事业兴旺昌盛的中心。冈波巴对佛法的阐述，是奠基在丧失家庭对他造成的深刻冲击上，使他清楚地觉知到有情众生遍一切处的痛苦。然而，他照护的佛法团体的整体规模，就指出了冈波巴能够善妙地超越他自己个人生命中的特殊历程，与数量庞大的弟子产生连结。事实上，冈波巴身为老师的善巧手法中一个主要的特质，就是他能够以极清晰直接的方式来传达佛法的真理，让许多不同成熟度的闻法者都容易领会。冈波巴的教法闪耀着他自身的体验和了悟中的清新鲜活，这在他给予的开示纪录中可以明显得见（请见50页）。

直至西元1153年圆寂时为止，成年后的冈波巴奉献出他全部的人生，以确保他人也能够找到方法将他们最痛苦、最艰辛的经验转化为利他的泉源。如此，密勒日巴这位如日心子的灿烂光辉，数百年来持续光彩闪耀，为世界带来光明和赐予生命的温暖。

冈波巴大师的教法由传承上师的「黄金珠鬘」所传下，这些上师让现今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学习到达波噶举的教法。西元2010年12月，在菩提迦耶举行的「噶玛巴九百年」开幕式中，斯蒂芬史东（Stephan Storm）和噶玛列些林佛学院（Karma Lekshey Ling Shedra）将这整组黄金珠鬘的圣像供养给第十七世噶玛巴。
摄影／Liao Kuo Ming

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Shelley 和Donald Rubin收藏。Himalayan Art Resources www.himalayanart.org

5·第一世噶瑪巴
杜松虔巴（西元1110-1193）

九百年前，西元1110年时在藏东白雪复顶的群峰之中，诞生了一位心灵大师，他对众生的大悲心将对藏传佛教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位伟大的圣者，就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Dusum Khyenpa）。他创立了刻意转世的制度，让弟子能够认出上师的转世者，这个制度形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藏传佛教的支柱和基础。

佛教教导：诸佛菩萨的唯一目标就是引导众生证悟。自佛陀的时代开始，无数的菩萨已经圆满他们在悲心和善巧方便上的修持，并且全心全意地照护他们的弟子，但是当圆寂之时来临，他们就必须将继续照护弟子的责任交给其他人。不过，一旦这样的圣者达到了某种层次的精神成就，他们就有能力在死亡的过程中保持明觉，并且有意识地选择他们的投生之处。这样的能力，让这些圣者可以在他们圆寂之前就指出他们下一世的投生地点，如此，他们就能够清楚无误地被认证，并因而能接续对弟子们的指引，以及他们在这个世间更广阔的事业。这就是「转世上师」一词的意义。如达赖喇嘛尊者和法王噶玛巴等西藏的转世上师，已经行持这样的制度超过十二世以上。但是在佛法流传于世的前十五个世纪，没有一位大师构想出这样能生生世世照护弟子的理想方法，一直到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由于他对弟子福祉的全心奉献，以及身上担负着让教法持续的重任，杜松虔巴以极有创意的方式创立了这样的方法。

杜松虔巴所穿的僧袍（保存於藏東）。圖片提供／Rokpa

杜松虔巴对身为众生精神导师满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行谊和开示中是显而易见的。有一次，杜松虔巴和他的同窗从他们的上师达波仁波切，也就是怙主冈波巴处领受教导，在这

次教导中，冈波巴指出了大悲心是一位精神导师不可或缺的功德之一。就在同学聚在一起讨论这一点时，杜松虔巴提出了他对其中含义的理解。杜松虔巴的看法是：以一位精神导师来说，即使是为了一个弟子而必须亲身到地狱去，他都会十分乐意这么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上师都不会舍弃他的弟子。

过去的九百年来，杜松虔巴完全无愧于他自己对「众生精神导师」所下的定义。事实上，他确实证明了他自己即使是在死亡之际，都不愿舍弃他的弟子。杜松虔巴在西元1193年圆寂后，刻意转世为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Karma Pakshi），而且极清楚地表明他实际上就是第一世噶玛巴的转世者。从那时起，他就不间断地一再转世为噶玛巴，九百年来一次又一次重返世间，为了众生和佛法的利益而致力于广大的殊胜行持。

佛教史上第一位留下讯息指出自己将会投生何处，使弟子能够找到他的转世者的圣者就是杜松虔巴。他也是在转世后向过去的弟子们指认出自己的第一人。但是，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许多伟大的上师采行这个制度，将其视为完成许多利生目标的一个极具成效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些上师的转世传承，现在的藏传佛教将会有极为不同的面貌。

這尊保存在西藏囊謙列巴寺（Ripa）的杜松虔巴聖像，被譽為「會說話的聖像」。由於它的加持力，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挑選了這尊古老聖像，在特殊的噶瑪巴九百年活動中代表噶瑪巴傳承。攝影／Karma Lekchoe

以弟子们可辨识的状态刻意转世，使得上师们能够和弟子保持长期多生多世的关系。虽然在每次新生时，这位上师必须经历生理成长的自然阶段，他们以远超过他们生理年龄的心理成熟度来开始这样的过程。这让他们能够快速接续他们上一世身为弟子精神导师的角色。借由重新继续和这些弟子的关系，他们可以确保自己能回到具备最强的业力和社会基础的状态下来利益众生。同时，他们也可以继续所有他们在过去世所着手进行的大型计画，例如扩建他们的寺院、佛学院或闭关中心，以及关照他们所持教法传承的整体弘法事业。

佛教系统在西藏能够空前长久，要归功于这些转世传承不可思议的适应力。许多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已经挺过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势狂乱的变动。到了二十世纪，在丧失过去于原生地支持它的所有物质条件的情况下，藏传佛教设法在流亡中重建起来。人类具有比庞大系统更快适应的能力，每一位转世传承中的新上师，都会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活的适应力来回应变动的历史情势，同时又不失去界定他们传承最重要的宗旨和方向，而这一切就是最初促使他们转世的原因。如此，透过不间断的传承让西藏人传下他们一千多年前从印度带回的教法，并且将依然有极密切关系的佛法传统再带回印度，转世制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教言

圆满成就正等正觉的释迦摩尼佛所宣说的所有教言，无一不是调伏自心的方法。劝导和观察你自己的心是极为重要的。

刚开始时，让动荡不安的心安定，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让心稳固地安定是很重要的。最后，让这样的稳定性增长的个人指引是很重要的。

必须以听闻所生的智慧，认出你的痛苦；必须以思维所生的智慧，制伏你的痛苦；必须以禅修所生的智慧，从根断除你的痛苦。

仅只是领受到个人指引是不够的，实际去修持这些指引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切归纳起来即是如此：当你躺在临终的床上，喝着你的最后一滴水， 身边围绕着亲人，吸进你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你必须从光到下一道光，从喜乐到另一重喜乐，你必须有本尊和空行母伴随着你。

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要自己掸去我们衣袖上的雪。

——摘錄自杜松虔巴的公開開示

西藏八蚌寺一系列描繪噶瑪噶舉傳承上師的唐卡中的杜松虔巴唐卡。

这个多生多世照护弟子和传承的方法，现在看起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但在杜松虔巴的时代可不仅是不那么理所当然而已，那根本是前所未闻的！为了完全了解第一世噶玛巴是什么样的圣者，我们要在心中浮现这样的身影：他，对世界的利乐安康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望，对自己要身体力行达成这个目标有如此坚定的许诺和承担，这样一位充满创造力的思想家，他开创了一个过去无法想像的方法来具体实践这个理想。

杜松虔巴的生平

西元1110年，杜松虔巴诞生于藏东，母亲为拉拓桑蒋（Lhathok Zagang Jam），父亲为贡巴多杰衮波（Gompa Dorje Gönpo），出生地为现在甘孜县生康区（Dreho, Kham）雪山环绕的哲谢地方（Dreshö）。不像马尔巴噶举传承中前面几位祖师那样，杜松虔巴的家庭十分平凡，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但这个家庭在精神修持上自然的倾向和天赋，比在世间的成就上要强上许多。他的父亲是一位特别精进的修行者，他们给这个孩子命名为「给佩」（Gephel），意思即是「善增长」。

杜松虔巴于藏东的寺院潘普寺（Pangpuk）中的主尊杜松虔巴像。图片提供／Rokpa

他的双亲希望确保他能够配得上这个名字，因此从一开始就把教导他佛法作为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父亲最主要的修持是大威德金刚（Yamāntaka），他的母亲则被称为是一位天生的瑜伽女。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养育长大，杜松虔巴从一出生就是沉浸在佛法中。十一岁时，他从父亲和谢饶贡（Sherab Gön，一位亲戚，也是位虔诚的修行者）那里接受了大吉祥天女（Palden Lhamo）修持的灌顶和指引。当他在进行这项修持时，杜松虔巴直接见到了大吉祥天女的示现，这暗示了他未来生命中会到来的成就。

艰苦的青少年時期

虽然童年的岁月帮助年幼的杜松虔巴，为未来将会十分优越的佛法事业做好准备，但是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协助他准备好去面对青少年时期会发生的情感风暴。他生命中这一连串的事件，在他的传记中通常被省略掉，或许只是很隐晦地，或者多半很委婉地说成是「降伏他的敌人」。关于这个「降伏」，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出现在由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汇编的杜松虔巴行谊赞中。这份记述指出，杜松虔巴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一段极剧烈的内在骚动。在一个实在太过普遍的老套剧本中，这还是令人非常痛苦：让杜松虔巴浪漫多情深陷其中的年轻女子，爱上了其他人。传记中的描述是：情敌把这个女子从他身边「偷走」了。杜松虔巴对这件事的反应，展现出所有狂烈忌妒的表征，他想找到方法去杀掉这个人。运用密勒日巴也同样施展过的咒术黑法，杜松虔巴设法达成他的目标，而这个人也真的死了。事发之后不久，杜松虔巴毅然决然地抛弃在家的生活，在十六岁的时候领受了出家戒。

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详细描述杜松虔巴这段时期的内心状态，但是随后发生的事件却显现出当一个人失去了强烈执着的对象时，通常会出现的排山倒海的贪着和不可控制的愤怒，正牢牢地箝制了杜松虔巴。然而，在这个事件之后他选择出家，就显示这个经历唤醒了他心中一种深刻的感受，他体会到将一生都用在追求那些贪着的对境是毫无意义的事。他对于自身烦恼造成的破坏力的直接体验，无疑是为佛陀教法中的真理提出一个亲身经验的有力证明，佛陀教导：痛苦的成因存于内心，快乐的成因也同样存在于此。

认知到经历剧烈的痛苦是因他自身的烦恼而起，杜松虔巴怀着对这一点的坚定确信，毅然决然地将世俗生活抛在身后，进入佛门。他在哲霍确吉喇嘛（Dreho

Chogi Lama，西元1056生）的座下受戒成为沙弥，这位七十岁的喇嘛是伟大的西藏翻译家俄大译师罗登谢饶（Ngog Lotsāwa Loden Sherab, 西元1059-1109）的弟子。在领受出家戒之后，杜松虔巴生起了一个胜观，胜观中佛陀授予他一顶黑色的宝冠。他后来仿照胜观中宝冠的样式制作了一顶实体的宝冠，这成了与噶玛巴世系有关的第一顶有形宝冠。此时，他得到了「噶玛巴」（行佛事业者）的称号作为他的密名。

追尋佛法

受戒三年后，杜松虔巴启程前往中藏，到以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禅定修持着名的地方去。他所不知的是，就在同一时间，一个名为帕竹多杰加波（Phagdru Dorje Gyalpo, 西元1110-1170），或称帕莫竹巴的康区同乡，也同样从康区长途跋涉到中藏去追寻佛法。这两个同年出生的人，后来会在离乡遥远的中藏地区里当时主要的学习中心吐龙（Tölung）相逢。他们成为非常亲近的道友，而且后来都依止冈波巴为他们的精神导师。经过一段时日之后，会证明杜松虔巴和帕莫竹巴最有助于守护冈波巴传承的未来。杜松虔巴建立了噶玛噶举传承，而帕莫竹巴训练的弟子后来会建立竹巴噶举（Drukpa Kagyu）和直贡噶举（Drigung Kagyu）传承（噶玛噶举、竹巴噶举和直贡噶举，是至今仍极昌盛的三个源自冈波巴的最大传承。）

接下来的九年中，杜松虔巴全心全意沉浸于学习中，首先是专注在主要的佛教哲理典籍，之后则埋首于续典。历史的这个时点，正好是西藏经历文化自信和精神成熟风起云涌的时刻。西元十二世纪时，中藏有特别多极具影响力的大译师，他们以自身的优秀特质成为重要的老师和作者。在吐龙时，杜松虔巴跟随当时最杰出的老师们研读最困难的印度论着。在如嘉玛尔巴（Gyamarpa，西元十一世纪）和他卓越的弟子恰巴确吉森给（Chapa Chökyi Senge, 西元1109-1169）等这样杰出学者的座下，杜松虔巴学习了无着菩萨的着作和其他重要的哲学着作，因而对大乘佛教思想的两大流派「唯识」和「中观」的见解有了清晰的理解。

在完成这些典籍的学习之后，杜松虔巴前往噶当派主要的中心遍玉。由于他是一位特别被看好的学生，十二世纪时中观应成思想最伟大的倡导者帕萨大译师教导他龙树菩萨的六大论着。之后他又以六年的时间，在噶当派大师格西夏洛瓦（Geshe Sharawa）的座下学习噶当派的典籍。此外，他还学习续典，领受了一套与《时轮金刚续》有关的六瑜伽修持，也学习《卡卡穆喀玛哈嘎拉续》（Kākamukha Mahākāla tantra）。

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所用的修法用的鼓。圖片提供／Rokpa

冈波巴的弟子暨杜松虔巴的法友帕莫竹巴多杰加波，在这幅十四世纪达隆派（Taglung）画风的唐卡中，为虔敬的情景和禅修的本尊所围绕。鲁宾美术馆藏C2002.24.3 (HAR 65119)

这段期间，杜松虔巴领受了他的比丘戒（这是最高的出家戒）。梅洱持律（Mel Dulwa Dzinpa）担任戒师，而耶谢罗卓（Yeshe Lodrö）则担任轨范师。杜松虔巴透彻地接受僧人的基础训练——戒律，他在这方面的学习极为优异出色，后来也被要求去教导其他人戒律。

會遇岡波巴

到了三十岁时，杜松虔巴决定寻找将会对他有最大恩德，带领他证得最高成就的上师——怙主冈波巴（也称达波仁波切）。在杜松虔巴前往冈波巴位于达拉冈波的法座时，他首先遇到的是冈波巴的侄儿贡楚，并接受他的教导。

刚到达拉冈波时，杜松虔巴等候了两个月才被冈波巴接见。由于已学习了噶当派的教法六年，以及对印度哲理论典有深厚的学识，杜松虔巴来到冈波巴座下时，他已经对佛法具备了智识上强固的理解。然而，当冈波巴最后终于同意见他时，一开始他只给杜松虔巴「道次第」的教导，而这已经是杜松虔巴在噶当派大师座下学习多年的基本课程的一部分。冈波巴并没有授予热切的杜松虔巴任何密传或是特别的口诀，他只是告诉他去修持道次第：「我修持这个。你也应该这么做。」

虽然杜松虔巴或许会期待更进阶或是更深奥的口诀指引，他还是精进地遵循冈波巴的指示。其后，在冈波巴大师传授他金刚乘法教后，他进入为期九个月的独自闭关。只穿着单层的布衣，杜松虔巴全力以赴地修持冈波巴指导的禅修练习。他努力用功于禅修，手中的汗水九个月来从未干过。

多年来，冈波巴大师以无比善巧来引导杜松虔巴，他会在一段时间中给他口诀指引，然后派这个决心坚定的禅修者去独自修持。冈波巴指示杜松虔巴到西藏南部不同的地点去禅修，从达波、沃喀（Ölkha），进入后藏，一直南下到边境地带横跨现在分为西藏、不丹和阿鲁纳查尔邦（Arunachal Pradesh）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由孟王（Mön）所统治，他给予杜松虔巴通行权，这样他就能够随意地遊方禅修。虽然老虎时常在这个地区出没，杜松虔巴仍然十分坚定地遵循冈波巴的指示，而且坚持要继续进行禅修。

獲得確信

如此锻炼和禅修数年后，杜松虔巴前去拜见冈波巴，向上师报告自己的体验并请求进一步的指引。听了杜松虔巴描述他的禅修体验后，冈波巴回答说：「我过去对你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这真是太让人失望了。你必须要继续禅修。」遵循冈波巴的指示，杜松虔巴又继续禅修了六个月，但是他的修境并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当时冈波巴明确表示了他的怀疑，但是杜松虔巴却对自己的体验具有坚定的确信。杜松虔巴告诉冈波巴：「这不可能有错。就算这是错的，我就是要这样禅修。」以此方式，冈波巴引导杜松虔巴达到对自己的禅修体验生起毫不动摇确信的境地。这回，当杜松虔巴再次回去报告自己的体验时，伟大的冈波巴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告诉他说：「儿啊，你已经断除轮回的束缚了！」

杜松虔巴以他在禅修上稀有的坚毅而着称，而且被认为是在大批冈波巴的指导之下修持的禅修者中的佼佼者。虽然杜松虔巴的禅修力为他在达拉冈波的修行团体中赢得崇高的地位，有关他生平的记述中指出，他与许多他的同修建立了亲近而长久的关系。一般而言，他的朋友们都公认杜松虔巴绝对忠于自己所说的话，而且很显然他也使别人对他同样忠诚以待。

杜松虔巴主要是在冈波巴的座下接受训练，同时也有机会见到密勒日巴的另一位弟子惹琼巴（西元1085-1161），并且从惹琼巴那里领受到那洛六法的完整法传，以及其他的口诀指引。

冈波巴自己则授予了杜松虔巴大手印的个人指引，以及金刚瑜伽母（Vajrayoginī）修持的指导。在这些教导之后，冈波巴指示杜松虔巴到遥远的东部，在康区一个叫堪波贡噶（Kampo Gangra）的地方修持大手印。冈波巴告诉他说，这样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

虽然这个时候冈波巴教导的弟子人数众多，但是杜松虔巴对冈波巴的无比虔信，让他们的师徒关系十分独特。在一次杜松虔巴待在达拉冈波的期间，冈波巴将布匹分给三位来自康区的亲近弟子：沙通修恭、帕莫竹巴和杜松虔巴，在冈波巴的弟子中，他们被称为「三个康巴人」。冈波巴指示他们分别用这些布做一顶帽冠。杜松虔巴十分珍视上师给他的布，他费尽心思用这些布制作了一顶他所能想到的最美的宝冠。过了一段时间后，冈波巴召唤这三位弟子，要他们带自己制作的帽冠过来。沙通修恭忘了要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当上师传唤时，他才匆匆忙忙地把布做成帽冠的形状。这时，杜松虔巴带来的是他那顶精心巧制的辉煌宝冠。

杜松虔巴对那匹布所投注的努力，展露了他的许多特质。他对于将冈波巴给他的布变成一顶灿丽华美的宝冠所展现的在意和谨慎，被视为是对他承接自冈波巴的这个

法脉传承的未来而言，一个十分吉祥的象征。这个传承，就是现今的噶玛噶举传承。事实上，杜松虔巴对守护和珍视冈波巴传给他的一切所，付出的努力，已经结出了丰美而长存的果实。这顶宝冠的复制品，至今仍然为噶玛巴所使用。这顶被称为多色帽的宝冠是上师的代表，在许多藏传佛教的修持中，上师都被观想在弟子的头顶上。

失去上師

西元1153年，就在杜松虔巴会遇冈波巴的十四年后，如此慈悲照护他的上师圆寂了。杜松虔巴在沃喀见到冈波巴的侄儿贡楚和另一位名叫帕巴（Phagpa）的弟子时，听到了这个噩耗。紧握着贡楚，杜松虔巴深切地祈请，泪水潸潸落下。就在此时，虚空中显现出冈波巴大师的身影，他们三个人全都清楚地看到了（见左图）。上师令人惊叹的身影大大减轻了杜松虔巴的悲痛，他说：「上师来驱散我的悲伤。」

一聽到岡波巴圓寂的消息，杜松虔巴見到上師的身影（左上角）。魯賓美術館藏Art,C2006.66.6 (HAR107)

此后的每一年，杜松虔巴都会举行冈波巴圆寂的周年追悼纪念，随后也在他自己所建的寺院中立下这样的传统。杜松虔巴不仅是对冈波巴大师抱持着深切的感恩之情和使命感，他也对大师在达波冈波的法座心怀同样的感受。在杜松虔巴的一生中，每当收到丰盛的供养，他通常都会将这些供养送到达拉冈波，以护持冈波巴建立的僧团和建物设施。

在为这位伟大上师的圆寂举行传统习俗的宗教仪式之后一段时间，杜松虔巴忆起了上师曾给予他的指示，要他向东前往康区的堪波贡噶地区去修持大手印。他想要去完成这件事的决定遇到了反对的声浪。由于他们的上师已经不在，而聚集在达拉冈波的大批修行者需要指导，杜松虔巴不需要离开达拉冈波就有极多机会可以利益众生和教法。在他准备出发前往康区时，他的法友们试图要劝阻他。他的老朋友帕莫竹巴苦劝杜松虔巴别去，他说：「如果你去康区的话，你就必须给予很多灌顶，这样会减短你的寿命。」一般来说，如果给予那些没有持守好三昧耶（samaya，密咒戒）的人密续的灌顶，绝对会对赐予这些灌顶的上师的健康和寿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帕莫竹巴担心离开达拉冈波的修行团体后，杜松虔巴和那些不重誓戒的行者互动会有个人的危险。

杜松虔巴回答帕莫竹巴说：「你这么关心我，真的是对我太好了，但是不管我给不给灌顶，我都会活到八十四岁。我不会早死的。」

怀着因他自身的了悟而生起的极大确信，以及对上师无比的信任，杜松虔

巴依照冈波巴的嘱咐起程前往康区，而且事实上，他就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活到八十四岁。

堪波涅南寺。摄影／Tenzin Dorje

返回康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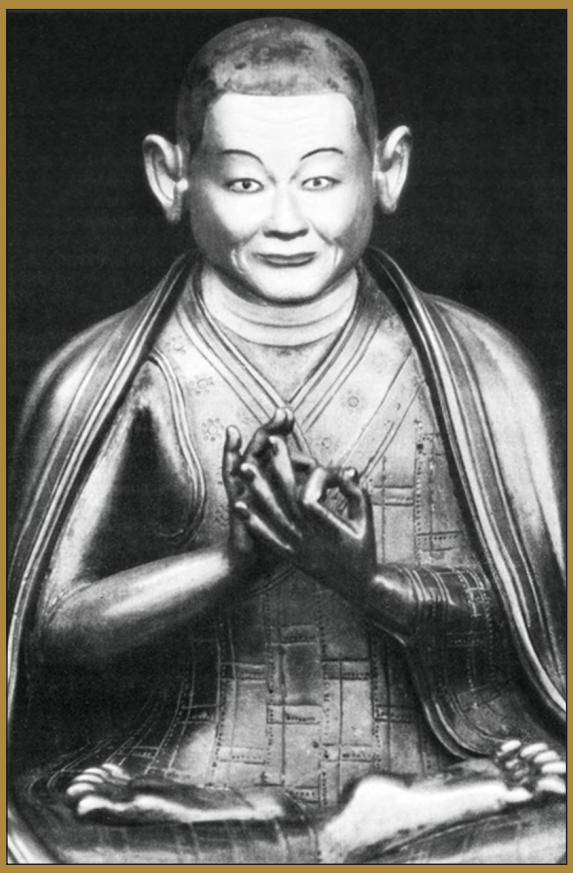
离乡三十年后，五十岁时，杜松虔巴回到了他的故乡康区。就如冈波巴所指示的，他在堪波贡噶地区修持大手印。这段期间内，除了大手印之外，杜松虔巴也修持睡梦瑜伽，而且达到了一种了悟的层次，使他能够消融睡眠和醒觉，以及禅修和日常活动间的界限。他在大手印上的领会则达到了第四阶段——无修的层次。

杜松虔巴回到康区后，许多弟子很快就慕名前来。不久之后，僧团的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西元1164年时，杜松虔巴在缓坡环绕的幽静之地建立了他三个主要法座中的第一个——堪波涅南寺（Kampo Nenang Monastery, 见上图）。杜松虔巴在此建了一座闭关中心和寺院，并将他生命中接下来的二十年全都投注在培育许多前来寻求他指引的弟子，让他们的领会和了悟能不断增长。杜松虔巴的第一个法座堪波涅南寺强烈地充满了杜松虔巴的存在感。一直到今天，每次噶玛巴重新转世回到这个世间时，堪波涅南寺的一块岩石上就会浮现「阿」字（见第八章附图）。

在堪波涅南时，杜松虔巴收了他的心子卓贡惹干（Drogön Rechen）为弟子，卓贡惹干也被称为桑杰惹干贝札（Sangye Rechen Peldrak, 西元1148-1218）。卓贡惹干除了传下杜松虔巴的传承之外，在认证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Karma Pakshi）就是杜松虔巴的转世者一事上，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杜松虔巴那封指出他下一世具体情况的信函，就是交给卓贡惹干。在这封信中，杜松虔巴宣告他将会为了一个人再回来。

除了达成他照护弟子的人生目标之外，杜松虔巴也有力地调停许多纷争，在康区有世仇夙怨的派系间居中斡旋。他善巧的调解，有时甚至仅只是他的出席，就一再化解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和个人冲突。这种使分歧的双方和解的模式，在承继杜松虔巴的历代噶玛巴身上也一再重复出现，这成为他们在世间的事业中极重要的一部分。

到了七十四岁时，杜松虔巴建立了他的第二个主要法座——噶玛寺（Karma Gön）。这整段期间，即使他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法座，杜松虔巴继续将供养送回达拉冈波。有一次，他派送了一支由七十只满载着茶叶的牦牛组成的旅队回达拉冈波。



杜松虔巴（西元1110-1193）。图片提供／Nik Douglas

於中藏的行誼

多年前当杜松虔巴还在中藏时，冈波巴的侄儿贡楚就曾经嘱咐，当杜松虔巴结束在康区的时日后，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应该要返回中藏。由于杜松虔巴始终非常重视老师们给予的指导，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是决定去实践这个指示。当年已经年老的马尔巴在展开他的第三度印度之行时，也曾经展现过相似的超强决心。但是和马尔巴不同的是，杜松虔巴并没有抱着在旅途的另一端和上师重聚的希望，因为那时冈波巴和贡楚都已经圆寂了。虽然他在堪波涅南寺、噶玛寺，和整个地区其他地方的庞大弟子群，提供他多不胜数的机会在康区行持利他的事业，然而，将近八十岁时，杜松虔巴在自己对于何者更能利他的判断力的引导下，踏上了艰险的旅程去完成对上师们的誓言。

当他抵达中藏时，杜松虔巴首先前去达拉冈波，他在那里大量地教学，监督已经年久失修的破损建物的重建工作，并供养寺院一套一百函的泥金手抄本经典全集。

杜松虔巴平息纷争的力量，正是中藏地区迫切需要的。当时同是冈波巴弟子的着名大师喇嘛祥（Lama Zhang），亦名采巴宗竹札巴（Tselpa Tsundru Drakpa, 西元1123/1121-1193）展现出越来越过度自以为是的行为，已经引起社会相当的不满。虽然很多人试图要说服喇嘛祥戒除这样的行为，不过却没有人成功过。但是，在一次会见杜松虔巴时，据说这位极度不循常规的喇嘛祥疯狂地在房间内到处跳跃，他用力扯了杜松虔巴的一根手指，然后立刻就彻底断除了他引人非议的行为。透过成功处理喇嘛祥事件的行持，杜松虔巴为中藏的和平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这段期间，杜松虔巴另一项主要的行谊，就是在拉萨西方的吐龙建立了楚布寺（Tsurphu Monastery），吐龙也就是杜松虔巴年轻时第一个前往学习的地方。楚布寺接下来会成为学习和修持极昌盛的中心，也是对噶玛巴转世世系的持续性而言一个重要的地方。九百年来，每一世噶玛巴的一生中都会在楚布寺住上一段时日。

最後的教導

由于他一生含摄范围广阔的行谊已经圆满，西元1193年时，杜松虔巴将他的书籍和圣物托付给他的主要弟子卓贡惹千，剩余的其他物品，则送给冈波巴传承中的许多

佛法团体。藏历新年的第三天，杜松虔巴对聚集在楚布寺的信众授予他最后的佛法开示，然后抬眼凝视虚空，进入禅定。那天早上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就这样持续住于禅定中。到了中午时，第一世噶玛巴舍弃了他那一世被充分运用来利益众生的身体，接下来，他将换一个新的身体。

这尊等身的第一世噶玛巴圣像是在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的直接艺术指导下所精制，目的是要创造一尊令人生起信心的圣像。摄于西元2010年于印度菩提迦耶举行的「噶玛巴九百年」纪念活动开幕式的舞台上。图片提供／Maia Saabye Christensen

这位伟大的上师圆寂之后，杜松虔巴在达拉冈波的友人和师兄霍拉雅巴（Lholayapa）听说了这个消息。他说：「一个人应该要照顾他朋友的法座。」于是他主动放下他自己的事务，去照料过渡期中的楚布寺。在第二世噶玛巴被找到并重掌职责之前，杜松虔巴的这位友人在照管楚布寺几年中，协助楚布寺度过了这段暂时的过渡期。霍拉雅巴这个宽大的行径，即是最后的一个实证，证明杜松虔巴不仅启发了他的弟子，也鼓舞了他友人的信心和忠诚。

从一个充满疯狂忌妒的青少年，到一个满心深切懊悔的人，杜松虔巴从这样的早年岁月，一直到他决定要以一个新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世间来继续他的利生事业，杜松虔巴展现出了必要的转化能力，这就是一位圣者的真正特质。他对那些受他照护的人所付出的凌驾一切的奉献和承诺，是他住世之时、也是圆寂之时的驱动力量。借由至今都仍是噶玛巴转世世系特质的无限创造力，杜松虔巴开创了一个过去无法想像的方式来引导弟子直至达到证悟。最后，甚至连死亡都无法阻止噶玛巴对弟子和对传续佛法不间断的关切和照护。

第九世噶玛巴旺秋多杰。这幅画像是以在噶玛巴大营地发展出来的画风所绘成，极可能创作于旺秋多杰仍住世时。Shelley和Donald Rubin收藏
P1994.27.1 (HAR 163)

6·第二世至第十五世噶瑪巴

始于杜松虔巴的噶玛巴转世之流，在过去的九个世纪中不断延续。历经历史情势的变动更迭，杜松虔巴后继的每一位转世者都为佛法，以及为他们引导步向证悟的弟子们，找到往前迈进的崭新道路。

走过动荡的时期，也走过和平的时期，噶玛巴的转世者持续回到世间，屡屡顺应时代的变迁，找出最适宜的方式来继续他们利益众生和教法的事业。在噶玛噶举教法极为昌盛的时期，杜松虔巴的转世者在他们的主要法座主持许多盛大法会，也以大型的旅队横越西藏高原，让那些无法前来谒见的人们也能听闻到他们的教法。在充满逆缘的时期，他们仔细观察事态的进展，并找出其他方式来利益众生。当情况对他们的行谊有助益时，他们照护他们的弟子并传授传承的教法；当情况不利于他们的行谊时，他们照护弟子、传授传承的教法，并依当时的条件发展出新型态的利生事业。

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图片提供／Michael J.和Beata McCormick Collection www.himalayanart.org

这个转世世系的名称——噶玛巴，其字面的意思是「行佛事业者」，这指出噶玛巴行持着诸佛的证悟事业。由于诸佛具有无限的能力，诸佛的事业当然只会受制于「可能性」的限制。历史上，噶玛巴的转世者们有时会去测试一般认为「可能」的极限，在不同生世中找到他们着重的事业新领域。透过这些行持，他们在着作和艺术上的成就对西藏文化贡献良多，并以经常性调解纷争的行持，对西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就像诸佛所有的行谊一样，将众生从痛苦中解脱，并带领他们达到最高层次喜乐的这个目标，使得噶玛巴的所有行谊生气蓬勃。由于这些行谊是源自一位具有无限之心的圣者，它们便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以顺应各种不同的受苦众生。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便宣称他自己的诞生，就是为了要调伏中国的皇帝，而他这项目标的圆满，为西藏带来了数世纪的和平。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则身处在一个外在环境充满极大逆缘的时期，因此他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在创作动人心弦的艺术作品和诗文上。第十七世噶玛巴出生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西藏，他冒着极大的危险翻越喜玛拉雅山前往印度，希望在印度找到能完全履行身为噶玛巴的责任所需的必要条件和环境。

杜松虔巴在他那一生中展现出坚毅不挠以及极大的奉献和承担，后继的每一世噶玛巴也都怀抱着相同的精神，无论遭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处境，他们都在那样的土地上培养出善德。就如同杜松虔巴创立了转世上师的制度一样，所有历代的噶玛巴也展现了同样的创造力：他们找出最能促进繁荣昌盛的方法，永远都能让土地远比当初被找到时更加丰沃富饶。

圖一：觀世音菩薩，目前收藏於拉薩大昭寺。

圖二：觀世音菩薩坐在母牛背上，現收藏於布達拉宮的上師殿。

圖三：綠度母。魯賓美術館。攝影／Bruce M. White

圖四：兩尊辯才天女（Sarasvatī），現收藏於西藏布達拉宮的上師殿。

圖一、二、四出現在Ulrich von Schroeder 西元2001年的著作《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Two: Tibet and China》中（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Ltd., 2001）。攝影／Ulrich von Schroeder, 1996

确映多杰的艺术

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的杰出画作（请见本书第8页及36页）以及本文附录的圣像，清楚展现出这位伟大大师的独特视野，以及将他自己的独到见识透过艺术作品呈现出来，让他人得以欣赏的能力。同时，确映多杰的艺术也显露出他对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极能产生共鸣，他的作品中就融合了从中国山水画到喀什米尔雕塑风格等许多不同的元素。无论在流亡的路程中，或是在西藏和中国间的边境地带受到友好地区的暂时接待，他的艺术行持反应出内敛恒毅的意志，以及对成为世界善美喜乐之源坚定不渝的奉献。

第二世噶瑪巴 噶瑪巴希（西元1206-1283）

就如杜松虔巴留给心子卓贡惹干的预言信所说的一样，杜松虔巴重回世间转世为噶玛巴希（Karma Pakshi）。后来在卓贡惹干的弟子朋札巴（Pomdrakpa, 西元1170-1249）惊人的清晰胜观中，揭示了噶玛巴希确实就是杜松虔巴的转世。由于噶玛巴希身为被认定是某位大师转世者的历史第一人，去展现出他稀有殊胜的功德来消除一定会产生的疑惑，就成了噶玛巴希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噶玛巴希就是以他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成为西藏历史上着名的伟大上师之一，而且通常因为这样的本领而被归为是与莲花生大士同一等级的大师。

噶玛巴通常都会行持一些特别的行谊，作为每一世事业的重心。噶玛巴希主要的行谊，就是调伏蒙哥可汗（Möngke Khan, 西元1209-1259），在噶玛巴希的指导下，蒙哥可汗在心灵精神层面上进展神速。噶玛巴希刚开始是先到蒙哥可汗的弟弟忽必烈（西元1260-1294在位）的宫廷，但是随后为避免卷入那里频繁的政治阴谋纠葛就离开了。当忽必烈继蒙哥之后成为皇帝时，他对噶玛巴希先前对他的轻忽怠慢愤恨至极，所以想办法要监禁噶玛巴希，甚至想要杀了他，不过他的企图并不成功。噶玛巴希在整个可怕的迫害过程中展现的泰然和慈悲，后来激发了皇帝内心的全然转变，他向噶玛巴希致歉，并且请求他教导佛法。「巴希」是蒙古文的称号，意思是「德高望重的导师」。

第三世噶瑪巴 讓炯多傑（西元1284-1339）

佛法有两种形式：典籍中可见的语言文字形式，以及圣者心中生起的了悟。由于着作并赞助重要的经典作品，以及弟子们所达到的极高精神成就，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Rangjung Dorje）在这两种形式上都有壮观宏大的贡献。大体上，弟子的崇高伟大是衡量老师的崇高伟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让炯多杰的弟子中证得成就的就有八十位。

以法本形式的佛法来说，让炯多杰在他那个时代有关汇整和编辑佛教经典全集的活动中十分活跃。西元1330年代，在前往中国宫廷教学的两次旅程之间，让炯多杰正式委任制作并且捐出资料来编辑一套完整版的印度论典的正典全集，也就是《丹珠尔》大藏经。这套让炯多杰下令编辑的版本，是用金泥和银泥手工抄写而成。这套大藏经因其制作方式而被称为「金丹珠尔」，据信这是西藏最早的一套金泥手抄的论典大正藏版本。让炯多杰本身就是一位创造力丰富的作者，他着作了《导师过去一百世》（The Hundred Past Lives of the Teacher），这是一部描写佛陀过去一百世的动人文学作品。在让炯多杰这部启迪人心的作品之前，有关佛陀过去生最长的集成，也只有谈到三十四世，其余生世的记述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逐渐散佚。

第四世噶瑪巴 若佩多傑（西元1340-1383）

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Rolpe Dorje）的行谊，不仅在精神的领域中留下了长存的印记，从西藏的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谈也是如此。「噶美嘎千」（Karme Garchen，噶玛巴大营地）的创立者就是若佩多杰，他将人数日益增多的随行者，转型为一个有组织的禅修、学习和创作的移动式团体。若佩多杰不是在他的主要法座等待弟子的到来，他有能力向外延伸，到全西藏任何有需要的地方去弘扬佛法。

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身处的年代，正好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直贡噶举派之间长期冲突的时期。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善巧，涉入这场错综复杂的争端，扮演积极的调停者角色。为了达到让双方和解的目的，若佩多杰与萨迦派地位最崇高的大师之一喇嘛达巴索南嘉森（Lama Dampa Sönam Gyaltsen, 西元1312-1375）相互为对方灌顶，强而有力地表示敬重并赞叹萨迦派的教法；同时，他也派送物资去直贡寺支持修复工程。借由这样有智慧的方法，若佩多杰与两个派别都培养了和睦的关系，也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进双方的和谐。第四世噶玛巴更参与了后来将成为西藏最大教派的格鲁派的开端，他在宗喀巴大师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授予他居士戒，并且预言他将会对藏传佛教的未来有极重大的影响。

第五世噶瑪巴 德新謝巴（西元1384-1415）

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Deshin Shegpa）在二十多岁时，接受明朝永乐皇帝的邀请前往中国，在皇宫中说法，并为皇帝已故的双亲修法。虽然皇帝上师的身分让德新谢巴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权力，但是他却一再婉拒行使这样的权力来提升他自己教派的地位。后来元朝在西藏宗教人物的赞同或鼓励下派出武装部队前往西藏，几世纪之后，清朝皇帝们的作为也将同出一辙。但是当永乐皇帝向第五世噶玛巴建议要派兵前往西藏，去削弱其他教派在西藏的活动并支持噶玛噶举派时，据说德新谢巴的答复是：西藏需要有不同的教法传承，这样才能合乎弟子们不同的素质和需求，因此每一个教派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如此，他成功地阻止了明朝皇帝有计划地入侵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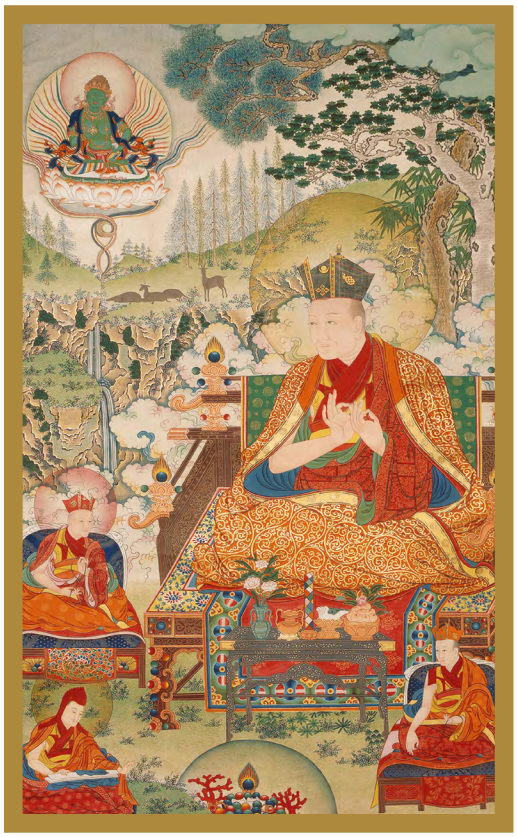
由于第五世噶玛巴真正开明有见识的观点，以及他对永乐皇帝野心的善巧回应，劝阻了明朝（西元1368-1644）想要将西藏纳入帝国版图的意图。在明朝执政的三个世纪间，西藏得以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它的宗教和世俗事务，这是第五世噶玛巴的长远贡献，而且可说是他主要的证悟行谊之一。

第六世噶瑪巴 通瓦敦殿（西元1416-1452）

第六世噶玛巴通瓦敦殿（Tongwa Dönden），是两个世纪中第一位婉拒中国皇帝邀请前往皇宫教学的噶玛巴。第五世噶玛巴的行谊已经为中国和西藏数世纪的和平关系奠下了基础，因此第六世噶玛巴得以留在西藏境内，将精力专注地投入于身边的事务。

在他的一生中，第六世噶玛巴进行禅修闭关，和嘎千大营地一起横越西藏，从康区、贡布（Kongpo）到卫地（Ü），教导大批的闻法会众，并将他创建的寺院中已破损者加以修整。

第六世噶玛巴这一世的主要行谊，就是他为噶玛噶举带来仪轨和密续修持深远的生机和活力。通瓦敦殿在极早年时，就开始着作密续的仪轨，并且完成了许多禅修和仪轨的指导手册。到他生命的后期，通瓦敦殿已经创作了一整套的仪轨集成，这套全集到今天已经成为噶玛噶举传承中仪式活动的基础。每当噶玛噶举的行者在念诵产生自通瓦敦殿内心的仪轨着作时，就呈现了通瓦敦殿长存的贡献，他的证悟事业就立刻现前。



第七世噶瑪巴 確札嘉措（西元1454-1506）

第七世噶玛巴时期，嘎千大营地大为扩展，为他赢得「大营地的确札嘉措（Chödrak Gyatso）」的称号。确札嘉措创立了在重要的佛教节日时举行大型祈愿庆祝活动的制度，为现今的噶举大祈愿法会开创了先例。

博学的确札嘉措将一所正式的佛学院（shedra）引进噶千大营地，而且也同样在楚布寺开办了一所佛学院。第七世噶玛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针对印度哲理论典着作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释论。他有关量理的着作——多卷的《逻辑海典》（Ocean of Reasoning），以及他对《现观庄严论》（Abhisamayalaṅkāra）的释论《三界之灯》（Lamp of the Three Worlds）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除了这些重要的行谊之外，确札嘉措其他许多不同的利生行谊还包括了兴建桥梁、化解派系纷争，以及保护动物。自嘎千大营地创立以来，在营地中就不食用任何肉类，连携带肉制品进入营地都是禁止的。

第八世噶瑪巴 米覺多傑（西元1507-1554）

米觉多杰（Mikyö Dorje）是西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是当时严谨的理性辩经活跃的参与者，而且在所有经教学习的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实际贡献。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梵文学家，着作梵文文法书籍，以及撰写从诗文、艺术，到密续等领域的作品。第八世噶玛巴的大部头着作，包括了所有主要梵文典籍内容扎实的释论，其中厘清许多疑点并深入探讨这些典籍蕴藏的含义。

在噶玛噶举这样一个透过实修全心投入在证得成就的传承中，创作哲理典籍的作为，和在现代的学院或学术环境中着作哲理典籍的举动是完全不同的。米觉多杰的哲理着作指出了观察实相的方法，以从轮回痛苦的流转中解脱。如此，他的写作其实是无上的大恩之举。

据说米觉多杰将他的洞见和领会记录在他释论中的行谊，具有让噶玛噶举传承的寿命延长两倍或三倍的效力。

第九世噶瑪巴 旺秋多傑（西元1556-1603）

在转世为旺秋多杰（Wangchuk Dorje）的第九次转世中，噶玛巴再度以典籍的着作为主要的行谊，这些典籍将指导他自己的世代以及未来世代的修持。不像米觉多杰那样有范围广阔的着作全集，旺秋多杰主要是专注在大手印的主题上。

植根于直接见到究竟实相，大手印经常被描述为超越文字和超越概念。要进行大手印的修练，一般都必须在具格上师的个人指引之下进行，这样的上师能够指引弟子对自心本质产生直接的体验。就这一点而论，旺秋多杰接受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阐释大手印，因为大手印的基本特质，就是避免概念化的表达。

然而，以旺秋多杰自身对大手印的领悟，结合他清楚传达这些领悟的稀有善巧，产生了丰盈的果实——他的三本着作：《了义海》（Ocean of Definitive Meaning）、《直指法身》（Pointing Out the Dharmakāya）、《除无明黯》（Dispelling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这三本着作成为现今噶玛噶举传承中大手印阐释的骨干。后世的噶玛巴就指出，没有旺秋多杰的这些着作，今天的噶玛噶举将鲜少有文字资料可以用来解说大手印的修持。

第十世噶瑪巴 確映多傑（西元1604-1674）

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Chöying Dorje）身处在一个骚乱动荡的时代，这使得噶玛噶举在西藏的地位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但是他对这些巨变的回应，却提供了面对逆境时仍表现出坚毅、泰然，和纯粹善美的一个启迪人心的范例。十七世纪的宗派主义，导致蒙古的武装势力又重回西藏的土地。在一次猛烈的攻击行动中，噶玛巴的大营地整个被摧毁，其中的住民或死或伤。当时只有确映多杰和他的侍者设法脱逃，最后来到远远位于东方的丽江地方。虽然确映多杰发现他自己丧失了弘扬传承的教法往常会有的因缘条件，但是丽江的统治者受他的启发而成为虔诚的支持者，他提供确映多杰一个舒适安全的处所以及事业的新基地。为了要守护传承的未来，据说第十世噶玛巴隐姓埋名秘密地前往康区和安多，第七世夏玛巴（Shamarpa）和其他重要的噶玛噶举年轻转世上师带回丽江去培养训练。同时，以噶玛巴特有的创造力和坚定信念，确映多杰找到其他可以让他为世界带来善美的行谊。成年之后，第十世噶玛巴每天至少都会创作一幅佛像。

第十一世噶瑪巴 耶謝多傑（西元1676-1702）

自从杜松虔巴的时代起，历代的噶玛巴就经常转世在康区，与藏东的噶玛噶举寺院建立起关系，然后再长途跋涉前往位于中藏的楚布寺居住。这让噶玛噶举传承能够与广布四散的地理区域保持强固的关系。耶谢多杰（Yeshe Dorje）也依循这样的模式，而且很快就开始从事噶玛巴的传统行持。正式于楚布寺升座后，他举行黑宝冠仪式，受出家戒，领受传承的法传并学习经典。他接受包括咏给明就仁波切（Yonge Mingyur Rinpoche）在内的宁玛派和噶举派大师们的教导。

就如上一世的噶玛巴确映多杰，耶谢多杰享有的广利世界的助缘远少于过去的噶玛巴。但是，无论找到了什么样的条件，他都全力以赴，他修复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的楚布寺，照护他的弟子，并训练新的传承上师们。耶谢多杰是所有噶玛巴转世者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他在二十七岁时就圆寂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耶谢多杰以内敛的决心守护着历史的变动留给他的一切。

第十二世噶瑪巴 蒋秋多傑（西元1703-1732）

同样面临传承的逆境，蒋秋多杰（Jangchup Dorje）投入极大的心力关注他与噶玛噶举重要上师间的关系。蒋秋多杰培养了心子第八世大司徒巴丘吉炯涅（Chökyi Jungne, 西元1699-1774），他也因为博学多闻被称为司徒班干（Situ Panchen）。第八世司徒巴成为艺术的大赞助者，也是一位着作丰富的学者，他编辑并监督了康区德格寺（Derge）木刻版《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的刻版工作。

第十二世噶玛巴带着他的心子司徒班干，以及第八世夏玛仁波切（Shamar Rinpoche）和第七世国师嘉察仁波切（Goshir Gyaltsab Rinpoche）同行，前往尼泊尔和印度朝圣。他们抵达加德满都山谷时，受到尼泊尔国王极礼遇地接待。噶玛巴来访时，一场传染病正横扫加德满都。因此，噶玛巴被请求驱除这场疾病。他举行了一场与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祈福法会，传染病的疫情确实停止了，这让他赢得了国王的虔信和感激。同时，精通梵文的学者司徒班干，也和当地的班智达以梵文辩经。在尼泊尔教学了一段时间后，蒋秋多杰和随行者继续他们的朝圣之旅，朝访印度的佛教圣地。

第十三世噶瑪巴 堆督多傑（西元1733-1797）

在前三位转世者的时期，拉萨政府和噶玛噶举派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个难处理的问题。堆督多杰（Düdul Dorje）以无比的善巧，开始进行关系的修复。他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透过政治协商，而是纯粹运用他的精神力量。有一年，拉萨河（Kyichu River）泛滥，使得拉萨受到被洪水淹没的威胁，有人想起数百年前莲花生大士的相关预言，预言中说如果有一天拉萨有被淹没的危险时，应该要寻求噶玛巴的协助。当拉萨城的官员及时请求堆督多杰协助时，他写了一封要放在洪水上的特别信函，然后从楚布寺祈请召唤观世音菩萨展现他的慈悲。洪水因而退去了，随着大水退走的，还有一些使得噶玛噶举和拉萨政府的关系复杂化的怨怼。他后来出访拉萨，据说当他为主要的释迦牟尼佛佛像献上白哈达时，佛像的手臂移动了，而且自此就停留在新的位置。堆督多杰也受到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欢迎，感谢他在洪水来袭时的适时解围。

第十三世噶玛巴因他对众生强大的慈悲而广为闻名。他慈悲的力量如此明显，鸟、老鼠、猫、兔子和蜜蜂等动物都会自动成群地来找他。由于这个现象，据说他能够以此方式将一些佛法传给这些动物。

第十四世噶瑪巴 特秋多傑（西元1798-1868）

从早年起，第十四世噶玛巴特秋多杰（Thekchok Dorje）就在极广阔的领域中展现出行持证悟事业的天赋。他以他个人的苦修和严格持守出家戒律而闻名，鼓舞他身旁的人也去达到像他那样高层次的修持。他也是一位善巧的艺术家，将他大量的时间投注在诗文的创作上。特秋多杰贡献长远的一项创作，至今仍可以在楚布寺和隆德寺的中庭得见。他创立了独特的莲花生大士金刚舞（cham），这项修持成了楚布寺的传统，他也开创了普巴金刚（Vajrakīlaya）金刚舞，这两项金刚舞的修持成为楚布寺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到西元1959年第十六世噶玛巴流亡为止。现今，锡金隆德寺仍维持这两项修持的传统，楚布寺则只保留了莲花生大士的金刚舞。由于预见他的下一世身为第十五世噶玛巴时将会投入的事业，特秋多杰在他那一生中开始席卷藏东的利美运动（或称不分派运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与利美大师蒋贡康楚罗卓泰耶和秋吉林巴彼此交流教法。

第十五世噶瑪巴 卡恰多傑（西元1871-1922）

从一被认证和升座为第十五世噶玛巴，卡恰多杰（Khakhyab Dorje）就继续他前一世和藏东利美运动的关系。认证卡恰多杰的一群上师中，包括了两位带动利美运动的主要人物：蒋扬钦哲旺波和蒋贡康楚罗卓泰耶。从早年起，卡恰多杰就将心力投注在接受教育上，他找最有学识的老师，专心致力于学习并且成果丰硕。十五岁时，他从楚布寺前往八蚌寺（Palpung）去见蒋贡康楚罗卓泰耶，领受到了整个噶举的法传和罗卓泰耶自己的浩瀚全集《五宝藏》（Five Treasuries）。自此，第十五世噶玛巴开始横越藏东，去寻求包括萨迦、宁玛、竹巴噶举、香巴噶举（Shangpa Kagyu），以及他自己的噶玛噶举在内的其他法传和上师。如此，卡恰多杰完全体现了利美运动的特性——包容开放的精神。

发展得极为蓬勃的利美运动，超越了仅只是接纳其他教派，变成积极去领纳其他传承保存的智慧。由于数百年来的宗派倾轧导致许多传承濒临灭绝的危险，利美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分享法传以确保它们能够延续下去。利美运动就是如此充满积极的希望，想要为一切众生的利益而照护彼此。

噶瑪巴大營地的生活

三百年来，历代的噶玛巴在西藏宽广辽阔的土地上自由无碍地迁移，随行的是一个极大的流动修持团体，也就是所谓的「噶美嘎千」（Karme Garchen，噶玛巴大营地）。虽然这行人一路上确实会前往噶玛噶举的主座寺院，不过从第四世到第九世的噶玛巴，他们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迁移当中度过，前往任何他们认为有机会利益众生的地方。

这个独特的嘎千传统，让噶玛巴能够随心所欲地迁移或停留，当环境条件适宜时，就把营地搭建起来，当因缘不适合时，就继续迁往他处。但是嘎千不像一般的营地那样，关键性的因素并不是扎营的地点对营地有什么好处，而是这个营地对这个地方能提供什么贡献。以嘎千来说，它是一个绝佳的方法，能有效地将佛法传衍到最有接受力的地方。

在跟随传承尊胜的领导者法王噶玛巴一起旅行时，营地的成员在旅途中仍然继续进行密集的学习和修持。在最颠峰的时期，嘎千中有一所完整的佛学院以及一所密续的学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个别的闭关者（藏文：chog dra）在进行密集的禅修修持，这些人就在自己的单人帐篷中闭关。最高峰时，嘎千中有高达五百位这样的移居闭关者。同时，许多噶玛巴在这段期间着作的哲理思想论着和禅修指引，是在嘎千营区中完成的。

仰仗着西藏根深蒂固的游牧传统，营队携带所有的必须物品走过西藏的山谷、越过高山隘口。即使在法王噶玛巴被请至当地的寺院居住时，嘎千营地也可以在这座寺院附近扎营，不会给接待噶玛巴的主人带来过多的负担。整个营地的可移动性和它自给自足的能力，也让它有高度的弹性和机动性。从创立噶举大祈愿法会的第七世噶玛巴的时代开始，举办噶举祈愿法会的地点并不是在任何固定的地方（如现今是于菩提迦耶举行），而是看应该举行法会的日期来临时，当时嘎千在何处扎营，就在何处举行法会。

然而，嘎千并非只是一座四处移动的巨大寺院，它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文化。每一个加入嘎千的人，就算只是在其中担任门房的工作，都必须要完成某种最低限度的修持，例如累积某个特定咒语的念诵次数。扩大范围来谈，嘎千以其严格遵守戒律而闻名，营地当中有一组三十人次的全职纠察师在强力执行监督的工作。

让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嘎千竟然抗拒得了对肉食的依赖，那是干燥西藏高原的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创立嘎千的第四世噶玛巴起，一直到亲睹嘎千被蒙古武力摧毁殆尽的第十世噶玛巴时期为止，在嘎千里是完全素食的。三百年来，甚至连把肉带到营区的范围内都是严格禁止的，这为嘎千

赢得了「白汤佛法」的称号，其中的「白」指的就是没有肉制品。

以在嘎千中创作的艺术作品来看，嘎千显然为无限的想像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氛围。一般而言，噶玛噶举传承十分重视艺术创作，但是嘎千又特别为创作的产出提供了丰沃的土地。营地中显然还设有移动式的艺术家工作室，西藏绘画的三大流派之一就是在嘎千中兴起，这个画派就称为噶玛嘎孜派（噶玛巴营地派）。

藏東八蚌寺的第八世噶瑪巴的唐卡中所描繪的噶瑪巴大營地。

简言之，嘎千蓬勃发展的三个世纪里，在产出艺术、学术，和最重要的心灵领悟上，它成了一个充满生机而成果丰硕的地方。它独特的形式深深地扎根于佛教达波噶举传承，结合了增长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噶当派口诀指引，以及透过大手印修持而生起的清新自然任运。

嘎千是由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于西元十四世纪时所创。当跟随噶玛巴的人数越来越多，随行者从一地迁移至另一地变得越来越难运作时，若佩多杰想到了将跟随者组织成一个系统化营地的想法。到了第七世噶玛巴确扎嘉措时，嘎千到达了最颠峰。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则将当时人数已达数千的规模，调整到比较容易掌握的范围。到西元十七世纪第十世噶玛巴的时期，营地受到蒙古武装军队的攻击，住民遭到屠杀。第十世噶玛巴只好设法逃生，飞向不为人知的地方。在嘎千如此被摧毁后，后继的噶玛巴就大多留在住锡地楚布寺。

从第一世噶玛巴开创了西藏转世传承的制度，到今天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来传扬佛法，每当现存的方式不足时，噶玛巴总是能找到新的方法来和他们的弟子产生连结，照护他们的弟子。数百年来，嘎千对噶玛巴而言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无论弟子们身在何处，嘎千让噶玛巴能够接近弟子，并且让噶玛巴得以扩展他们事业的范围，超越任何出现在眼前的新界限。不受地理的限制，嘎千完美示现了噶玛巴无限利生事业的典型功德。

第十六世噶玛巴法王。图片提供/ Shambhala Archives

7·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讓炯日佩多傑(西元1924–1981)

第十六世噶玛巴带领着他的弟子和他的传承，经历了藏传佛教自第一世噶玛巴的时代至今所面临的最惨痛的动乱。第十六世噶玛巴在东方诞生，于西方圆寂。在这之间，他不仅在流亡中将噶玛噶举传承安置在坚实稳固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将佛陀的教法弘扬到欧洲和美国等他在遥远的他乡发现的丰饶土地上。以噶玛巴世系特有的适应力，虽然远离了家乡西藏，法王却能够播下佛法的种子，并且让这些种子在西方人内心极为不同的思维氛围中繁茂兴盛。

西元1924年，藏历第六个月的十五日，噶玛巴为众生效力的永久承诺，使得他再度投生。在这第十六次的转世中，噶玛巴选择了投生在阿图（Athup）贵族家族中，而且诞生在康区。位于藏东的康区，是噶玛巴在多次转世中的出生地，现今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也是诞生于此。

同时，由于急切地想要找到他们的上师第十五世噶玛巴的转世者，司徒仁波切和蒋贡康楚仁波切（Jamgön Kongtrul Rinpoche）打开了预言信函，第十五世噶玛巴将这封信交给一位侍者，引导弟子们前往他的下一个出生地。他们在信中看到有关房屋地点的描述，提到了阿图家族的名字，并具体指出出生日期为第六个月的十五日。司徒仁波切和蒋贡康楚仁波切派遣了一组寻访队，前去确定这个家族中是否有一个孩子在这个日期诞生。当寻访队的成员见到阿图家族这个非凡出众的儿子时，这次寻找的任务即大功告成。第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正式认证这个孩子为第十六世噶玛巴，并且寻求达赖喇嘛尊者对这次认证的认可。然后，大司徒仁波切便在大司徒巴转世世系的法座八蚌寺为七岁的法王噶玛巴举行升座典礼。在此之后不久，法王噶玛巴就前往中藏，居住在历史上每一世噶玛巴都曾住过一段时日的主要法座——楚布寺。

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與他的上師尊貴的第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合影。圖片提供／Nik Douglas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于西藏。图片提供/Drateng Family

法王噶玛巴从楚布寺前往拉萨觐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尊者为法王噶玛巴举行了正式的剃度仪式。在他们的首次会面中，噶玛巴戴着他的事业宝冠。当时，为了向达赖喇嘛行传统的顶礼，他取下了宝冠。在第十六世噶玛巴顶礼之后，达赖喇嘛尊者问他的首席部长，为什么噶玛巴顶礼的时候没有脱下他的第二顶宝冠。这位部长大吃一惊，他回答说法王噶玛巴顶礼时完全没有戴任何帽子。经达赖喇嘛解释说，噶玛巴只脱下了事业宝冠，但是并没有脱下他的另一顶宝冠时，所有在场的人才意会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能够感知到历代噶玛巴的那顶「自显的智慧宝冠」，只有具备「净观」的人才能真正感知得到这顶宝冠。西元1955年时，达赖喇嘛自己的下一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自出访楚布寺领受第十六世噶玛巴主法的黑宝冠仪式。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法王让炯日佩多杰（Rangjung Rigpe Dorje）接受了传统上每一位噶玛巴都会受的训练，他举行黑宝冠仪式，并且广泛地再持续他令众生心续成熟的事业。在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Khenpo Tsultrim Gyamtso Rinpoche）的自传中，有一段记述让我们能感受到法王引导弟子的方式。竹清嘉措仁波切当时一直在楚布寺附近的许多山洞和坟场，进行以施身法（chö）为主的禅修修持。当他请求觐见噶玛巴时，立刻获得了私人会见的机会。仁波切在自传中说道：

「你自心的本質是如何呢？」（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問我。我的心立刻變得毫無念頭，而且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我沒有辦法說話。最後，我回答說：「當我分析觀察我的心，我找不到它，但是當心安住時，它卻有著清明。」他笑著說：「對，就是這樣。一切對境都是顯空無別；一切心境都是明空無別；一切感受都是樂空無別。這就是它們真實的狀態，要認出它們就是這個樣子。」由於上師的加持，有片刻的時間，我的心再度變得沒有念頭，我就那麼沉默地坐著。他注視著我，然後說：「在山洞裡這麼修持。」我又回到我修持的山洞，反覆思維他話語中的含義。雖然他的話很簡短，它們卻含有甚深廣博的意義，我對這一點獲得了堅定的確信。透過思維這些甚深的口訣指引，從我領受到這些指引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現在，我已經瞭解：它們包含了所有顯經密續見地中甚深精髓的要點。

第十六世法王在西藏修持那洛六法。照片提供/ Günther Knoll

西元1939年摄于藏东八蚌寺。由左至右:蒋贡康楚仁波切、第四世八蚌 翁冈仁波切（Palpung Ongan Rinpoche）、吉噶康楚仁波切（Dzigar Kongtrul Rinpoche）、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第十一世大司徒巴，以及另外两位上师。

流亡

从法王噶玛巴在西藏时的言行，可以清楚看出他已预见了造成巨大创伤的事件即将来临。十七岁时，他创作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偈（已由蜜雪儿马丁译于《狮子吼：少年噶玛巴》，Michele Martin's Music in the 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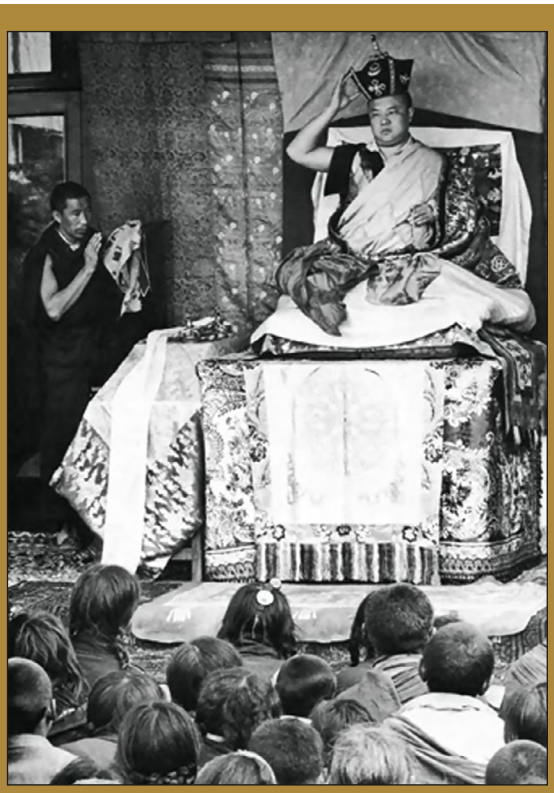
不是現在，但在久遠之後的未來，將會做出抉擇
禿鷹和我都知道要去向何方
禿鷹高翔於虛空深處
我等人們不會留下，而是前往印度
春季時節，布穀鳥前來做客
秋天，當莊稼熟成，牠知道應去向何處
牠一心只想前往印度東方

由于非凡的先见力，许久之前法王就开始为离开西藏预先做准备。在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入侵西藏之前的十五年间，法王就数度前往一些国家朝圣，这些国家的盛情款待，将使藏族被迫流亡后的藏传佛教和噶玛噶举传承的未来有了保障。西元1944年，法王噶玛巴出访不丹，随后也前往尼泊尔和印度，他在这些地方培养了许多重要的关系。出访锡金时，噶玛噶举历史上噶玛噶举传承与锡金皇室间根基深远的渊源，即是法王在此发展的基础。同时，法王也同样为西藏本地人民的福祉效力。西元1954年时，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他陪同第十四世达赖喇尊者和一些其他的高级官员前往北京拜会。

后来，中国军队一开始以武力占领西藏，法王就以只有非凡上师才做得到的方式继续保护他的弟子。堪布卡塔仁波切（Khenpo Karthar Rinpoche）就在《噶玛恰美山居法：堪布卡塔仁波切教导》（Karma Chakme's Mountain Dharma as Taught by Khenpo Karthar Rinpoche）第二册中叙述：

由左至右:西元1964年，錫金國王為錫金的新隆德寺奠下基石。錫金隆德寺的建造工程。迎請佛陀開示全集《甘珠爾》至錫金隆德寺。
圖片提供/Nik Dougl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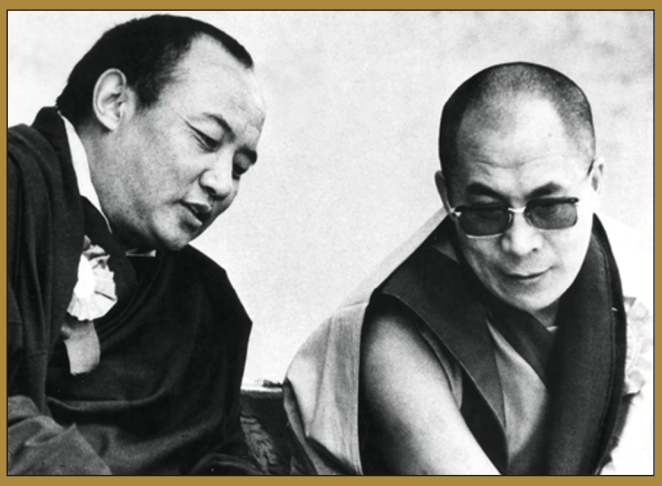
當我在躲避入侵的共產黨軍隊時，我成了機關槍射擊的目標。為了讓自己不要被殺，我一邊跑一邊祈請著：「噶瑪巴千諾，噶瑪巴千諾。」也實際觀想噶瑪巴覆庇著我的背。我設法逃脫了，而且完全沒有被任何子彈射中。在這之後大約過了一個月，我到了中藏的楚布寺，法王在離開西藏之前還住在那裡。我們一群人一起去覲見他，他說：「我很高興你們都能從入侵的軍隊手中安全逃出來，但是我想要提醒你們當中的某些人，你們應該要把你們的上師觀想在頭頂上，而不是像斗篷一樣把上師觀想在你們的背上。」



流亡初期，法王于德里为流亡藏人主持黑宝冠仪式。图片提供／Nik Douglas

西元1959年，在弟子们不断请求法王前往安全之处后，法王决定——离开西藏的时刻已经到来。取道陆路行进了二十一天，法王噶玛巴和随行的一百六十位弟子安全抵达不丹，受到不丹政府官员热情的接待。经由和印度政府商讨最适当的定居地，以及应锡金国王热切的邀请，一致赞成法王在锡金为他的传承建立一个基地。虽然可以选择这个王国中的任何一处土地，法王却选择了位于隆德（Rumtek）的一个地方，十六世纪时第九世噶玛巴旺秋多杰就已在此地建了一座寺院。现在这座寺院已经几近全毁，而且被包围在浓密的丛林中。对隆德寺的重建计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十分慷慨地提供印度政府的全力协助。有了锡金皇室提供的土地和更多资金，清理密林和建立新法座的艰钜任务，于西元1962年展开了。在费尽心力的重建过程中，一百零八位僧众和在家众每天工作十小时为建寺工作效力。到了西元1966年时，法王踏入了他在隆德的新法座——法轮中心（Dharmachakra Centre），流亡中的寺院生活就此正式展开。

于此之后，在西元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法王噶玛巴行谊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训练噶玛噶举的四位主要传承持有者：夏玛仁波切、大司徒仁波切、国师嘉察仁波切和蒋贡康楚仁波切。这四位法子都还在他们学习和训练的初期阶段，法王噶玛巴亲自带领他们以及隆德寺僧团中的其他僧众。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和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于印度大吉岭的会议中，摄于西元1973/4年。图片提供/KTD Archives

法王极为着重纪律的训练，以及清净地持守出家戒。他在新的隆德寺中创立了一个特别的制度来支援这样的训练。每天晚上，整个寺院的僧众都会聚集在一起，详细地审视每一个成员的个人行为。法王亲

约西元1975年时，法王于隆德寺主持修法。图中有 司徒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夏玛仁波切和嘉察 仁波切。图片提供/KTD Archives

自主持这些夜间的集会，这个集会被称为「萨喋」（saldep），意思即是「借由提醒学生他们已知之事而形成的指导」。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一个人不只是获得允许，他们还被积极地鼓励去说出任何他们自己违犯的寺院戒律，或者是看到其他人犯戒的行为。这整个集会的架构是非常民主的，普通的僧人完全被授权去指出任何他们看到的过失，即使是在场地位最高的上师们所做的失检行为也是如此。这个系统是仿效佛陀亲自创立的寺院训练，当时对身体或言语上的不端行为所做的导正和忏悔，也同样是在公开的集会中进行。

在隆德寺的前几年，这样的集会每天晚上都会举行。法王生命的较后期，则变成每个月举行三次。在法王谨慎的照护下，隆德寺赢得了持守戒律极为清净的声誉。这样的结果十分有激励作用，而且也使隆德寺获得当地印度和锡金社群普遍的尊敬。

前往西方

与丘扬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左）和阿贡仁波切（Akong Rinpoche）（右）合影。法王噶玛巴首先派他们去学习英语，接着又送他们前往西方，其后他们接待法王在北美和欧洲的访问。照片提供/ London Buddhist Society

除了指导在印度重建流亡中的藏传佛教外，第十六世噶玛巴主要的行谊就是将佛法弘扬到西方国家。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法王与无数前来印度觐见他的西方弟子们建立了法缘。当法王在他位于印度锡金的法座建立起僧团后，西元1970年代中期，他就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在西方。西元1974年，法王展开他的首次西方之旅，出访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地。西元1975年，他前往罗马拜会教宗保禄六世。在随后从西元1976年到1977年间更漫长的旅程中，法王噶玛巴会见了其他宗教领袖，以及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界人士。

出访的行程中，法王在西方公开主持了多次黑宝冠仪式，也授予密续的灌顶。透过这些行持，法王和前来参加这些法会的大群与会者建立了很深的法缘。在非公开的情况下，法王会给予向他寻求建议的学生们心灵上的指引，直接指导西方弟子禅修。如此，法王的行谊既吸引了寻找心灵修持之道的新弟子，也让那些已经准备好要认真投入佛法修持的弟子们的心更加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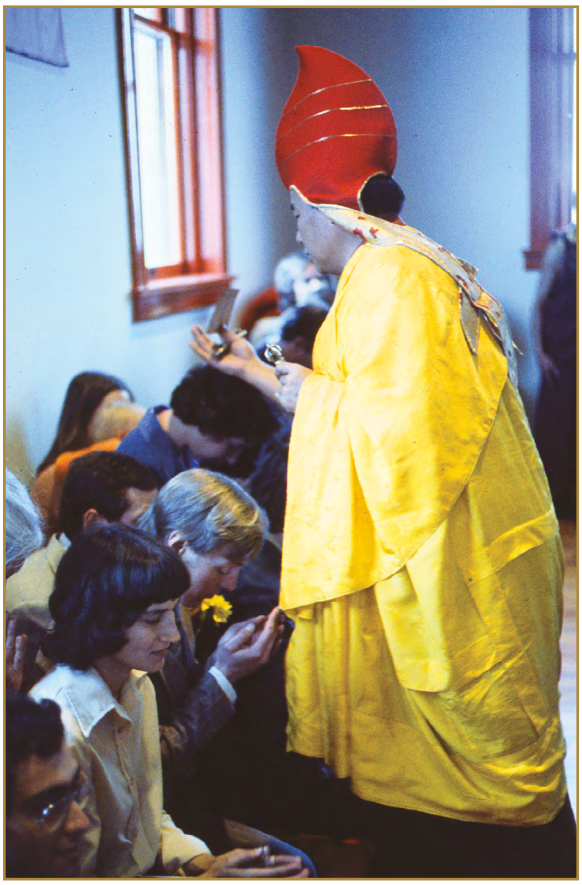
在法王所有的行持中，他自始至终都在运用无数不同的方法来摄受他的弟子，使他们的心成熟。有一次，法王出访位于苏格兰的桑耶林佛法中心（Samye Ling），并在一个当地的乡镇大厅授课。有一只蝴蝶飞进大厅，然后直接飞向法王。法王噶玛巴朝蝴蝶望去，然后蝴蝶就旋停在法王的头部上方一动也不动，一直到课程结束。当法王站起来离开时，蝴蝶也飞走了。离场的听众四散进入夜色中时，他们见到月亮的边缘环绕着一圈七彩的光晕。所有在场的人都清晰见到，法王内在功德的这个柔和的外在征象。当法王在西藏时，大众见到像这样的征象或是其他更加奇特的征象，是很普通的事。不过，由于这些可被证实的特殊力量的展现，是抱持怀疑论的西方人很少见到的，因此这些展现在西方就造成了更大的冲击。

1975 年，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会见教宗保禄六世。立于法王身后的是阿贡仁波切。 图片提供 /KTD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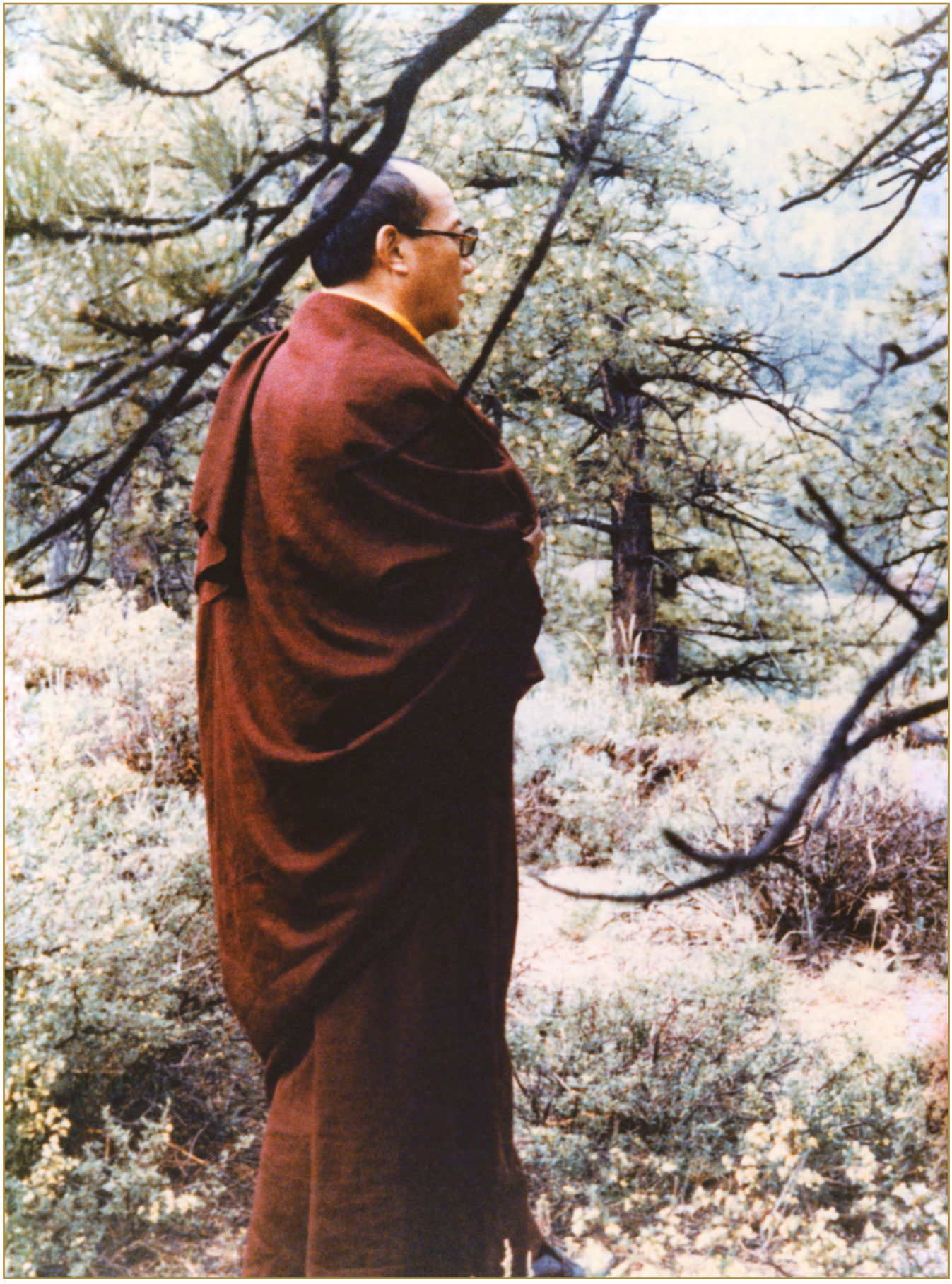
从西元1974年到1981年，法王在西方接触到西藏上师的初期前往西方，远早于西元1989年时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奖（这个事件使得西藏在文化领域上极为出名）。在很多情况下，西方人不知道要如何去理解这位非凡之人，他获得西藏人如此普遍的尊崇和敬畏，却如此欢喜自在地走在他们之中。无论他在哪里，透过他的开示、他的每一个动作，甚至仅仅只是有他在现场，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就将佛法直接传到每一个他见到的人心中，他住世时是如此，在他殊胜的圆寂之时也是如此。

最後的歷程

一般都会说，诸佛在世间行持证悟事业的主要方式是透过言语：公开开示、文字解说，以及口头的指引。法王当然会用这些方式给予教导，但他的教导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不仅有能力以他的言语让其他人产生体验，他也能以他的身和意做到这一点。当第十六世噶玛巴接近他生命的尽头时，他决定要在美国圆寂。法王所做的是：运用他身体的疾病，作为给予西方弟子及照顾他的非佛教徒医护人员的一堂课，一堂殊胜而深具转化意义的课。



1977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Colorado）博尔德（Boulder）举行观音灌顶时，法王噶玛巴一一为众人加持。图片提供/ Shambhala Archives，摄影/ George Holmes



70 年代，法王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佛法中心（Rocky Mountain Dharma Centre）。图片提供/ Shambhala Archives

负责法王医疗的主治医师米契尔李维（Dr. Mitchell Levy），把与法王的圆寂密切相关的医疗事件做了一份纪录，想为存在于科学的可能性和整个医疗团队见证到的实证之间的那些明显差异，找到合理性。以下的引文即是摘录自雷金纳德雷（Reginald Ray）的《金刚世界的秘密》（Secret of the Vajra World）一书中所收录的这份纪录。李维医师谈到第一次和他的这位「病人」——法王噶玛巴，进行医疗面谈的情形：

西元1977年，法王前往夏威夷檀香山（Honolulu）的公 园时，孔雀群聚到法王身边让法王喂食。图片提供/KTD Archives

最後，（法王）告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須要瞭解的。如果有需要我在這裡教導眾生，如果我在這裡還有事情要做，那麼就沒有任何疾病可以把我打倒。如果真的不再需要我來教導眾生，那麼你就可以制伏我，我將不會留在這個地球上。」這種認識病人的方式的確很有趣……

在那裡的人——醫院的工作人員和訪客們，都完全被他征服了。他們大多數是基督教徒，而且他們當中沒有人知道一點關於佛法的事，但是他們都毫不猶豫地稱他為「法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噶瑪巴」，他們總是說「法王」。工作人員沒辦法不去談他的慈悲，以及他看起來有多和藹。過了四、五天之後，我們的外科醫師（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菲律賓人），一直不停地告訴我：「你知道嗎？法王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真的看起來不像一個普通人。」他意念的力量和他的存在是如此有威力，（所有人）都完全為之傾倒。

……在他真的死了的那天稍早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的監看器已經起了變化。經由他心臟的電脈衝已經變了，那個樣子顯示它已經開始衰竭了。因此我們知道，外科醫師也知道，有件事已經逼近眼前了……

然後他的心臟停了十秒鐘。我們把他救回來，但是他的血壓還是有點問題，我們把血壓提起來，然後他穩定了大約二十五分鐘、三十分鐘，但是看來他的心臟麻痺了。之後他的血壓就一路一直掉。我們不能用藥物把它提起來。我們繼續努力，給他藥物，然後他的心臟又停了。所以我們必須開始壓他的胸部，那個時候，我知道就是這樣子了。因為你可以在監看器上面，看到他的心臟就在你面前死去。但是我覺得我們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与他的心子三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图片提 供/Kagyu Samye Ling

图片提供/Kagyu Samye Ling

必須儘可能地展現我們已經全力以赴，好讓仁波切們安心。所以我繼續做心肺復甦，做了幾乎有四十五分鐘，比我通常會做的時間要長很多。最後，我給他二安培的心腔內投腎上腺素和腎上腺激素，但是沒有反應。鈣劑，沒有反應。所以我們停了下來，這個時候，我們終於放棄了。我去外面打電話給創巴仁波切，告訴他法王已經圓寂了。打過電話後，我又回到病房，人們開始離開。到這個時候，法王已經躺在那裡大概有十五分鐘了，我們開始拿掉鼻胃管，然後……突然間，我看到他的血壓是140/80。我的第一個本能是大吼：「誰靠在血壓監測器上面？」因為我知道血壓會升高成這樣，一定得有人靠在上面……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然後一個護士幾乎真的快要尖叫了：「他的脈搏很好！他的脈搏很好！」……法王的心跳速率是八十，而他的血壓是140/80，在那個房間裡，有一剎那我覺得我快要昏倒了。沒有人說話。那個片刻真的是充滿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法王身上發生了很多事，但這顯然是我見過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這不只是一件離奇的事情而已。這已經是他的心臟停止之後一個小時，我們停止做任何事情之後十五分鐘了……

對我來說，在那個房間裡，有一種法王回來再檢查一次的感覺：他的身體可以支撐他的意識嗎？……是他意識的力量回來了，讓整件事又再開始。我的意思是說，這只是我頭腦簡單的感想，但是在那個房間裡，實際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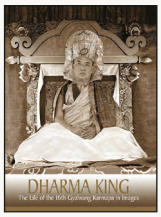
就在我們離開那個房間後不久，外科醫師走出來說：「他還是溫暖的。他還是溫暖的。」然後……護理人員說：「他還是暖的嗎？」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他們就只是接受了。雖然所有發生的事情或許已經大大違反了他們的醫療訓練、他們的文化信念、他們的宗教教育，到這個時候，他們沒有什麼問題地就接受了實際發生的事情。

有三天的时间，法王仍旧在他的病床上持续处于禅定中，然后就继续前去投生为第十七世噶玛巴。选择在美国芝加哥的医院呈现他圆寂的过程，代表着法王的智慧和对西方弟子极大的恩德。像噶玛巴这样已经证得高度成就的上师，在他们的身体明显停止作用之后，通常会有外在的征象指出他们仍然处于禅定的状态，掌控着通往下一世的转换过程。在西藏的寺院里，依照惯例，会允许人们前来瞻仰这样圆寂后仍禅坐的大师，他们的法体依然柔软，散发着香气。

见到真正的心灵修持所能达到的状态，大大地增长了亲见者的信心，而且让死亡的过程不再那么神秘难解。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死亡是很让人畏惧担忧的，要把死亡视为是一个积极正面机会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然而，在这个对一般人而言是个令人身心消沉而且痛苦的过程中，法王自始至终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身边的医生、护士和访客身上，对于他自己身体状况的详情反而不感兴趣。选择继续留在医院一直到最后，法王噶玛巴的热情和喜乐在无菌的医疗环境中显得格外醒目，生动地展现出佛教的真理：是我们的心在决定我们体验，而不是我们的身体或是外在的状态。即使在最后一口气时，都将佛陀的教导现身说法，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在圆寂时就和他住世时一样尊胜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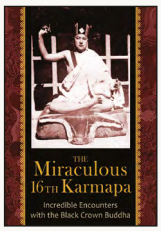
1981年12月20日，心子和重要的传承持有者为第十六世法王举行荼毗大典，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在典礼中顶礼膜拜。摄影/ Eleanor Mannika

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讓炯日佩多傑相關出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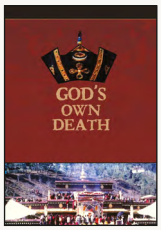
DHARMA KING: THE LIFE OF THE 16TH GYALWA KARMAPA IN IMAGES

由第十七世噶玛巴指导制作
作者: Damcho Diana Finnegan
设计：Louise Light
出版: KTD Publications and Altruism Press. 2015.
纪念第十六世噶玛巴一生行谊的图文并茂的传记，并附有第十七世噶玛巴的感人序言。



THE MIRACULOUS 16TH KARMAPA: INCREDIBLE ENCOUNTERS WITH THE BLACK CROWN BUDDHA

作者: Norma Levine
出版: Shang Shung Publications, 2013
弟子们分享个人与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互动的印象和记忆。本书记录了法王对许多人一生的持久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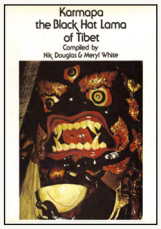


GOD'S OWN DEATH

作者: Raj Kotwal, M.D.
出版: Kwality Stores, Gangtok. 2013.
一位医生对照顾临终前的第十六世噶玛巴的医疗体验。

EMPOWERMENT: THE VISIT OF HIS HOLINESS THE 16TH GYALWA KARMAPA TO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 Chogyam Trungpa
出版: Vajradhatu Publications. 1976.
本書紀念西元1974年時，第十六世法王 噶瑪首度北美之行。



KARMAPA: THE BLACK HAT LAMA OF TIB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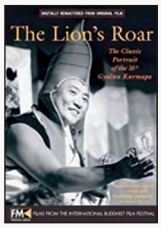
作者: Nik Douglas & Meryl White
出版: Luzac & Co. 1976.
记录第十六世法王从西藏出走时由楚布寺带出来的圣物。

THE RAIN OF WISDOM: THE ESSENCE OF THE OCEAN OF TRUE MEANING

翻譯: Nalanda Translation Committee
出版: Shambala Publications. 1999.
噶舉傳承一些最偉大的上師的道集， 其中包括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一份聲 明以及數首道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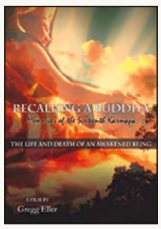
FORMER LIVES OF THE KARMAPAS, DZALENDARA AND SAKARCHUPA

作者: Ken Holmes, Katia Holmes
出版: Dzalendara. 1981.
第十六世噶瑪巴口述有關他過去世一 系列故事。



LION'S ROAR: THE LIFE AND TIMES OF HIS HOLINESS RANGJUNG RIGPE DORJE, THE 16TH KARMAPA

DVD, 50分鐘
導演: Mark Elliot
出版: Festival Media
本片為第十六世法王噶瑪巴北美行之 隨行紀錄，法王訪問霍皮族人、予教 導，並舉行黑寶冠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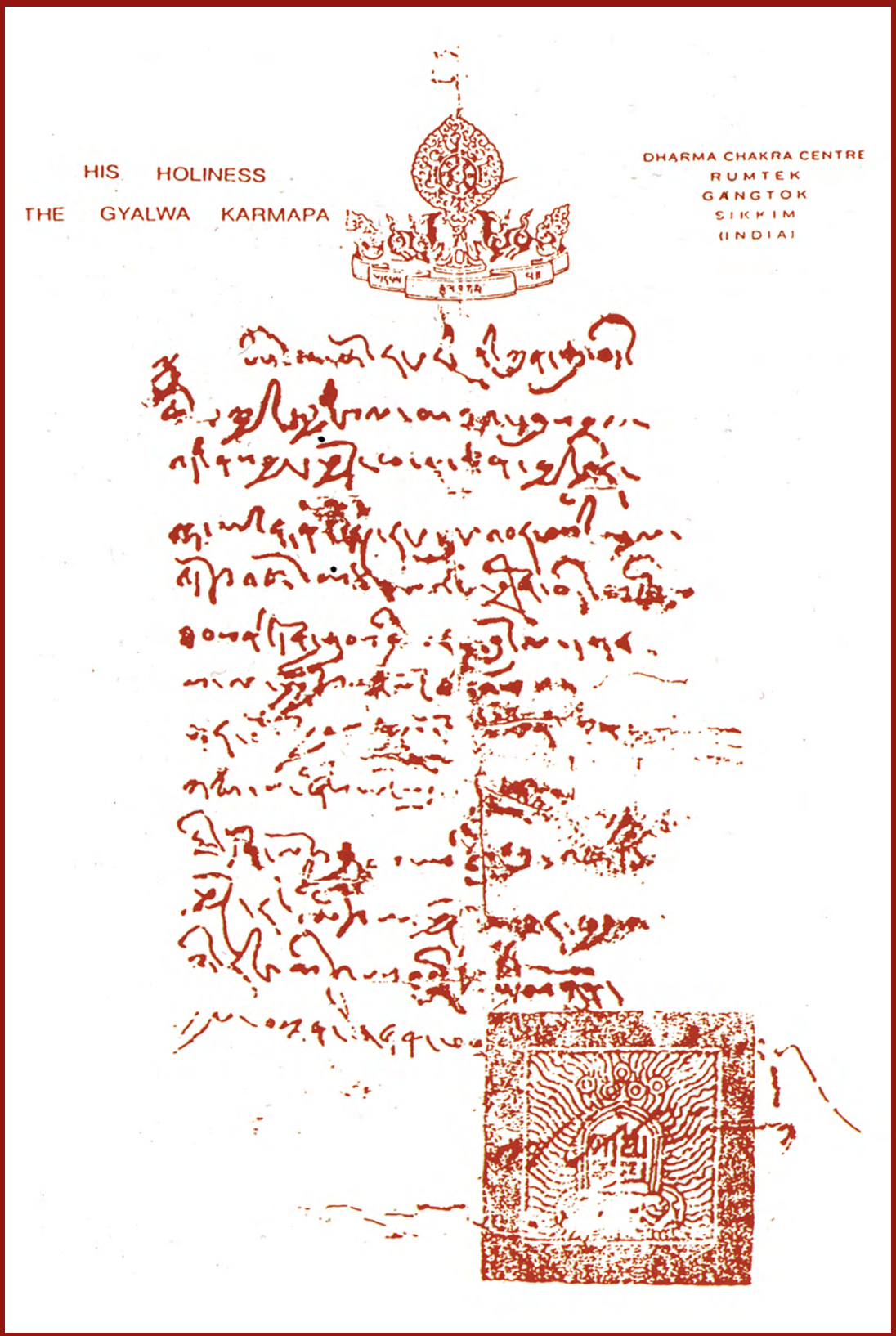
RECALLING A BUDDHA

DVD, 97分鐘
導演: Gregg Eller
出版: Tendrel Films. 2006. 在西藏親近法王的人士講述第十六世噶瑪巴的生平故事。

EMPOWERMENT

錄音 CD, 47 分鐘
出版: Kalapa Recordings. 1975.
法王首度訪美時的法會錄音，包括黑寶冠儀式、噶瑪巴希灌頂，以及瑪哈嘎拉儀軌。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图片提供/ KTD Archives



如同许多历代的噶玛巴一样，第十六世噶玛巴写下指出他将会投生何处的这封信，并委托给他的一位心子。数百年来，历代噶玛巴留下这样的指示，使弟子能够在他们未来转世的时候认出他们。如此，噶玛巴生生世世都持守着他们照护弟子和他们所领导的噶玛噶举传承教法的承诺。

8 • 認證的過程

噶玛巴之所以如此独特，不仅是因为噶玛巴建立了第一个转世世系，也因为他们引导弟子找出每次噶玛巴再转世时的正确地点所用的周到方法。自从杜松虔巴创立第一个转世传承，九百年来，已经有无数其他的伟大上师转世，他们被自己的弟子认证，并继续他们在过去世时开始着手的事业。这些转世传承中有许多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也有大量的传承，在弟子和寺院的行政机构无法认出后继转世者的情况下，在数个世代之后就已消声匿迹。

任何社会制度（包括转世传承在内）的持久性要仰赖可靠的机制，如此，这个制度方能在时间的演进之下不断繁衍。虽然历代噶玛巴的乘愿再来，是噶玛巴转世传承借以贯穿时间而持续存在最主要的方法，不过噶玛巴的弟子们能够正确认出每一位新生的噶玛巴转世者，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大悲心使上师们去寻找一个方法，让自己转世在弟子可以正确找到他们的地方；虔信心使弟子们不屈不挠地寻找，直到找到他们上师的转世者为止。在大悲心会遇虔信心的情况下，噶玛巴献出他们遍知的智慧和善巧方便，建构了一道连死亡的屏障都能跨越的桥梁。

堪波涅南寺附近巨石下方紅色的藏文「阿」字，據說每當噶瑪巴轉世時就會顯現。圖片提供／Rokpa

建构这道桥梁的善巧方法，就是杜松虔巴亲自创立的制度：留下指示，表明噶玛巴下一世的出生地。这样的指示通常会交给亲近的弟子，或者偶尔会交给可信赖的侍者。第十五世噶玛巴所写的预言信，就是放在护身符中交给一位侍者，信中不只有他下一世的出生日期，也有

谁认证了噶玛巴

噶瑪巴	認證者
第二世噶瑪巴（西元1206-1283）	朋札巴（Pomdrakpa, 西元1170-1249）
第三世噶瑪巴（西元1284-1339）	卓托烏堅巴（Drupthop Urgyenpa, 竹巴噶舉的上師）
第四世噶瑪巴（西元1340-1383）	沒有正式的認證過程 主要上師為嘉華永東巴（Gyalwa Yungtonpa）
第五世噶瑪巴（西元1384-1415）	先由羅奔古吉袞噶仁千佩（Lopön Güyi Gungpa Rinchen Pel, 第四世噶瑪巴的親近弟子）認證 由第二世夏瑪仁波切卡覺汪波認可（Khachö Wangpo, 西元1350-1405）
第六世噶瑪巴（西元1416-1452）	先由涅巴賈哲（Ngömpa Jadrel, 生于西元 1370，为第五世噶瑪巴的親近弟子）認證繼而由第三世夏瑪仁波切丘波意希（Chöpel Yeshe, 西元1406-1452）認證並主持陞座
第七世噶瑪巴（西元1454-1506）	第一世嘉察仁波切巴久敦珠（Paljor Dondrup, 西元1424-1486）
第八世噶瑪巴（西元1507-1554）	第二世嘉察仁波切扎西南嘉（Tashi Namgyal, 西元1487-1515）和 第三世司徒仁波切塔希帕久（Tashi Paljor, 西元?-1512）
第九世噶瑪巴（西元1556-1603）	第五世夏瑪仁波切昆卻尹勒 （Könchog Yenlag, 西元1525-1583 ）和 第四世司徒仁波切丘吉勾察（Chökyi Gocha, 西元?-1561）領導尋找事宜
第十世噶瑪巴（西元1604-1674）	第六世夏瑪仁波切卻吉汪丘（Chökyi Wangchuk, 西元1584-1630）
第十一世噶瑪巴（西元1676-1702）	第六世嘉察仁波切諾布桑波（Norbu Sangpo, 西元1659-1698）和 第七世夏瑪仁波切意希寧波（Yeshe Nyingpo, 西元1631-1694）
第十二世噶瑪巴（西元1703-1732）	由德東詠給明就多傑（Tertön Yongey Mingyur Dorje, 西元1628 /41- 1708, 傳下寧瑪傳承的重要上師）認證 由第八世夏瑪仁波切卻吉杜卓（Chökyi Döndrup, 西元1695-1732）主持陞座
第十三世噶瑪巴（西元1733-1797）	第七世嘉察仁波切恭秋偉瑟（Könchog Oser, 西元1699-1766）
第十四世噶瑪巴（西元1798-1868）	第八世竹巴法王確吉南瓦 (Gyalwang Drukpa Chökyi Nangwa, 西元1768-1822, 竹巴噶舉傳承的領導者）
第十五世噶瑪巴（西元1871-1922）	由第九世竹巴法王明就旺吉嘉波 (Gyalwang Drukpa Mingyur Wangi Gyalpo, 西元1823-1883, 竹巴噶舉傳承領導者）認證； 與下列上師的決定一致：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西元1813-1899）、 薩迦大師蔣揚欽哲旺波（西元1820-1892）、 寧瑪大師秋吉林巴（西元1829-1870）
第十六世噶瑪巴（西元1924-1981）	第十一世司徒仁波切貝瑪旺秋嘉波（Pema Wangchok Gyalpo, 西元1886-1952）
認證鄔金欽列多傑（Ogyen Trinley Dorje, 西元1985年生） 為第十七世噶瑪巴	第十二世司徒仁波切（生于1954年）和第十二世嘉察仁波切（生于1954年）。基于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蔣贡康楚仁波切（1954-1992）以及最初由（扎西策巴世系）夏玛仁波切（1952-2014）所接受的预言信

他出生的家庭的名字和房屋的描述。虽然不是每一位噶玛巴都会写信留下如此清楚的指引，但是当噶玛巴写下预言信时，这样的预言信便光耀灿烂地展现噶玛巴殊胜非凡的力量。噶玛巴协助弟子们寻找下一位转世者的另一个独特的方法，就是「中阴行谊」（namthar bardoma）：在噶玛巴的圆寂和他们的下一世之间所展现的特殊征象。历代噶玛巴不只能够预先决定他们下一世的出生地，也能够预定他们从这一世迁移到下一世的状态，这就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死亡和再生过程有基本的掌控力。而且，这也证实了长久以来关于噶玛巴的说法：噶玛巴具有能感知未来、过去和现在的特殊能力。

噶玛巴并不是总会留下如预言信这样明确的指示。在没有预言信的情况下，噶玛巴的首要弟子们可能会彼此商议，来确认在噶玛巴给他们的书信中，或者在噶玛巴创作的任何道歌或是其他诗作中是否含有预言的声明。弟子们也会考虑前一世噶玛巴还住世时所做的预测性的表述，他们也会去观察他们自己的梦中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征兆。

一般来说，噶玛巴经常被称为是「自我认证」。除了留下有关下一世的指示之外，许多位噶玛巴是在非常年幼时，以明确向他人说明自己的身分来「自我认证」。例如，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就是在三岁时，对他的母亲说：「我是噶玛巴希的转世。我会有很多弟子要教导。」他的母亲回答说：「如果你是噶玛巴希的转世，那你不就也是让炯多杰（第三世噶玛巴）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个男孩平静地说：「这两个人是无二无别的。」在他的这一世中，普遍都毫无疑惑地确信他的身分，若佩多杰并没有经过正式的认证过程，但是所有人却都默认他就是第四世噶玛巴。

认证的过程会因应不同的情况而调整，而且似乎一直都是高度协力合作的状态。通常是一人或是多人开始去寻找，然后认出噶玛巴，其他人则可能以正式认证的方式来确定噶玛巴的身分，此外还可能由第三方来主持正式的升座仪式。这样的状态，就很难去说任何一位个人「认证了」一位特定的噶玛巴。这也显示了多方意见的重要性，如此不仅可以确保所选的候选人是正确的，同时也可以确定传承在持续利益众生上所需的和谐得到了维护。

在第94页的图表中就可以清楚看出，认证噶玛巴的任务，并不是指派给任何一位特定的噶玛噶举上师。事实上，有许多次的例子，是其他传承中证得高度成就的上师，在寻找正确地点上，也在正式认证噶玛巴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竹巴噶举传承的重要上师喇嘛乌坚巴（Lama Urgyenpa）正式认证了第三世噶玛巴，从此，转世的模式进一步超越了单次的再生，变成一个完整建立的转世世系。有两次认证噶玛巴的任务，是由竹巴噶举（另一支噶举派别）的领袖竹千仁波切来完成的，在其他的例子里，萨迦派和宁玛派的上师们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认证噶玛巴的任务，通常会落在噶玛巴生前特别指定为他的摄政的一人或多人身上。如果噶玛巴没有清楚地公开指派这个职务，那么这个角色就会由那些噶玛巴在世时传下他传承教法的亲近弟子来完成。这个由亲近弟子来领导寻找转世者任务的优先选择，一直都是首要的考虑。如此，亲近弟子的虔信会合了上师的悲心，让上师和弟子再次相聚。

米觉多傑的例子

当正常的程序不被尊重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困惑，同时也威胁到传承中追随者之间的和谐。在噶玛巴九百年的历史上，有一些例子是不同的各方提出不同的候选人。这会造成初期的不确定，但最后还是会被化解，因为传承的上师会聚在一起，以开放和睦的态度来评估这些候选人。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的那一世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刚开始有不同的两方提出了两个可能是适当人选的小男孩，一位来自藏东，另一位来自藏西。

两位噶玛巴的转世者同时存在于世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噶玛巴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就如佛陀在教言中所说明的，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生生世世延续下去的单一而独特的心识之流。一个心识之流绝不会分成两个或更多人，而两个人的心识之流也无法融合为一个。以噶玛巴来说，他的心识从一个身体移到下一个身体，那是一个单一的心续贯穿了他所有的转世。虽然在噶玛巴的转世传承中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一些其他的传承中，上师们会示现多位化身同时存在于世间。在这样的例子中，上师的心识投生到一个单一的身体，也就是转世（藏文：yangsi 或 ku kye）。以这个身体为基础（藏文：trulshi），上师传送出多位化身（藏文：trul ku），这些化身并不是分开独立的心识，而应该被理解为是许多身体从一个单一的心识化现出来。一直都是有一个单一的身体是主要的转世，这也是任何其他化身的基础。由此，当一位上师能示现多位化身，这位上师也还是只有一个转世者，以及一个心识的相续。基于这些原因，那些寻找第八世噶玛巴的人，就必须确定那两个男孩中哪一个才是真正，而且是唯一的第七世噶玛巴的转世者。

由第七世噶玛巴训练过的传承高位上师之间，有足够的相互尊重及和谐能使不确定的疑虑得以消除。嘉察仁波切不对任何一位候选人抱持偏私之心，或是任何「我的」的感觉，他前去会见司徒仁波切推荐的候选人，当他来到这个男孩的面前，他就确信这位的确就是他的上师噶玛巴。不过，为了消除其他人的疑虑，司徒仁波切和嘉察仁波切制定了一个测试这个男孩的方法，这个制度后来被采用来评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其他转世者。一旦正确的男孩已经透过这样的方式被认证并升座，整件事就大功告成。最后，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这位杰出的人物和西藏最伟大的学

者之一，他的广阔行谊终究证实了嘉察仁波切和司徒仁波切认证的那个男孩，确实就是噶玛巴，而另外的那个男孩，后来被确定是另一位上师的转世者。

第十六世法王之後

在前十六位噶玛巴的生世中，认证噶玛巴转世者的程序被尊重及遵循。这确保了噶玛噶举是由真正的噶玛巴来领导，和谐也获得了维护，使得噶玛噶举传承能够保持完好无损。在第十六世噶玛巴圆寂后，他的四位心子——夏玛仁波切、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和蒋贡康楚仁波切，以相应于传统和他们目前状况的方式展开了认证的过程。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和他四位上首的心子。图片提供／KTD Archives

这四位首位的心子年纪相仿，也都自幼就由第十六世噶玛巴直接教导。司徒仁波切是第十六世噶玛巴自己的根本上师第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的转世，而以传承的位阶来说，夏玛仁波切是其中最高位的。但是流亡中的四位心子在法王的照护下，法王将传承的教法一起传给了四位心子。当第十六世噶玛巴圆寂时，并不曾公开单独挑选任何一位心子，在确认他的下一位转世者一事上扮演任何特别的角色。为了因应这个状况，承担着管理噶玛巴事务的行政组织责任的楚布办公室秘书长谭确永都（Damchö Yongdu），请求四位心子组织一个摄政团，一起在空位期合作照护噶玛噶举传承，以及协助鉴别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者。由于这四位无疑是他主要的弟子，第十六噶玛巴也未曾公开指派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在认证他的转世者上扮演特别的角色，选择让这四位共同合作来找出他们挚爱的根本上师，似乎完美符合了历史情境，也保持了传统。这四位都同意加入摄政团，由此，便结合了他们心灵的天赋和他们与法王间的业力连结。

从许多方面来说，第十六世噶玛巴的情况和其他认证的过程在开始进行时是很相似的。就如过去几次曾经发生过的情形，法王噶玛巴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来引导弟子到他下一世的投生之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尽管他们集体努力想要找到能帮助他们寻找上师的其他指示，但是这四位却没有什么进展。与此同时，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弟子们都在等待着。

转世上师的弟子们所经历的悲痛，并不像一般的悲痛，因为对「分离并非恒常」的理解会减缓这样的哀伤。噶玛巴对弟子的慈悲是显而易见的，而再度回来的许诺是如此坚定，使得这个承诺已经度过了九百年的历史。第十六世噶玛巴的弟子们怀着

确定法王会再回来的信心，忍受着这段时期，直至第十七世噶玛巴被认证为止，这股确信因为第十六世法王刻意选择的圆寂方式而更加稳固。但是，与上师分离依然是十分痛苦的，在等候听闻上师回来的消息的几年当中，弟子们对于与上师重聚的渴望益加强烈。

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亲自训练他的心子和其他重要的传承上师，谨慎地将噶玛噶举的教法传给他们，并使已跟随他们多生多世亲近的上师与弟子的关系更加稳固。图片提供／Kagyu Samye Ling

法王重返世间的最初征象，在西元1990年底开始绽露曙光。那时司徒仁波切进入闭关，在闭关中，噶玛巴的心子们渴望并祈求能找到的指示终于出现了！

上師的慈悲 弟子的虔信

闭关期间，司徒仁波切想起第十六世噶玛巴给他的一个护身符，当时法王说有一天他将会用得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护身符。」法王噶玛巴说：「这对你将会非常有利益。」当时司徒仁波切认为法王的意思，是指一般这样的护身符会有的保护作用，但是在闭关中想起法王说的那些话，仁波切鼓起勇气拆掉护身符的缝线。在护身符中，司徒仁波切发现了一个密封的信封，他崇敬的上师在信封上亲笔写着：「于铁马年时开启」，根据藏历来计算，这正好是下一年。

考虑到他持有的东西可能的重要性，以及想到他和其他三位传承上师共同的责任，司徒仁波切为了和其他三位摄政一起读那封信，当时他并没有拆开那封信。但是，这已经是第十六世噶玛巴圆寂后十年了，他的力量曾使四位心子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法王不在的情况下，心子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已经开始发展他们各自的事业基础，也进行着他们自己的行程。等到四位心子能够应司徒仁波切所请，为这件事而聚在一起开会，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最后，在西元1992年3月时，四位心子于锡金隆德寺重聚，期待已久的这份预言信的内容终于可以宣读了。蒋贡康楚仁波切写下了他们对这封信的解读，包括了信中诗意的隐喻。信中包括了第十七世噶玛巴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敦珠（Döndrup）和洛嘎（Lolaga），同时也提到游牧的环境、地区的名称，和他诞生的村落的部分名字。

几天之后，蒋贡康楚仁波切告诉一位纪录片的导演：「（法王噶玛巴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这些指示非常清楚，也非常精确。所以我们也都对寻找法王很有信

心。」在摄政团的建议下，蒋贡仁波切接下前往西藏寻找转世噶玛巴的任务。但是一场悲惨的车祸，在这位心子履行他的任务之前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司徒仁波切和嘉察仁波切接下来就派遣他们自己的资深工作人员前往西藏，他们和噶玛巴在西藏的古老法座楚布寺的行政人员共同组织一个寻访队。有了第十六世噶玛巴在信中指示的明确方向，寻访队得以找到由名为敦珠和洛嘎的父母所生的一个非凡的牧民孩子，他住的地区和村落的名字和信中具体指出的完全相符。第十六世噶玛巴留下的预言和第十七世噶玛巴的诞生之间的一致性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寻访任务大功告成的消息传到司徒仁波切和嘉察仁波切那里时，他们立刻将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通报给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那时已经做了一个殊胜的梦，梦境与楚布寺的寻访队所找到的完全相符，接着他就用一些传统的方法来做进一步的查证。达赖喇嘛尊者以他自身的洞悉力，确定这个男孩确实就是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者，并且正式认可了这项决定。

在一世又一世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再度转世的噶玛巴由他过去世的亲近弟子为其升座。此处大悲心正会遇虔信心，图左为第十六世噶玛巴的心子第十二世司徒仁波切，摄于西藏历代噶玛巴的主座楚布寺，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的升座大典中。
摄影／Michele Martin

全世界成千上万人们的生命因为会遇第十六世噶玛巴而彻底转变。他证悟的风范已经唤醒了无数弟子心中善美的种子，他们与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连结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喜乐和希望的泉源。在没有法王回到世间的迹象的那段漫长年岁中，不仅是四位心子，成千上万人们的心也因深切的盼望而受苦。超过十年与上师分离的痛苦，在他们首次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就被扫除：已经找到噶玛巴了！许多弟子因无尽的喜悦而流下泪来，家人聚集在一起庆祝，雀跃地分享他们的快乐，就好像一个期待已久的孩子终于诞生在他们自己家中。事实上，许多人在得知他们的上师已经回来的消息时，那就好像是久别的母子终于团聚一样。

一找到噶玛巴后，在西藏的寻访队便与中国政府接洽，以取得必要的许可，好将年幼的噶玛巴接回他位于中藏的法座来继续他身为噶玛巴的任务。政府官员同意了，中国政府后来正式承认噶玛巴转世者的认证。虽然他们的承认似乎显示了他们在有关西藏宗教习俗的限制政策上的软化，在这么做的同时，中国政府借此机会来宣告他们掌控西藏所有生活面向的权利。无论如何，这为第十七世噶玛巴在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创立的主座寺院升座创造了合宜的条件。司徒仁波切和嘉察仁波切亲自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依于他自身的洞悉力，确定依照预言信所找到的男孩确实就是噶玛巴的转世者。

前往西藏去主持于楚布寺举行的升座典礼。西元1992年9月27日，噶玛巴再度登上他的法座，对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弟子来说，超过十年期待与圆寂的上师重聚的渴望终于结束了。认证的过程到此已经圆满。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遮蔽知道已经找到上师转世者的全然喜乐。十二年来，第十六世噶玛巴的弟子们已经满足于将他们的上师前一世的身形观想在头顶上，或是在心间。现在，他们终于能够见到他们挚爱的上师以新的活生生的身形出现在他古老的法座楚布寺。他们可以再度听到上师的声音，并且继续与上师间的深厚关系，这位成就的上师引导他们达到他们自己的证悟。第十六世噶玛巴无数弟子的渴望之心终于获得了满足。

達賴喇嘛的歷史角色

有许多原因使得噶玛巴需要他们的弟子来认证他们的下一世。其中之一，是因为回复和这些弟子的关系，是继续引导他们趋向证悟最有效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则是身为噶玛噶举派的领袖，一位存在于世间的噶玛巴被认证为噶玛巴，对噶玛噶举派本身的延续以及广大利益无量众生而言是必要的。为了要达成这些目标，有时即使认证过程已经完成，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依然是必要的，如此，每一位噶玛巴就能够去实行他们身为噶玛巴的行谊。在这样的情况中，噶玛噶举的上师们和噶玛巴本身，都接受不同的政治权威对他们噶玛巴的身分的正式承认。自西元十七世纪起，由甘丹宫政府统治西藏的数百年来（请见第32页），达赖喇嘛一直是西藏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或是他们的摄政正式认可从第十一世噶玛巴以降每一位噶玛巴的认证。例如，第七世达赖喇嘛就认可了第十三世噶玛巴的认证，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为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认证背书。实际上，不仅对噶玛巴而言，对藏传佛教不同派别所有主要的转世者，以及拥有世袭头衔的重要上师，如萨迦派的萨迦崔钦法王（Sakya Tridzin）和宁玛派的敏林彻清法王（Minling Trichen），达赖喇嘛或其办公室的承认都是必要的。

尽管合宜地接受身为西藏政治权威的达赖喇嘛所给予的承认，噶玛巴既不是一个被推选出来的职位，也不是可以经由协商而决定的一项任命。噶玛巴是出于对世间的大悲心，自十一世纪起就生生世世不断乘愿转世的一个人。「噶玛巴」是始于杜松虔巴的这一系转世者的名号，而第十七世噶玛巴就是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要认

出噶玛巴的转世者，必须具备能力来解读指出噶玛巴出生地的许多征象。这需要能够洞察过去世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最终，这毕竟是证得极高成就的上师才能够决定的事情。

现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认可谁是真正噶玛巴的权威性，主要并不是源于他在政治上的角色，而是来自他被普世尊崇的心灵大师的身分。由于达赖喇嘛层次高深的心灵开展和他无懈可击的风骨，以及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中立性，使得他确定谁是或谁不是噶玛巴的能力获得了保证。

印度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第十七世噶玛巴的两侧是他的心子——嘉察仁波切和蒋贡康楚仁波切，身旁则是其他重要的传承上师。前列坐者由左至右：天噶仁波切、堪千创古仁波切和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左立者为竹庆本乐仁波切，右方为咏给明就仁波切和堪布东由罗卓仁波切（Khenpo Donyo Lodro Rinpoche）。他们大多是第十六世噶玛巴的亲传弟子。图片提供/ Tsurphu Labrang Media

最终，噶玛噶举传承的弟子们或许会因为摄政团中大多数的心子们的共同决定，而对认证第十七世噶玛巴的过程生起信心。他们或许会因为预言信中提供的噶玛巴从一世到下一世刻意留下轨迹的清楚细节，而使他们的信念获得了支持。他们或许会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无谬的洞见已经确认了噶玛噶举传承上师们所做的鉴定，而使他们的确信更加深刻。对于那些有幸能亲身体验法王证悟风范的人，就可能会因直接会遇法王而深具信心，因为这位圣者的证悟风范确实是无可否认的。

虽然这些事实或许极具说服力，但就如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的例子一样，行谊本身最终证实了这位由司徒仁波切和嘉察仁波切认证的男孩确实就是噶玛巴。以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而言，从观察他的行持，和听闻他教导的直透人心而清新的佛法，就可以清楚得知：眼前所见的，是行动中的噶玛巴自身的功德和广大的行谊。

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西元2010年摄于达兰沙拉。

9·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

由于噶玛巴诞生于二十世纪晚期，将孕育自西藏山间僻静处的心灵教导，完全带入迫切需要这些教导的全球化时代，就成了第十七世噶玛巴的任务。为了要完成这项使命，西元1985年6月19日，一个男孩出生在西藏，噶玛巴转世传承的第十七次转世于焉降临。就如他的前世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于预言信上所指出的，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出生在藏东，他的母亲为洛嘎，父亲为敦珠。童年的早期，法王噶玛巴和他的家人在西藏高原环境严峻的偏远一角共度着单纯的牧民生活。

当他只有七岁大时，一组寻访队来到他家的帐篷。遵循他的前世第十六世噶玛巴所写预言信中的详细指示，寻访队找到了年幼的噶玛巴。确认这个孩子为噶玛巴的鉴定工作，不仅经过大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和许多其他噶玛噶举重要上师的查证，也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认证。

法王随着寻访队回到位于中藏的楚布寺，并在楚布寺升座、领受了他最初的出家戒。于此之后，法王便开始接受传统上噶玛巴应进行的学习和训练，而且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开始授予弟子们心灵上的指引。他的第一次公开开示是在西藏楚布寺举行（当时他只有八岁），与会闻法的大众超过了二万人。但是，主要的噶玛噶举传承持有者却不被允许进入西藏将传承的心要教法传授给他，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令他无法在这个世间完全履行他身为噶玛巴的任务。当年轻的噶玛巴发现他在西藏的处境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十四岁时，他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去追寻自由以扮演好他身为世界级精神领袖的角色，并履行他身为噶玛噶举传承领导者应尽的责任。

透过乘坐吉普车、骑马、步行和搭乘直升机等方式翻越喜玛拉雅山，西元2000年1月5日，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抵达印度达兰沙拉。法王在达兰沙拉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热烈欢迎，自此，法王噶玛巴也在尊者照护下享有前辈与后进间的亲近关系。在法王以难民的身分停留在印度的15年间，他已经接受了传统的寺院训练和哲理的教育，同时也接受个人的现代教育。法王每年在他位于达兰沙拉的住所，接见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自西元2004年起，法王开始为噶举大祈愿法会主法，这场在菩提迦耶举行的年度冬季法会，吸引了成千上万世界各地许多不同佛教传承的人士前来参与盛会。

西元2008年5月，法王展开他期待已久的首度西方之旅。法王出访美国，巡视了他位于纽约的北美法座，以及许多在他精神领导之下的佛法中心。之后，他于西元2011 年第二次访问美国。西元2014 年，他首次访问欧洲，在柏林和位于德国的欧洲法座莲花戒学院（ Kamalashila ）附近向大批群众授课。西元2009年11月时，法王在于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举行的TED大会中发表谈话，成为大会成立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演说者。西元2010年1月于菩提迦耶，超过一万两千名观众出席了由法王制作并撰写剧本的舞台剧现场演出，这出关于密勒日巴大师生平的舞台剧，完美地结合了传统西藏歌剧和现代剧场的元素。

除了致力于保存和表现西藏文化之外，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也行遍印度各地，参与他第二故乡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从赛巴巴（Sai Baba）位于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新寺院的开光典礼，到在加尔各达举行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百岁冥诞纪念，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精神，法王也会见了许多其他的精神领袖。此外，法王也是佛教发展协会（Buddha Vikas Sangha）以及全印度其他许多印度佛教团体的佛法老师。出于对佛教根源于印度的崇敬，法王在亲自指导的规模庞大的噶举大祈愿法会中，引进了梵文的祈愿文，也着手使丧失的印度佛教道歌传统复苏的行持。法王从他的佛法传承中找到梵文道歌的原文之后，邀请印度传统歌者于西元2010年12月在菩提迦耶举行的「噶玛巴九百年」庆祝活动的开幕仪式中演出。这次表演是近千年来，梵文道歌首次在印度演出。

法王噶玛巴特别提倡的两项议题就是女权和环保。他已经制定了许多实际的计画来保护环境，以此作为照护未来世代的方法，法王也亲口承诺会确保未来女性将有机会在藏传佛教传中领受完整的比丘尼戒。

如此，第十七世噶玛巴在极广阔的范围内行持利他，然而他前瞻未来的行谊仍然是深植于对过去的敬重。既是学者和禅修大师，又是画家、诗人、作曲家、剧作家，第十七世噶玛巴体现了数百年来历代噶玛巴含括范围极广的行谊。身为环保人士以及经常透过网路直播进行开示的世界级精神领袖，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确实已经将噶玛巴传承的事业完全带入了二十一世纪。

煉心八句

作者：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出版：Thrangu Dharmakara, 2022, dharmaebooks.org

法王噶瑪巴於印度帝洛普講授的一系列教導，針對如何於二十一世紀行菩薩之道，給予深具啟發性又極為實際的指導。

法王教你做菩薩：噶瑪巴佛子行37頌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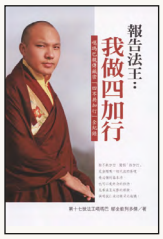
作者：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出版：眾生文化, 2010

法王噶瑪巴於印度帝洛普講授的一系列教導，針對如何於二十一世紀行菩薩之道，給予深具啟發性又極為實際的指導。

就在當下

作者：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出版：眾生文化, 2011

有關如何讓生活更慈悲、更有覺知的一〇八則智慧法語，提供有關環境、自由、責任、孤獨和知足的建言，搭配當代攝影作品。



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

作者：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出版：眾生文化, 2009

法王教授傳統的四加行修持，為了在現代忙碌的生活中想要進行這項心靈修持的弟子們，法王特別撰寫了精要的簡軌。

神州鐘鳴：伽藍尊者之供奉儀軌

作者：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下載：www.kagyuoffice.org.tw

自第五世噶瑪巴起，漢地護法「伽藍尊者」關公即與西藏結下甚深淵源。法王特別撰寫這部儀軌，以喚起菩薩悲心宿願，守護世界和平及漢藏兩地教法。

噶舉大祈願法本

彙編：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出版：國際噶舉大祈願法會, 2008

為了年度的噶舉大祈願法會而編纂的祈願文和修持總集。本著不分派的精神，本書收錄了許多不同佛教傳承的願文。

獅子吼：少年噶瑪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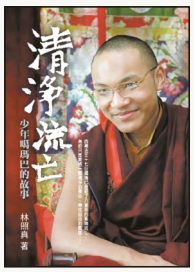
作者：蜜雪兒瑪汀
出版：明光文化, 2009

有關法王的童年和離開西藏的詳細紀錄，同時也選錄了法王早期的詩作和開示。

大寶法王：千年一願

作者：米克布朗
出版：眾生文化, 2010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被譽為即將來臨的新世代最偉大的精神領袖之一，本書透過許多不同的角度，詳細介紹這位流亡的西藏青少年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故事。



清淨流亡——少年噶瑪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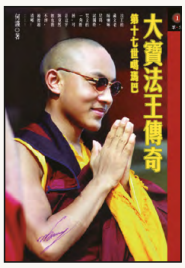
作者：林照真
出版：圓神, 2002

藉由法王離開西藏的過程來剖析藏傳佛教的過去與未來，並以非宗教的觀點分析噶瑪巴的現實處境和現代意義。

十七世大寶法王

作者：尚保羅希柏
出版：心靈工坊, 2001

紀錄法王早年的寺院生活以及他選擇出走的深遠源因，並分析中藏之間的關係和藏族流亡的真貌。



大寶法王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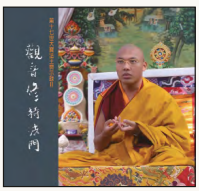
作者：何謹
出版：橡樹林, 2001

介紹藏傳佛教、轉世認證制度、噶瑪巴傳承，以及第十七世噶瑪巴啟迪人心的傳奇性故事。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開示錄 I

錄音CD
出版：原動力文化, 2005

西元2004年法王於噶舉大祈願法會期間，為弟子開示「皈依」和「修心七要」。法王透過自身的經歷，以智慧又幽默的言語深入淺出地為弟子開啟學習佛法之門。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開示錄 II

錄音CD
出版：原動力文化, 2006

收錄西元2006年噶舉大祈願法會期間，法王教授的「觀音修持法門」，以及法王創作之「觀音心咒」新曲，和新年祈願詩〈世界呀〉（英文版）譜曲。

獅子奮迅：僧伽教育篇

DVD, 42分鐘
出版：眾生文化, 2005

法王噶瑪巴在西元2004年的「辯經法會」與「祈願法會」兩大噶瑪噶舉年度盛會上，針對僧團的規矩進行多項重大和決定性的改革。此專輯完整記錄法王帶領僧眾的過程。

龍樹菩薩親友書

DVD, 500分鐘
出版：生命文化基金會, 2010

法王噶瑪巴於西元2009年第二十七屆噶舉大祈願法會中講述這部重要著作，為弟子們闡述佛法要旨以及如何將佛法實際應用於生活中。

密勒日巴傳

DVD, 255分鐘
出版：台灣環球唱片, 2010

這套精緻的DVD記錄了由第十七噶瑪巴製作並撰寫劇本的現場舞臺劇表演。本劇融合了傳統西藏歌劇和現代劇場藝術的元素，是一項於聖地菩提迦耶演出的世界級戲劇活動。

1975 年於锡金隆德寺主持黑寶冠儀式。摄影/Lars Gammeltof

10◆黑寶冠

西元1400年代初期，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接受中国皇帝的邀请，出访中国并在宫中教学。这趟从西藏出发的旅程花了三年的时间，因为第五世噶玛巴和他的嘎千大营地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移动，在横越分隔西藏和中国首都南京之间这片绵延辽阔的土地时，一面行进一面弘扬佛法。旅行时，德新谢巴追随的是第二、第三和第四世噶玛巴的步履，这三位噶玛巴都曾经走过相同的旅程。就如过去世的噶玛巴一样，第五世噶玛巴在旅途的终点与中国皇帝培养了很亲近的关系，也与沿途的当地社会建立起法缘。当德新谢巴最后终于抵达南京，数千位僧众等候在那里欢迎他步入中国的京城。

第二世噶瑪巴噶瑪巴希所戴的事業寶冠（自十三世紀保存至今）。圖片提供／Rokpa

抵达中国一个月后，第五世噶玛巴开始授课。根据各方面的说法，在二十二天之中，他教导皇帝和其宫廷成员一连串非凡的教法和灌顶。在噶玛巴授予殊胜法传的期间，那些在场的人都亲眼目睹每天展现的惊人而吉祥的征象。中国朝廷的历史学家汇集了这些事件的详细日志，一丝不苟地记录下噶玛巴所授佛法的稀有殊胜。皇帝下令将这些事件记录在一卷五十呎长的丝质背衬卷轴上，还绘有图解和五种文字的说明。这幅壮丽画轴的副本献给了噶玛巴，数百年来都珍藏在楚布寺，不过现已为西藏拉萨博物馆所收藏。

2010 年，第十七世噶玛巴在菩提迦耶举行的噶玛巴 900 年开幕典礼上佩戴事业宝冠。图片提供/ Karmapa 900 Organizing Committee

第五世噶玛巴展现的非凡神通力，使得永乐皇帝的心完全准备好去领会法王噶玛巴的宏伟庄严。有一天在法会当中，充满信心的永乐皇帝突然见到一顶黑宝冠旋停在第五世噶玛巴的头顶上方。由于被这个体验深深启发，皇帝请求德新谢巴同意他依照他所见到的景象去制作一顶完全拟真的仿制品。获得了噶玛巴的应允后，皇帝便监督工匠重现他见到的那顶宝冠。虽然这顶宝冠实际上是深蓝色的，但是从一段距离之外看起来像是黑色的，因此被称为「黑宝冠」。

西元1977年，法王帶著黑寶冠抵達 柏林機場。
攝影/Günter Denk

黑宝冠仪式中，噶玛巴所戴的那顶镶饰着宝石的黑宝冠，让得见者可以亲眼目睹反映出噶玛巴功德的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示现，就如西元1407年时，这些功德被那位深具信心的弟子见到一样。

皇帝所見：自顯寶冠

皇帝去探究原因来解释他见到的景象，他了解到这顶宝冠是所有噶玛巴客观存在的一个自然出现的特征。早在他过去世投生为杜松虔巴时，第一世噶玛巴就已经证得了菩萨的第十地，这是特别高层次的一种精神成就。每当一位菩萨证得这样的境地时，所有诸佛都会聚集，并授予这位初登十地的菩萨一个特殊的宝冠灌顶。以一位将成为噶玛巴的圣者来说，从灌顶的那一刻起，这顶宝冠已经形成他的本质之中自然存在的一个面向。这顶被称为「自显智慧宝冠」（藏文：yeshe rangnang gi chöpen）的宝冠，只有那些具备珍稀净观的人才能够见到，要有这样的净观才能认出真实可见形态的诸佛（或称化身佛）。虽然这是大部分的平凡众生察觉不到的，但是如果一个弟子以极大而不动摇的信心净化他或她的心，就能够得见这顶自显的宝冠。

永乐皇帝见到的宝冠景象或许十分稀有，但是所有伟大的行者一旦达到某种层次的精神成就，他们的内在功德确实就会向外展现。这种内在功德的外在征象在佛陀的传记中有详细的纪录。今天，身处在证得高度成就的心灵大师面前时，人们或许会模糊地感觉到他们非凡的功德。然而，在我们这个充满愤世嫉俗的年代，彼此之间激烈的竞争使我们不愿尊重他人，这些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使我们对出现在我们之间的伟大和崇高无法有体会和感恩的能力。

即使是在最初的几世噶玛巴时，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体会和理解噶玛巴的许多殊胜功德。但是由于永乐皇帝的恩德，他以世俗的平凡材料创作了一件仿制品，使得过去的六百年来，一般平凡众生也能有机会瞥见到平时被遮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的事物。那样隐约的一瞥，实际上具有的力量却如此强大，据说仅只是见到就产生解脱的作用。这项功德就反应在在它正式的名称上——见即解脱宝冠（Üsha Thong Dröl）。

黑寶冠儀式

「见即解脱宝冠」不仅是历代噶玛巴所体现之精神功德的重要实体代表物，同时也是让这些功德能据此启迪并利益众生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过去多世的噶玛巴发展出了一种仪式，也就是现在所知的金刚宝冠仪式，或称黑宝冠仪式。虽然亲眼目睹黑宝冠仪式的人只是平凡的众生，但是见到噶玛巴戴着实体宝冠的经验，却会为未来的某个时刻埋下伏笔，那时，在不需任何外来的协助下，他们已净化的心将能够见到成就

圣者的所有功德。仪式是以献曼达开场，接下来则是传统的七支供养。之后，法王噶玛巴会在戴上宝冠之前，进入甚深禅定，观想自身是象征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同时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嗡玛尼贝美吽。

在流亡中，第十六世噶玛巴将黑宝冠仪式视为是利生事业的一个关键形式，他在欧洲、北美和南亚各地无数次赐予黑宝冠仪式的加持。许多今天在噶玛噶举传承中修持佛法的西方弟子，一开始会进入这个传承是因为他们在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举行宝冠灌顶时接触到了法王。

历史并没有记载第一次举行黑宝冠仪式是在何时，但显然到第九世噶玛巴旺秋多杰时，这项仪式已变得十分普遍。在伟大的第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传记中，他描述了第九世噶玛巴和第三世达赖喇嘛的一次会面。当时，第三世达赖喇嘛做了极丰盛的供养，请求第九世噶玛巴为他举行黑宝冠仪式。仪式结束时，第三世达赖喇嘛请求允许他碰触并戴上那顶宝冠，第九世噶玛巴同意了。传记中记述说当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么做时，出现了吉祥的征象。如此看来，显然在实体宝冠制做出来后不久，黑宝冠仪式已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噶瑪巴的其他寶冠

黑宝冠绝不是唯一一顶与噶玛巴有关的宝冠。噶玛巴传承也领受了另一顶由许多空行母的头发织成的独特宝冠，她们自发地将这顶宝冠献给噶玛巴。在西藏，这顶熠熠生辉的黑宝冠在严密封藏之下由噶玛巴保存，而且不公开展示。

现在噶玛巴在某些场合中仍会公开使用的第三顶噶玛巴的独特宝冠，就是「事业宝冠」（le shu）。领受到最初的出家戒后，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就生起了一次胜观，胜观中一位佛献给他一顶黑宝帽。杜松虔巴后来制做了这顶宝冠的复制品，也就是事业宝冠（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所戴的事业宝冠照片就收录在本书第107页，现今的法王噶玛巴所戴的宝冠照片亦在同一页）。在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之后，事业宝冠上就增加了另外的严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顶事业宝冠也开始具有永乐皇帝所做的那顶宝冠的特质。虽然在画作中，事业宝冠常被误认为是见即解脱宝冠，但实际上，这两顶宝冠是完全不同的。

噶玛巴的见即解脱宝冠现今被收藏在北印度锡金的隆德寺。在行持许多不同形式的利生事业时，以及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中，会见到法王噶玛巴戴上事业宝冠和一些其他的宝冠。相较之下，自显智慧宝冠就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见。然而，就如杜松虔巴的后继转世者以人的身形为众生带来善美，据说，这顶宝冠永远都在他们头顶上，象征他们辉煌荣耀地存在于这个世间。

西元1974年，法王在旧金山赐予黑宝冠仪式，一开始的献曼达是为了要请求能见到黑宝冠仪式的殊荣。Shambhala Archives：摄影／Tharpa Chotron

仪式当中，法王从盒中取出黑宝冠，西元1974年摄于旧金山。Shambhala Archives：摄影／Tharpa Chotron

西元1974年，于旧金山举行的黑宝冠仪式中的与会大众。Shambhala Archives：摄影／Tharpa Chotron

西藏楚布寺。攝影／Karma Jinpa

11 • 三個主要法座

佛陀在圆寂时，告诉未来的佛教徒要前往他不同行谊发生的重要地点，然后在心里想着：「这是佛陀成道的地方，这是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如此，从佛教的开端起，这些有形的地点便成为弟子们抗拒时间的残酷性与过去的伟大上师们产生连结的一个方法。堪波涅南寺、噶玛寺、楚布寺，这些由杜松虔巴创建的寺院法座同样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创造出能跨越广阔绵长时间的桥梁。噶玛巴的主要法座不仅使他未来的弟子，也使他未来的转世者能够有一个长存的基础，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能与传承产生连系。事实上，自杜松虔巴起，每一位后继的噶玛巴都曾经在楚布寺中住过一段时日。

然而，噶玛噶举的大型寺院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个长存的蔽身之处给居住其中不断轮替的世代而已。最重要的是，这些寺院确保了卓越的行者所培养的洞见和智慧不会因为他们的圆寂而散失。相较于西藏建造寺院时所用的大量石块的持久性，人类的身体却可悲地脆弱与短暂。即使许多优异有威力的行者都出现在同一个世代，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地方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当伟大的大师们圆寂时，修持团体不可避免地就会风吹四散。以噶玛巴来说，如果修持团体必须不断反复在不同的新地点重组，那么修持的持续性就会中断。基于这个原因，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在流亡中的第一个重要行谊，就是在锡金的隆德建立一个新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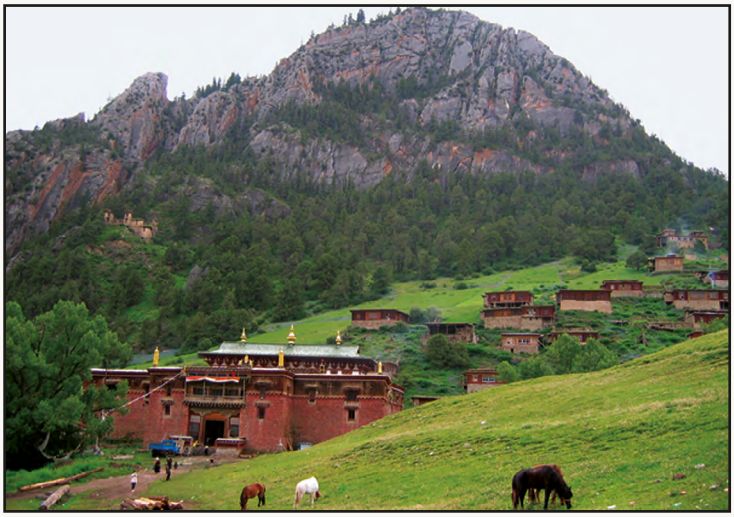
数百年来，噶玛噶举的寺院法座在守护实修传承的法传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许多西藏的寺院机构是座落于贸易路径的重要据点和主要城市的外缘，如此，可确保寺院能获得物质支援并向外延展到当地的社群。但是，杜松虔巴却为他创建的三个主要法座选择群山围绕的地点，远离了繁忙的城市和乡镇。因此，噶玛巴三个主要法座的座落处，便成为噶玛噶举传承坚定专注在实修上的极大支柱。寺院本身就是修持团体的中心，四面环绕着建物，或是在家行者和僧众可用来独自闭关的山洞。就如建立主要法座成了杜松虔巴对弟子和传承慈悲照护的一部分，现今这三个法座的屹立不摇，也象征了他为众生和教法效力的不朽决心。

印度錫金隆德寺。攝影／John C. Huntington

藏東的堪波涅南寺。攝影／Tenzin Dorje

堪波涅南寺

杜松虔巴于西元1164年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法座——堪波涅南寺。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在中藏受了漫长的三十年训练后返回他的故乡康区。当他身边聚集了庞大的修持团体时，他建立了堪波涅南寺，作为在实际和精神上照顾这些弟子修持需求的基地。事实上，堪波涅南寺特别被称为代表杜松虔巴的「身」，噶玛寺代表他的「语」，楚布寺则代表他的「意」。



藏東噶瑪寺。圖片提供／The Fourth Karma Khenchen Rinpoche

噶瑪寺

建立堪波涅南寺后二十年，在依傍着康区昌都（Chamdo）的扎曲河（Dzachu River）畔的群山之中，杜松虔巴创建了第二个主要法座。在第八世大司徒巴（西元1700-1774）于西元十八世纪时建立他自己八蚌寺的法座之前，噶玛寺一直是司徒巴转世世系事业的主要中心。第一世大司徒巴（西元1377-1448）被任命为噶玛寺的首要老师，后继的大司徒巴也接下了照护噶玛寺的主要责任。由于噶玛噶举对艺术一直都极为关注（历代大司徒巴即是特别有天分的艺术家），数

楚布寺。攝影／Karma Jinpa

楚布寺

座落于中藏吐龙山谷的楚布寺（建于西元1189），成了杜松虔巴创建的最后一个法座。西元1159年，就在返回康区前不久，杜松虔巴已经透过劝慰当地的护法，为这个法座奠下了基础。数十年后，遵循喇嘛贡楚给他的指示，第一世噶玛巴从康区前往这个位于拉萨西方的地点去建立楚布寺，那时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了。西元1193年时，杜松虔巴也就是圆寂于此。数百年来，楚布寺持续充满了后继的噶玛巴们威力强大活生生的存在感。楚布寺也保存着他们的舍利，

数百年来，由于其他教派运势的兴起，堪波涅南寺数度进出噶举派的执掌。有段时间，它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众的长住；今天，则成了格鲁派的寺院。

将近八百五十年来，堪波涅南古老的墙垣和四周环绕的山峰已如此坚韧地持续了数百年，并且宽大地接纳历史送来的所有心灵修持者。

僧眾於堪波涅南寺辯經。攝影／Tenzin Dorje

百年来，噶玛寺已经为壁画、佛像和唐卡庄严得十分富丽华美。它的图书馆收藏了一套精美的梵文典籍全集，而且是西藏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噶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现在重建西藏噶玛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而寺院的噶玛噶举僧众仍在那里持续修持。

列隊展開噶瑪寺的年度夏安居。圖片提供／The Fourth Karma Khenchen Rinpoche

就安奉在佛塔以及称为「擦擦」（tsatsa）的泥塑小佛像中。

到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整个寺院的建筑物已经夷为平地，剩下的只有不适合居住的断垣残壁。当政治情势好转时，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派竹奔德谦仁波切（Drupön Dechen Rinpoche）从印度返回西藏去展开楚布寺的重建工作。当年幼的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居住于楚布寺时，他开始积极地改建这座寺院。现今，大部分原有的建筑物都已经重建，楚布寺中也开办了一所佛学院。

楚布寺的金剛舞。攝影／Tenzin Dorje

在这幅噶玛嘎孜派画风的富丽作品中，不同的艺术史学家对中央人物的身分有不同的看法，但也都确定这是噶玛巴的一位心子。红宝冠上云朵的方向和山水景色的元素暗示这是司徒仁波切，很可能是司徒班千。拥有这幅唐卡的鲁宾美术馆，鉴定这是绘于十八世纪西藏的夏玛巴唐卡。鲁宾美术馆C2006.66.495 (HAR 961)

12 • 心子

历代的噶玛巴已经如同噶玛噶举派的擎天巨柱屹立了九百年。他们在一群传承上师的协助下，生生世世持续守护着噶玛冈仓家族。下列的每一位上师，都是以噶玛巴弟子的身分进入这个传承，继而成为噶玛巴的六大心子之一。他们每一位之后都继续为噶玛噶举教法的繁荣昌盛做出各自独特的贡献。他们的个人功德和行谊，使整体的噶玛噶举传承更加充实丰富。

自从西元1729年建立以来，司徒仁波切在藏东的寺院就是传承中第二重要的寺院（仅次于楚布寺），而且直至现今都还稳定持续着噶玛噶举传承在康区保有的强大优势。「嘉察」这个称号字面上的意义是「摄政」，嘉察仁波切的世系在从一世噶玛巴到下一世噶玛巴间的过渡期，承担了特殊的重责大任。夏玛仁波切在噶玛噶举的学术研究上有极大的贡献，而他们在西元十五、十六世纪时与西藏统治者间的渊源，对于传承在那段时期的昌盛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西元十七、十八世纪时重大的历史困境中，哲霍仁波切（Treho Rinpoche）和嘉察仁波切的善巧方便在维护噶玛噶举传承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西元十八世纪时，由于围绕着第十世夏玛巴的复杂事件，西藏政府禁止夏玛转世者升座，于是基于政治因素，从十八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夏玛仁波切都无法在噶玛噶举教法的传衍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在这段时期，蒋贡康楚转世者成为噶玛巴的心子，为噶玛噶举传承带来他们广博的知识和兼容并蓄的精神。

虽然每一位噶玛巴生来就是一个塑造好要来承装传承的完美容器，但是将这个容器注满传承法传的过程，在每一位后继的转世者身上都必须重复进行。虽然历代噶玛巴一般都会认证六位心子的转世者，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心子拥有认证噶玛巴的职务。在历史上，心子们往往是共同承担这个任务（请见〈认证的过程〉篇章中的图表）。噶玛巴在每一个生世中，都会重新接受噶玛噶举传承的灌顶、指引和口传，而且给予噶玛巴这些教法的上师，通常都是那些直接从前一世噶玛巴那里领受到这个教法传承的伟大上师。传承上师因此就如同桥梁一般连结过去和现在的噶玛巴转世者，他们受托执持教法和法传，直到每一位后继的噶玛巴以新的身形成年时，他们能把这些教法再交回给噶玛巴为止。如此，历代噶玛巴和其他噶玛噶举的主要传承上师，以延续多生多世相互扶持合作的关系，彼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夏瑪仁波切

第一世夏玛仁波切卓巴辛给是第三世噶玛巴的弟子。历代的夏玛仁波切中，有许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许多重要的噶玛噶举经典由其所撰写，而有些夏玛仁波切是政治要角，曾经在帕竹统治者和后藏家族掌权时为他们提供咨询。第九世夏玛巴圆寂后，由不同的上师所认证的两位夏玛转世灵童分别被称为扎西策巴(the Shamar of Tashi Tsepa)的夏玛和南林夏玛(the Namling Shamar)。扎西策巴的夏玛巴的名字是通过抽签抽出的，随后他被陞座为第十世夏玛巴。第十世夏玛仁波切（扎西策巴）圆寂后，就再也没有夏玛仁巴被陞座，直到第十六世噶玛巴时代才恢复。尽管南林夏玛转世传承不是正式的夏玛巴，但其认证和陞座一直没有中断。

夏瑪轉世傳承

1. 卓巴辛給（Dragpa Senge, 西元1283–1349）
2. 卡覺汪波（Khachö Wangpo, 西元1350–1405）
3. 丘波意希（Chöpel Yeshe, 西元1406–1452）
4. 卻吉卓巴（Chökyi Dragpa Yeshe Pal Sangpo, 西元1453-1524）
5. 昆卻尹勒（Könchog Yenlag, 西元1525–1583）
6. 卻吉汪丘（Chökyi Wangchug, 西元1584–1630）
7. 意希寧波（Yeshe Nyingpo, 西元1631–1694）
8. 卻吉杜卓（Chökyi Döndrup, 西元1695–1732）
9. 昆卻雍涅（Könchog Gewe Jungne, 西元1733–1740）

（扎西策巴）夏玛

10. 夏玛秋珠嘉措 (Shamar Chödrup Gyatso，西元1741/42-1792) 恢复认证後为 14. 夏玛确吉罗佐 (Shamar Chökyi Lodrö，西元1952-2014)

（南林）夏玛

1. 贡确噶旺嘉措（Konchog Garwang Gyatso，西元1735？-1792？）
2. 丹增钦列南嘉 (Tenzin Trinley Namgyal)（生于西元1793 年？）
3. 蒋巴阿旺 (Jampal Ngawang)
4. 噶旺噶玛堪珠(Garwang Karma Khedrup)

最近的南林夏玛由第十五世噶玛巴卡恰多杰所认证，并于西元1982年圆寂。

大司徒仁波切

第一世大司徒仁波切是第五世噶玛巴的弟子。虽然他投注一生中大量的时间在山洞中禅修，他的声望却广为传扬，使得明朝皇帝赐予他「大司徒」的称号。第八世大司徒巴（请见附图）是一位真正博学多才的大师，他是卓越的梵文学者、才华洋溢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也赞助许多艺术作品。他的博学多闻为他赢得了「司徒班干」（大博学者司徒或伟大的班智达）的称号。大司徒巴位于康区的主要法座八蚌寺，是噶玛噶举事业在藏东的中心。历代大司徒巴也往往是艺术和学者的大赞助者，并且经常在教导后继的噶玛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传统上会说：司徒仁波切的传承担负着使噶玛巴的证悟事业圆满实现的责任。

大司徒轉世傳承

1. 丘吉嘉稱（Chökyi Gyaltsen）
2. 塔西南嘉（Tashi Namgyal）
3. 塔希帕久（Tashi Paljor, 西元?-1512）
4. 丘吉勾察（Mitruk Chökyi Gocha, 西元?-1561）
5. 诺布善佩 (Norbu Samphel) (1566-1578)
6. 丘吉嘉稱帕森
   （Chökyi Gyaltsen Pelsang, 西元1586-1632）
7. 米龐听列瑞騰
   （Mipham Trinle Rabten, 西元）
8. 丘吉炯涅
   （Chökyi Jungne, 也稱司徒班千, 西元1699-1774）
9. 貝瑪寧杰旺波
   （Pema Nyingje Wangpo, 西元1774-1853）
10. 貝瑪昆尚確嘉
    （Pema Kunsang, 西元1854-1885）
11. 貝瑪旺秋嘉波
    （Pema Wangchok Gyalpo, 西元1886-1952）
12. 貝瑪東由寧杰（Pema Dönyö Drupa, 西元1954年生）

國師嘉察仁波切

第一世国师嘉察仁波切（请见附图）是一位极博学多闻的学者。他成为第六世噶玛巴的弟子和秘书长，并全心奉献服侍历代的噶玛巴。第六世噶玛巴指派他为他的下一世第七世噶玛巴的私人指导老师。这个转世世系在历史上极着重于实修，并且特别致力于使有争端的团体之间取得和谐。在动乱不安的十七世纪，第五世嘉察仁波切能够维系与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友好关系，避免了许多重要的噶玛噶举寺院落入被侵占的命运，例如楚布寺和羊八井寺（Yangpachen）就都移交给他。紧张的情势一旦和缓之后，嘉察仁波切就将寺院归还给原本带领这些寺院的上师们。「嘉察」的意思是摄政，国师嘉察仁波切在传统上是负责照管楚布寺和噶玛巴的物产，直到每一位后继的噶玛巴被找到并且成年为止。

國師嘉察轉世傳承

1. 巴久敦珠（Paljor Döndrup, 西元1424-1486）
2. 扎西南嘉（Tashi Namgyal, 西元1487-1515）
3. 札巴巴久（Dragpa Paljor, 西元1516-1546）
4. 扎巴敦珠（Dragpa Döndrub, 西元1547-1613）
5. 札巴確央（Dragpa Chöyang, 西元1616-1658）
6. 諾布桑波（Norbu Sangpo, 西元1660-1698）
7. 恭秋偉瑟（Konchog Ozer, 西元1699-1766）
8. 確佩桑波（Chöphal Sangpo, 西元1769-1822）
9. 耶謝桑波（Drakpa Yeshe, 西元1823-1862）
10. 滇貝尼瑪（Tenpe Nyima, 西元1863-1894）
11. 札巴嘉措（Dragpa Gyatso, 西元1895-1952）
12. 札巴滇貝雅佩（Dragpa Mingyur Gocha, 西元1954年生）

蔣貢康楚仁波切

第一世蒋贡康楚仁波切罗卓泰耶（请见附图），是第十四世噶玛巴和第九世大司徒仁波切的弟子。罗卓泰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涉猎极广的修持者，而且是十九世纪晚期流传整个藏东的利美运动（不分派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寻找并保存岌岌可危的教法和法传的努力，挽救了无数宁玛、噶举、萨迦和格鲁的佛法传承，使其免于灭绝的命运。他是第十五世噶玛巴的老师，也将传承传给了第十五世噶玛巴。第二世蒋贡仁波切则从第十五世噶玛巴处领受到噶玛噶举的法传，然后再将这些法传传给了第十六世噶玛巴。

蔣貢康楚轉世傳承

1.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
（Jamgön Kongtrul Lodro Thaye, 西元1813-1899）
2. 蔣貢康楚欽哲偉瑟
（Jamgön Kongtrul Khyentse Ozer, 西元1904-1953）
3. 確吉辛給（Chökyi Senge, 西元1954-1992）
4. 羅卓確吉尼瑪（Lodrö Chökyi Nyima, 西元1995年生）

巴沃仁波切

第一世巴沃仁波切一开始时是在宁玛派接受训练，他后来成为第七世噶玛巴的弟子，并在密勒日巴根据马尔巴的指示所建的九层高塔处色喀古托（Sekhar Guthok）建立了他的主座寺院。他的下一世转世巴沃祖拉承瓦，是西藏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着作了许多哲理、历史和星算方面的重要论着。第七世巴沃仁波切在监督尼泊尔斯瓦扬布佛塔（Swayambhu Stupa）的修复工程时，建立了与尼泊尔之间的重要连结。极博学的第十世巴沃仁波切受达赖喇嘛之请，在位于瓦拉那西的梵文大学授课，并在较晚期时于西方国家许多地方教学。现今的巴沃仁波切于西元1994年诞生在西藏，而且是目前居住于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地区最高位的上师之一。

乃朗巴沃轉世傳承

1. 曲旺倫珠（Chöwang Lhundrup, 西元1440-1503）
2. 祖拉承瓦（Tsuglak Trengwa, 西元1504-1566）
3. 祖拉嘉措（Tsuglak Gyatso, 西元1567/68-1633）
4. 祖拉昆桑（Tsuglak Kunsang, 西元1633-1649）
5. 祖拉赤列嘉措
（Tsuglak Trinley Gyatso, 西元1650-1699）
6. 祖拉敦珠（Tsuglag Chökyi Döndrup, 西元1701-1718）
7. 祖拉噶瓦（Tsuglak Gawa, 西元1719-1781）
8. 祖拉確嘉（Tsuglak Chökyi Gyalpo, 西元1782-1841?）
9. 祖拉寧杰（Tsuglak Nyingje, 西元?-1910）
10. 祖拉瑪威旺秋
（Tsuglak Maway Wangchug, 西元1912-1991）
11. 祖拉丹增昆桑確吉尼瑪
（Tsuglak Tenzin Künsang Chökyi Nyima, 西元1994年生）

上圖：第三世巴沃仁波切祖拉嘉措。圖片提供/Rubin Museum of Art C2006.66.29（HAR 825）

哲霍仁波切

相较于其他五位心子，哲霍传承历史的文献记载颇为稀少。一般而言，哲霍夏尊（Treho Shabdrung）转世传承始于西元十六世纪，其主座寺院为位于西藏后藏北部的达那寺（Tagna），也称为香南木林（Shang Namling）。哲霍仁波切在第三世哲霍丹增达给时，开始在噶玛噶举传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第十世噶玛巴确映多杰（西元1676-1702）处领受教法之后，哲霍丹增达给（见上图）后来成为极博学的第八世司徒仁波切司徒班千（西元1699-1774）的老师。哲霍丹增达给主持了第十世和第十一世噶玛巴的葬礼。西元二十世纪时，第十世哲霍仁波切给列佩桑波诞生在雅西拉禄（Yabshi Lalu）家族（这是一个重要的家族，第八世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都是诞生在这个家族中）。他是西藏阁员拉禄策旺多杰（Lalu Tsewang Dorje）的儿子，大半生都住在中国共产党入侵后的西藏，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哲霍夏尊轉世傳承

1. 喀竹確吉嘉措（Khedrup Chökyi Gyatso, 西元十六世紀）
2. 巴杉旺波（Pagsam Wangpo, 西元十七世紀中圓寂）
3. 丹增達給（Tenzin Dargye, 西元1653-1730/31）
4. 蔣秋確吉寧波（Jangchup Chökyi Nyingpo）
（亦稱羅桑確吉旺波 Losang Chökyi Wangpo）
5. 確吉旺波（Chökyi Wangpo）
6. 確吉諾布（Chökyi Norbu）
7. 戚美竹巴（Chime Drupa）
8. 欽列旺波（Trinle Wangpo）
9. 噶瑪吉札瑪威旺波（Karma Jigdrag Mawe Wangpo）
10. 給列佩桑波（Geleg Pel Sangpo, 卒於二十一世紀初）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西元2010年摄于达兰沙拉。

KARMAPA
1110 – 2010 900 YEARS

詩懷九百年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

您就像雪山峰顶涌出的清泉
从凌驾一切高高的国度
以从容之势，与自生的殷切之情
降下一滴滴圣洁纯净的甘露
穿越百千年月之巍峨高山和辽阔原野
深深注入我们希望的心田
历经多生多世，您怀抱着切切的心愿
从幽微之处，赐予和煦温暖和滋养
我们心中良善的青嫩幼苗
从此枝叶繁茂、果实累累
曾经久旱枯焦的大地，迸现勃勃生气、郁郁苍苍

当雪狮于银白山巅发出隆隆狮吼
瞬即震起漫天雪花，遍降十方
源自一一一零年
您的威名，犹如雄狮吼天震慑宇寰
放射出恒久不变的威光和无与伦比的加被
日以继夜，九百年来
它已使具信之心簌簌颤动，惊醒我们无明的愚昧迷梦
平息扰动我们心海的妄念涛浪

因为有您，我们才有勇气面对轮回汪洋的狰狞面目
因为有您，我们才明了这样的苦痛也能有终尽之日
曾经充满生与死的高声号哭，这个世界，现已宁静安详
您的行谊，就像这片湛蓝如您辉煌宝冠的无垠虚空
您的宽宏悲心，如同无边的风轮
在这个娑婆世界恒时运转、永不停息

啊，噶玛巴，行佛事业者
我，就是您的一切；而您，就是我的一切

KARMAPA

噶玛巴九百年组织特别感谢露易丝莱特（Louise Light）
为这本书的设计慷慨地奉献她的时间和才华

本书作者特别感谢阿尼玛卿学院（Amnye Machen Institute）
本书作者谨此感谢扎西次仁(Tashi Tsering)就噶玛噶举和西藏历史的众多问题提供咨询，
并感谢孜策勒同(Ziche Legthong)审阅部分手稿

封面：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圣像（西元十六世纪作品）
图片提供：A & J Speelman, London